

D. H. Lawrence
THE WOMAN WHO RODE AWAY
AND OTHER STORIES



英國勞倫斯作
唐錫如譯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發行

騎馬而去的婦人

短篇小說集

812.57
762-3

人婦的去而馬騎

作斯倫勞國英
譯如錫唐



行發司公書圖友良海上

No. 442



3 0543 8135 9

目次

女店主.....	一
櫻草的路.....	三七
芳妮與安妮.....	六八
微笑.....	九九
太陽.....	一一〇
冬天的孔雀.....	一四六
騎馬而去的婦人.....	一七九

女店主（原名紗慕生和戴麗蘭）

一個漢子從潘讓市到聖傑英潘尾市這路公共汽車上下來，轉向北，上山朝北極星走去。那時祇有六點半鐘，可是星星都已經爬出來了。一種寒冷的微風，打海上吹來。危崖上燈塔的耀白的，停三下脈搏亮一下的燈光，在這初上的夜色裏，有韻律地閃亮。

這個漢子是獨個兒的，他毫不躊躇的走去。不過時時帶了種仔細的好奇心，從這邊看到那邊。高聳的頹敗的錫礦機房，不時在黑暗裏現出模糊的輪廓來，像是什麼古舊文化殘留下來的遺跡。許多礦工的茅舍的燈火，散播在這崎嶇底山谷的黑夜裏，參差地荒涼地閃耀着，可是又帶了這色勒特之夜的寂寞底親切意味閃耀着。

他慢慢地踱着，常是帶了種好奇心，留意着身旁的一事物。他是個高大的，魁梧



的漢子，顯然是正在壯年的時候。他祇把腰部往前俯曲一些。像是個必得俯曲了，才能把他的高度減低一些似的。他並沒有把他的肩頭彎曲下來：他祇是把直硬的背，在腰部那兒彎曲一些罷了。

康業士礦工的矮矮的，蹣跚的，脚步沉重的身影，不時的打他身旁擦過，他都一律給他們道了聲晚安，彷彿他堅持着他在故鄉一般。他說起話來，完全是康業士西部的口音。當他沿着這條寂寞的旅途走去時，他一回兒看看陸地上住宅的燈火，一回兒又看看長船燈塔附近海上行駛着的船隻的燈光。這整個浸在黑暗裏的大西洋，現在是把他和美國隔絕了。他想起這些，便有些興奮起來，自己暗地裏忍不住喜悅，在成功的感覺和忍苦的感覺的洄漩中間，他自己在細味着，他自己在震驚着。

路上的屋子，都陸續地關上門了。他已經走進了他前時熟識的，東零西落的，雜亂而荒涼的礦工的村落。在路的左邊，有塊縮進去的地方，那兒是點得燈燭輝煌的一家小客店。是啦，就是那兒這家。他抬頭向招牌上偷看了一下：「錫工下處」，下邊一行客店主人姓名的小字，他可就辨不出了。他聽了一會。店內是充滿了熱烈的談笑。一個

女人的聲音，夾在許多煩雜的男子的聲音中間，在尖聲地狂笑。

把身子俯曲了一些，他躡進了這溫暖而又光亮的酒吧間，燈是燃着，一個肥壯的婦人從攤了許多白的紅的黑的紙牌那張白漆鬪牌桌邊站起身來，有幾個兵士，礦工，也把他們的頭從牌上抬了起來。

這個生客蹙到櫃檯那兒去，把他的臉孔從許多目光避開了。他把便帽直拉到遮掉了他的眉毛。

「晚上好！」女店主用十二分奉承的聲調說。

「晚上好，請給我一杯啤酒。」

「一杯啤酒。」這個女店主慇懃地應着，「今夜外邊真冷——不過倒還晴朗。」

「是的，」那個漢子隨便地附和了。當別人都不料他再說什麼了的時候，他却又加上了一句：「正是當令的天氣。」

「很當令，很當令。」女店主說。「謝謝你。」

這個漢子把他的玻璃杯直舉到嘴唇邊，一口氣把酒喝了。「克立」的一響，他把空

杯重新放到鋅皮的櫃檯上面來。

「讓我們再喝一杯，」他說。

女店主又斟滿了酒，這個漢子握了他這杯啤酒，走到火爐邊的第二隻桌子去。那個女人，躊躇了一會後，重又和門紙牌的在一起坐下。她已經看過這個漢子了。一個高大的漂亮的漢子，穿着得很整潔，是一個陌生人。

可是他說起話來，却是種她以為在礦工裏最自然的口音，——一種康業士和美國北部人的強音。

這個生客把他的腳放在火爐圍上，對火凝視着。他是壯美的，外貌很好看，有一對粗長的康業士的眉毛，和一對常是烏黑的，光亮的，坦白的康業士的眼睛。他有好久像是完全陷在沉思裏。然後他注視到這一夥門牌的賭伴。

那個女人是肥壯而又健康的，有黑色的頭髮，和小而靈活的櫻色眼睛。她充滿了生命和活力。她傾注到紙牌裏去的熱情，引得全體的男子都興奮得什麼似的。他們叫喊，他們笑罵。那個女人用兩隻手托住她的奶，狂笑得尖聲的叫起來。

「哎呀，我的娘，這真要笑死我了——」她喘息着說。「好，來吧，脫雷范羅先生，大家玩得老實些。我說，大家真的玩得老實些吧，不然我要把牌拋下來了。」

「玩得老實些！什麼，誰又玩得不老實了？」脫雷范羅先生也嚷起來。「你是不是想說，這都是我弄糟了的，因為我一逕沒有玩得老實些，南侃維斯太太？」

「是的，我說什麼就是什麼。你有沒有拿到那張雞心的Q？噲，拿出來罷，不要瞞我了，我明明白白地知道是你拿了這張Q進去的，像我知道我的名字叫愛麗絲一樣的清楚。」

「好，——要是你的名字是愛麗絲，那末這張牌就給了你罷。——」

「哈哈，你們看，——我說的什麼，你們看見過這樣的男子嗎？我的天，不過你的作弊本領，一下子還很容易看出來呢。」

於是她一陣淒雷似的狂笑起來，她的笑聲直到四個着了灰色的軍服——一個粗短的，剛強的中年軍曹，一個年輕的伍長，和兩個衛兵——的進來才間斷了。那個婦人仰到後面的椅背上去。

「哦，我的天！」她叫。「要不是這幾個孩子在這個當兒回來，我相信，我真要笑死過去了。——」

「笑死過去，媽！」這個軍曹說。「不見得罷。」

「差不多了，」一個年輕的兵士拙笨地說。

那個婦人站了起來。

「我想你們一定餓了罷，我的親愛的孩子。你們定是要緊吃晚飯的了。我現在就去搬出來。」

「我們自己會搬。」

「讓我們潤一下喉嚨再說，」這個軍曹說。

那個婦人忙得什麼似的去取了酒來。這幾個兵都移到火爐那兒來，伸出了他們的手烘火。

「你們喜歡把晚飯放在這兒？」她問。「或是就到廚房裏去吃？」

「要是你不介意的話，」那個軍曹說，「我們就在這兒吃罷。這兒要比廚房更加安

適些。——」

「你們喜歡在什麼地方吃，便在什麼地方好了，孩子們，隨你們歡喜。」

她進去了。沒多久便有一個十六歲左右的女孩子進來。她是瘦長的，健康的，有一對黑色的，年輕的，沒有表情的眼，排列得很整齊的眉毛，和肉感的色勒特式的成熟的溫柔和坦白。

「哦！瑪麗安！晚安！瑪麗安！瑪麗安，您好？」一陣繁雜的歡呼聲從屋裏四處捲了起來。

她用種柔軟的聲音向每個人回禮，一種奇異的，柔和的，什麼時候都是動人的鎮靜的神情。她以一種全然是機械的，可又是可愛的姿態繞過來，好像她的心思是另繫在別處似的。她什麼時候都有種恍惚迷離的樣子：一種貞潔的樣子。爐火旁邊那個生客，一直好奇地注視着她。在他的健康的臉上——有種靈敏的，探討的，顯然地吃驚的表情。

「要是我可以，——我也和你們一起弄點晚飯吃。」他說。她把她的一對澄澈的迷

他的眼睛釘着他，就像是什麼殘酷的動物的眼睛一樣。

「我去問媽媽一下，」她說。她的聲音是輕微的，柔和的單調聲音。到她再進來的時候。

「可以的，」她說，聲音低得就像私語一般。「你想吃些什麼？」

「你們有什麼？」他說，仰起來看好了她的臉。

「有凍肉。——」

「好，就把這個給我罷。」

這生客坐在桌子盡頭，和這一夥疲乏的，安靜的兵士在一起吃着晚餐，現在女店主開始注意到他了。她的眉毛緊蹙在一起，在她的健康豐腴的臉上，有種苦痛的表情，不過她那一對櫻色的小眼睛，却是一直很惡毒地釘住他的。她是一個又高又大的女人，可是她的一對眼睛却是又細小又銳利的。她移近這個生客。她着了件很鮮艷的法蘭絨的外衣，和一條暗色的短裙。

「你想吃晚飯的時候喝些什麼嗎？」她問，語言裏帶了種不平常的危險的聲調。

他不安地移動着。

「哦，我還是喝啤酒罷。」

她拿一杯啤酒給他。然後他在他和兵士坐的一條長檯上坐了下來，十分留意地看好他。

「你是從聖傑士來的，是不是？」她問。

他把他這對明澈的，黑色的，難測的，康業士的眼睛看了她一會，然後回答。

「不，從潘讓市來的。」

「潘讓市——那末，難道你今夜不想回去了嗎？」

「不——不。」

他仍舊用那對大而明得像是兩顆很晶燦的瑪瑙一般的眼睛看好她。她的憤怒開始抬起頭來。這可以從她的額頭上看出來，不過她的聲音仍舊是柔和而又謙恭的。

「我想不能，——你不是住在附近的，是不是？」

「不——不，我不是住在這兒的。」他什麼時候回答起來，總是異常遲緩的，好像

有什麼東西在他和一切問題中間在商量着，調停着一樣。

「哦，我明白了。」她說。「你有什麼親戚在這兒麼？」

他重又直視着她的眼睛像是直透到她的心中一般。

「是的，」他說。

他再也不說什麼了。她一跳便站了起來。在她額頭上的憤怒像陰雲般密佈着。這一晚，酒吧間便再也沒有笑聲和門牌了。雖則她仍舊對這夥人裝得慈愛的，溫柔的，有說有笑的，可是他們大家都知道她，他們都是怕她的。

晚餐吃完了，這張桌子也抹乾淨了。這生客還沒有走。兩個年青的兵士先跑開睡覺去，臨走時，他們都愉快地說：

「晚安，媽，晚安，瑪麗安。」

這生客和那個軍曹談些關於戰事的消息，那時是大戰的第一年，又談到分派到這兒來的一小支新軍，又談到美國。

女店主的小眼睛狠狠地釘着他，一分鐘又一分鐘的他仍舊不肯開。澎湃的風暴也就

一分鐘似一分鐘的在她胸內奔騰。她給這個遏抑住的猛烈的情感弄得抖顫了，像遇到什麼可怕的不尋常的東西般，她一刻都不能夠靜靜地坐下來。當時間一分一分的捱過去，而他仍舊坐在那兒，她的笨重的身體，就似乎快要給突然的禁遏不住的動作衝了出去，她心上的緊張，已經升高到她不能夠忍受的程度了，她瞪着鐘的長針在轉過去。另外的三個兵也出去睡了。祇剩了割短了頭髮的獵狗似的中年的軍曹還坐在那裏。

女店主坐在櫃檯裏面，握着報紙癡癡地抽捲着。她重新看了一會鐘面，最後，是十點鐘祇缺五分了。

「先生們——這個仇敵！」她用遏短的兇猛的聲音喊，「對不住。時候到了，時候到了，我的先生們，大家晚安。」

旁的人都一個一個溜了出去，說了聲簡短的晚安。那時是十點鐘祇短一分了。女店主站了起來。

「來哪，」她說，「我要關門了。」最末的一個礦工走了出去。她握住了門，堅決地惡毒地站着。這生客仍舊傍着火爐坐在那兒，他的黑色外套鬆開了鈕子。在悠閒地抽

烟。

「我們現在要關門了，先生。」最後來了女店主這危險的逼尖的聲音。那個粗矮的，狗一般的，僵頭僵腦的軍曹碰了碰這生客的手肘。

「關門的時候了。」他說。

生客在他的坐位上回轉來，向四周看了看。他的靈活的，烏黑的，寶石一般的眼睛，從軍曹的身上看到女店主的身上。

「我今夜要住在這兒的。」他用他的不長縮的北部的強音說。

女店主似乎是一下子飛撲了下來，她的眼睛奇異地可怕地突了出來。

「喔！真的！」她叫。「喔！真的！我倒要請問，這又是誰的命令呢？」

他重又看着她。

「我的命令，」他說。

一下子她反自己關住了門，她像是一隻龐大的，兇惡的鷺鳥在向他走攏來。她的聲音提高了，在這聲音裏有一種粗暴的意味。

「倒要請教，你的命令究竟是什麼？」她叫，「你到底是什麼東西，在這屋子裏來發你的命令？」

他祇是靜靜地坐着，看住她。

「你知道我是誰，」他說。「至少，我知道你是誰。」

「哦，真的？哦，真的？那末，倒要費您心，請教請教您，我究竟是誰？」

他用他的光亮的黑珠一般的眼睛呆視着她。

「你是我的太太，你是的。」他說。「你和我一般的清楚這件事。」

像是什麼東西在她身內突然爆裂了一般，她跳了起來。

她的眼睛瘋狂地睜大，突出。

「我清楚這件事，真的！」她叫，「我完全清楚這些屁事！我完全清楚這些屁事！你以為一個男子走進這兒酒吧間來，立刻告訴我我就是他的太太，你以為我就會相信他嗎？——我告訴你，不管你是什麼人，你是完全撞了鬼，昏了你的頭！我自己是知道我不是你的什麼太太的。我再謝謝你，請你在這一分鐘裏面，在我去叫他們來趕你出去以

前，立刻離開我的屋子罷。」

這漢子站了起來。把他的頭向她那面伸出一些。他是一個正在壯年的體格很強健的康業士工人。

「你說什麼，呢？你不認得我？」他用他的單調的聲音說，沒有一些火氣而反倒十分抑住的樣子，這會使聽他說話的人想起這是個女孩子的口氣，「不過，你看，你無論在什麼地方，我一定知道是你的。我一定！你看，我用不着看兩遍就會認出是你的。現在，你看你不能嗎？」

這婦人倒給他堵住了。

「所以你會這般說，」她回答，把聲音頓斷了，「所以你會這般說。這當然是很容易的。我的名字，在這附近十里以內是誰都知道的，並且誰都敬重的，可是我却不知你是誰。」

她的話馬上換到譏刺的聲調。「實在抱歉得很，我不認識您先生是誰呢。你先生對我完全是一個百分之百的陌生人。並且我不相信自己，在今晚以前是曾經瞻仰過您的尊

容的。」

她的聲調是十二分柔韌和譏刺的。

「不，你看見過我的。你的名字便是我的名字，並且那女孩子瑪麗安便是我的女孩子，她是我的女兒。你是我的太太，那是絲毫都不會錯的。這個就和我的名字叫威廉南侃維斯一樣真確。」

他說起來好像這是別人承認了的一件事實似的。他的臉孔是漂亮的，可是帶了奇怪而又小心的機警，和一種意志倔強的堅定，這把她激成瘋狂了。

「你這流氓！」她叫。「你這流氓！你撞屍撞到老娘的屋裏來，膽敢對老娘亂放你的臭屁！你這十足的下流東西！」

他朝她看着。

「是的，」他說，神色分毫不動。「罵得都對。」他並不怕她。祇不過在她面前，他感到種不適意的感覺。他有幾種性情，是像他的明燦得像瑪瑙一般的眼睛一樣是鑽不透的。

她的憤怒是加倍地高漲了。她惡毒地向他走近來。

「你給我滾出這屋子去，你不嗎？」——她突然瘋狂了的把她的腳在地板上亂蹬。

「立刻！」

他呆看着她。他知道她就要打他的。

「不，」他用遏住了的有力的聲音說，「我已經告訴了你，我要在這兒住下。」

他是怕她的脾氣的，不過這並不使他退縮。她躊躇了。她的櫻黃的小眼睛。帶着劇烈的憤怒，像一隻老虎似的緊睨着。這漢子有些畏縮了，不過他仍舊倔強地站住他的地位，不肯退讓。她自己回想了一下，她最好還是招了她的幫手來。

「讓我們來看看你的本領。看你今夜倒底會不會留在這兒。」她說。她的眼珠奇怪地又是可怕地向上翻騰了一下，她便轉了過去，突然衝出了這個房間。那漢子傾聽着，聽見她蹭蹭蹭地爬上了樓梯，聽見她在一間寢室的門上拍着，然後聽見她說：

「孩子們，你們願意下樓來一會兒嗎？我碰到災難了，我要請你們幫助我。」

酒吧間裏的那個漢子，把他的便帽和他的黑色的外套脫了下來，把牠們拋到後面的

坐位上去。他的黑色的頭髮是短短的，而且在太陽穴附近的一撮，已是變成斑白的了，他穿了一套美國式的，裁剪得很合身的深灰色衣褲，和一條翻下的領頭。看上去他是個有些錢的，漂亮而強健的男子。他的兩隻肩膀看上去很僵硬，那是因爲在礦裏，他的頸骨會折斷了兩次的緣故。

那個穿着汗黑的軍衣，一隻獵狗似的軍曹，詭譎地看着他。

「她是你的太太嗎？」他問，把他的頭向女店主跑開的方向歪了歪。

「是的，她是。」這漢子狺狺地說。「她是我的太太，那是再要確實都沒有的。」

「不看見她有許久了，是不是？」

「到三月裏，足足有十六個年頭。」

「擘？」

於是那軍曹重又默默地抽煙。

女店主回來了，後面跟了三個年青的兵士。他們都很怕羞地走了進來，身上祇着了襯衣，襯袴，和沒有穿上鞋子的地襪腳。這婦人演戲一般的站在酒吧間的一端，她喊：

「那個傢伙不肯離開這兒，並且他說今夜他硬要在這兒住下來。你們知道我是沒有什麼空牀舖的；對不對？況且這屋子也不是給旅行人的下處。可是他什麼都不管，硬要在這兒住下來！這個非等到我身上不剩一滴血，那就是說，非到我斷氣時，我是不會答應的！除非在你們做男子漢的不配稱男子漢，不來幫助我這個沒有幫助的女人的時候。」

她的眼睛閃耀着，她的臉漲紫了。她等待着嘶打像一位女戰士一樣。

這幾個年青的兵士們不知怎樣做才好。他們看一回那個漢子，看一回軍曹。一個兵往下面看了看，把他的攀肩褲帶在第二個鈕子上收緊一些。

「怎麼的，軍曹？」一個兵問，他的臉上閃耀着一些兇惡的神氣。

「這個人說他是南佩維斯夫人的丈夫。」軍曹說。

「他不是我的什麼丈夫。我宣佈過，在今晚以前我是從沒有看見過他的。這完全是個不要臉的騙局，沒有旁的，這是個不要臉的設下來的騙局。」

「什麼，你完全是一個撒謊的，你說以前沒有看見過我？」火爐邊的漢子高聲地說。「你是嫁了給我的，那個女孩子瑪麗安是我們生的——，那是再真確沒有，你全知

道這些。」

幾個兵士都開心地望着。那軍曹沉靜地抽着烟。

「是的，」那女人差不多是用了唱歌的聲調說着，把她的頭極端諷刺地慢慢地搖着，「這聽起來倒是很好聽的，那不是嗎？不過你看，我們是一個字都不會相信的。你怎樣證明這件事情呢？」她卑汗地微笑了一下。

那漢子默默地看了她一會，說：

「這是不必證明的。」

「哦，是呀，不過這却是必要的！哦，是的，不過這却是必要的呢，先生！這是需要許許多多證明的！」婦人在調弄着她的譏諷。「我們不幸都不是這樣的蠢貨，會把你話完全相信的。」

可是他仍舊在爐邊不動地站着。她站在櫃檯旁邊，一隻手攔在鋅皮的櫃面上。那軍曹架起琵琶腿，坐在他們兩個人中間，抽着烟。那三個祇着了襯衫和吊袴帶的年青兵士，站在櫃檯後邊的朦朧的陰影裏躊躇着。大家靜默了好一回。

「你知道什麼關於丈夫下落的消息嗎，南佩維斯太太？是不是他仍然活着呢？」軍曹擺出一副法官的樣子問。

突然女店主哭了起來，大粒的淚珠淌下來；把那幾個年青的兵士都嚇呆了。

「他的消息，我什麼都不知道？」她抽噎着，一面在她的袋裏摸索着手帕。「在瑪麗安還是個嬰孩的時候，他便離開了我。到美國開礦去。直等了六個月，他沒有一行字和一個大錢寄給我過。我不能夠說他是還活着，或是死了，這個流氓！我早就聽到他是墮落了。——況且這十幾年來，他的消息，我什麼都不知道。現在，」她很利害地嗚咽着。

當她號哭的時候，火爐邊那個金色皮膚的漂亮男子，一直注視着她，他給她哭得嚇呆了，紛擾了，迷亂了，不過他的情感，依舊沒一樣能夠轉移他。

室內再也沒有旁的聲音，祇有女店主的劇烈的抽噎。那些男子，一個個都給她哭聲壓服了下去。

「你不以為今夜你最好還是走開嗎？」軍曹用懇勸的態度來勸這漢子。「你最好還

是暫時離開一下，然後在你們中間理妥了一些什麼再來。要是一個女人這般決斷地說的時候，我想你對她是不能有多大請求的，況且你的回來也似乎太突然了一些。」

女店主在心碎地嗚咽着。那漢子呆瞪着她的肥大的乳峯在起伏，顫動。牠們似乎在他的心上拋下了一道符咒一般。

「我先前怎樣對待了她，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他回答。「現在我已經回來了，並且我在自己的家裏住下來，——無論如何，也得住一回。那是連你都已經有這種權利的。」

「那全是件不怕羞的舉動，」軍曹說，他的臉孔惱得漲成醬色了。「那全是一件不怕羞的舉動！把一個女人拋棄了這許多年頭，現在突然回來了，還要蠻橫地強迫她接受你自己！那全是不怕羞的舉動，那是連法律都不會允許你的。」

女店主把眼睛擦乾了。

「不關你的什麼鳥法律！」那漢子用種奇怪的粗暴的聲音喊。「我今晚不走出這客店的。」

婦人回轉去向着她後面的兵士，用種引誘的譏諷的聲調說：

「我們還得忍受下去嗎，孩子們？——湯姆孫軍曹，我們難道就這樣給一個光棍，一個暴漢，來這般欺侮嗎？他把他的妻子拋棄了，還剩下一個嬰孩在她的懷裏，讓她們不顧死活地掙扎出來。自己却爬去美國的礦洞裏，不知怎樣鬼混了一些時候，然後跑回來，想把一個可憐的女人的生活積蓄毀壞了！這是一個莫大的恥辱，要是旁的人還不來幫助我！——這是一個極端的恥辱！——」

那個粗矮的軍曹和兵士們都憤激了起來。那女人俯偻着的身子。在櫃檯底下翻掏了一會，然後趁那火爐邊的男子看不到當兒，她把一條用來綁細包裹的編辮的草繩擲了出來，拋到櫃檯後面站在陰影裏的青年兵士們腳邊去。

然後，她站了起來，佈置好了陣勢。

「來哪，」她和那個漢子說，是種有禮貌的輕慢的諂媚的聲調。「把你的外套披上，請你離開我們罷，做一個男子漢！不要比一隻野獸似的德國人再壞些。你到聖傑士去是很容易找到一個鋪位的。要是你沒有錢付房租，軍曹會借給你一二角錢。我能擔保

他是一定肯借給你的。」

所有的眼睛都釘在這漢子的身上。他呆瞪着這個女人，像是給符咒鎮住了或是給什麼鬼迷住了的一般。

「我自己有錢，」他說。「請你不要擔心你的錢，我現在有許多在這兒。」

「好，那末，」她用種冷淡的差不多是鄙夷的口氣請罪般娓娓地說，「請穿上你的外套，走到你想去的地方罷。——做一個男子漢，不要像德國人一隻野獸似的。」

帶着挑戰的決心，她一路甜言蜜語地已經和他挨得很近了。他露出狐疑的神色看住她。

「不，我不，」他說。「我不願幹那樣傻事，你得今晚由我住在這兒。」

「我得？」她喊，突然地跳了上去，把他抱住。用她的笨重的身子的重量吊在他身上。一面向他幾個兵士叫：「快些拿繩子來，孩子們，把他綁住！阿爾弗特雷——約翰

——快些——！」

那漢子把身子挺直了，用他的受驚的眼睛向四處亂溜，掙扎着他的魁梧的身子。不

過那女人的身子也是很魁梧的，身子既重，又是拚死命地扭住了他。她的充滿了兇惡的報仇神色的臉孔，從她自己的胸脯那兒抬起來，轉向着他的臉。他把他的頭發狂似的往後扳過去，想脫開來。同時，那些兵士，在注視了一會這兇悍的「洛阿孔」以後，立刻都跑出來了。那個兇相的兵，握着繩子，飛快地衝了過來。繩子給絆亂了。

「把那頭給我。」軍曹說。

同時那大漢在拚命地掙扎，扭動，把這個女人對着桌子和椅子推旋，想從她身上脫開，可是她纏住他的手臂，就像是一條笨重的烏賊魚纏繞着他一樣。他掙扎，搖幌，室內的器皿都給他們打個稀爛，兵士們在跳來跳去，家具也跟着在跳躍着，碰撞着。

一個青年的兵士，已經把繩子繞了一周。那活潑的軍曹也幫着他繞，那個女人再把她笨重的身子拉矮一些，他們把繩子又繞了幾周，在掙扎的中間，最後，那漢子靠着一張桌子倒了下來，繩子是抽緊了，直緊到深陷在他手臂的肉裏，女人壓住了他的膝頭。另一個兵士異想天開的，跑過來把一對吊褲帶網住他的腳，坐椅是都打翻了，桌子也直

推到沿着牆壁，不過那漢子是終究給細住了，他的手一邊一隻地給縛牽着，他的脚也綁住了。他靠着桌子半眠半坐地跌在地上，靜了一會。

那女人站起身來，在靠牆的椅子上頹然坐下，快要昏厥過去的樣子。她胸脯在氣促地起伏，她話都說不出來了。她想她是快要昏過去了。

那個給網着的漢子，靠着翻轉來的桌子半躺着，他的衣服在繩子的網紫之下，給揉搓得皺亂而牽扯了上去，把腰部都露出在外面。幾個兵士都圍住他站着，稍微感到些昏眩，可是都給這件亂子鬧得反興奮起來。

那漢子重又掙扎起來，想迸斷繩子，他深長有力的呼吸着。他的金色皮膚的臉孔，漲得變成了深紫，他重又掙扎了一會，頸上的青筋都暴漲起來了。不過就是這樣努力也沒有什麼效用，他靜了下來。然後再重新掙扎，忽然他的腳給他鬆脫了。

「威廉，再給我一對吊褲帶！」那個興奮的兵士叫，他馬上坐到這縛住了的漢子的腿上去，重新綁那鬆開來的膝頭。於是大家重又靜了下來，靜得他們可以聽到鐘在的答的答地響。

女人在望着那個偃臥着的身子，那強壯筆直的四肢，那制伏了的強硬的背部那隻有大眼睛的臉孔，這使她憶起了那裝在袋裏放在車上的網住了的小牛，不同的祇是小牛的頭，是沉默地向着後邊伸出的；她勝利了。

那個綁着的身子，重又開始掙扎起來。她入迷地凝視着他的肌肉在伸縮，他的肩膀，臀部，和粗壯的潔白的大腿。就是現在他都有綑斷這繩子的可能。她擔心着，一個敏捷的兵士坐到他的肩膀上去，經過了幾分鐘危險的掙扎以後，他重又靜止了。

「現在」那法官似的軍曹向那個綁住了的漢子說：「要是我們把你鬆綁了，你肯允許我們立刻走開，不再來麻煩嗎？」

「你總不可以把他在這兒解開來的啊！」這女人喊。「非到我可以隨意打他的時候，我是不會信託他的。」

靜了一陣。

「我們可以把他抬出去，然後再在外邊放他。」一個兵士說。「要是他再來搗亂的話，我們可以叫了警察來。」

「對的，」軍曹說，「我們可以就這樣做。」於是他重又換了種差不多是嚴厲的聲調，對那個囚犯說：「要是我們在外邊把你解開了，你肯不肯拿了你的外套就離開，不再來擾亂呢？」

可是那囚犯並不回答，他祇是睜大了又黑又亮的眼睛睜着，像隻受縛的野獸一樣，大家爲難地靜默了一陣。

「好，那末就照你們說的辦罷，」女人說，發怒了。「你們把他抬出去，我們把門關上。」

他們就那麼辦了。三個兵把他從地上抬了起來，拙笨地蹣跚地走到那家小客店前面的靜寂的空地上去。那女人挾着外套和便帽也跟了出來。青年的兵士們很快的解開縛在這囚犯腳上的吊褲帶，他們連跳帶蹣的跳進了屋裏。他們腳上祇着了雙襪，外邊却是滿天閃爍着森冷的星星的，他們站在門口望了一會，那漢子靜得什麼似的，一動都不動的躺在冰冷的地上。

「太太，」軍曹低聲的說。「要是你立刻就進去，我便可以來解開那個結，其餘的

等他自已鬆脫去。」

她向那個坐在冷地上，頭髮鬆亂，細住了的漢子最後看了一下，才走進門去，那軍曹一回兒也就跟了進來。不久就可以聽到他們在忙着門鎖大門。坐在外邊地上的那個漢子，在竭力掙開那條繩子，不過就是現在他也不大容易鬆脫他自己的。他用他的縛住了的手趁一個勢，跳了起來，趑到一道頹敗的短牆那兒去，把繩子對着粗糙的牆角搓擦。這根繩祇不過是根編辮的草繩，所以馬上便給他摩碎和擦斷了。他把自己鬆脫了。他身上已經受到了許多處傷痕。他的兩隻臂膀給繩子細傷，又給牆磚擦傷了。他把自己的兩條臂膊慢慢地交互的撫摩了好一會，然後把他的衣服拉整了，拾起便帽戴好，再困難地套起了大衣，默默地走開去。

冷星是異樣地明燦，明燦得有似水晶，崖下燈塔的燈光，有韻律地在夜裏閃亮着，這漢子迷糊地直沿着路走去，經過了墓地，終後他靠住了一道牆垣站住了脚。直到他的脚凍僵了，他才驚醒過來。他把外套把身子裹得更緊些，重又在這靜寂的夜裏回轉頭，一向剛來的小客店走去。

這客店現在是沉浸在黑暗裏了，祇有廚房裏，還漏出一些稀薄的燈光，他躊躇了一會後，才細心得什麼似的試推一下那嚴閉着的大門。

使他驚奇的是：這扇大門竟是虛掩着的，沒有門鎖。他蹙了進去，隨手把門輕輕地關上了，他盤下石級，走過櫃檯，直穿過通到有燈光的廚房去的過道。他的妻子坐在那兒。她端坐在一爐旺熾的燃着金雀花的柴枝的火爐前面。她的兩個膝頭分得很開。當他進來的時候，她祇是用眼珠從肩頭上側過來朝他霎視了一眼，沒說什麼，她重又把頭轉了過去，向這爐火呆視着。

這是一間又小又狹的廚房。他把他的便帽摘下拋在桌子上。這張桌子是圓突形的，置了一張黃色的美國桌布，他在鍋竈旁邊，靠着牆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他的妻子仍舊兩膝分開，兩隻腳踏在爐圍上，呆視着爐火，默默地坐着。在火光裏她的皮膚是潤滑而帶着玫瑰色的，屋裏的什麼東西，都給她整理得又是整潔，又是光亮。這個漢子垂着頭，也默默地坐着。就這樣他們倆坐在一起，靜默了許久。

這是一個問題，倒底誰先開口，那婦人俯前一些，把一根火棒在爐底的鐵柵門內撥

了一陣，他把頭抬了起來朝她望着。

「他們都已經睡了，是不是？」他問。

她依然緘默着。

「夜裏在外邊真冷。」他說，像對他自己說的一般。

他把他的粗大的可是形式上却生得很好看的手，放在火爐上烤着。這火爐給擦得黑裏發亮，像天鵝絨一般，她本來是不願意去看他的，不過她依舊忍不住眼角裏偷偷地朝他掠視了幾回。

他的眼睛神采奕奕地釘牢她，瞳子是又烏黑又有吸力得像一隻貓兒的眼睛。

「我會在整千整萬人裏面，一下子便找出你來的。」他說。「雖則你比我一逕想像的要胖得多了。不料幾年來你倒長了這一身怪豐腴的肉。」

她沉默了一會，然後在椅子裏回轉來朝着他。

「你自己怎麼說？」她說。「直過了十五六年，你才這般突然地回到我這兒來？你不想你在勃脫城和別處的消息，我一些都聽不到嗎？」

他一逕把他的光亮澄澈的柔順的眼睛注視着她。

「是的，」他說，「常常有夥伴們來往，——我時時可以聽到關於你的消息。」

她給自己預備好了陣勢。

「你又聽到了什麼謠言了？」她威嚴地問。

「那我可不知道，因為我完全沒有聽到什麼謠言，——祇不過是你一逕過活得很好這類話罷了。」

他的話。說得很謹慎和支離，這使她的憤怒重又在她的胸中蠢動起來；不過她終究竭力把這憤怒壓下去了，爲了他心裏正帶了種危險性的東西，還有，或許是爲了他的漂亮的臉孔和他那對修美的眉毛，使她不得不降服了的。

「我聽到你的消息，倒要比你聽到的多些，」她說，「我聽到關於你的許多最壞不過的事情。」

「啊，我得說。」這是他直呆視了許久，才發現那金雀花的枯枝在燃着時對他自己說的。大家沉默了一會，在這沉默裏，她一逕釘住他的臉孔。

「你還想自稱做一個男子漢嗎？」她說，是種侮辱比憤怒還要多些的詰責。「拋開一個婦人，像你這般拋開了我，你却什麼都不管！——終後就像這個樣子跑了回來，沒有半個字給你自己解釋一下。」

他在椅子裏移動了一會，把他的腳分開了。把手肘撐在膝頭上，呆看着火焰，沒有回答。他的頭是和她靠得這麼近，她不得不把目光從他這一頭又黑又密的頭髮移開了，彷彿牠會來咬她似的。

「你還想說，這是種男子漢的舉動嗎？」她追問着。

「不，」他說，把身子俯前一些，用他的手指，把燒剩了的零星的柴枝，扔進火裏去。「據我的意思，我並不想把這件事叫作什麼。在事情上加上一些名稱是很無謂的。」

她一逕注視着他，和他的動作。這兩個人回話中間的沉默時間，愈來愈長。可是他們倆大家都不覺得。

「我真不曉得你對自己的行為會有什麼感想？」她用種十二分惱怒的語調說。「我

真不知道你自己還當作怎樣的東西！」她真的是疑惑又是憤怒了。

「唔，」他說，把他的頭抬了起來看着她，「要是旁的一切男子，會都來回答他們的過失，我想我也會來答覆我自己的過失的。」

當他抬起頭來看住她的時候，她的心狂怒地跳着，她呼吸得很短促。把她的臉孔避開了，她幾乎要失掉她的自制力了。

「那末，你把我當做怎麼樣的一個人？」她叫，感到了真的絕望的痛苦。

他仰起臉孔來注視着她，注視着她的嫩白的避開的臉孔，注視着她那兩堆嬌顫的柔軟地高聳着的乳峯。

「我把你，」他說，——一種使她很受感動的，有力的，率直的真確口氣，「我把你當做一雙最好不過的婆娘都趕不上的女人！要是你不是我終身所看到的女人裏面，身材生得最好，又是最美麗的，那我才該死！我真想不到你會長了這麼一身豐豔的肉！真的，我想不到你會長得這麼好看的。」

他的明燦的瑪瑙一般的眼睛，不動地注視着她，她的心狂烈地跳躍着。

「哼！這十五年來，在你看來，我還一逕是很美麗的嗎？」她回答。

他並不答她這句話，祇是坐着，用他的靈活的明亮的眼睛，向她身上四處亂溜。

然後，他站了起來。她不自禁的驚了一下，可是他祇是用着他的平素率直的遲緩的

聲音說。

「現在在這兒可真暖和了。」

他把他的外套脫了，把牠拋在桌上。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她坐在那兒稍微覺得有些心慌。

「他媽的，他們的繩子，可在我的臂膀上留下一些東西來了呢。」他懶漫地拖長了聲音說，把他的手在臂膀上撫摩了一會。

她仍舊不動地坐在他面前的椅子裏，覺得有些慌亂。

「你真調皮，對不對，把我這樣捉牢了呢！」他慢慢地微笑了笑。「天曉得，我倒把我收拾得很對勁，——這件事你辦得不壞。」

他在椅子裏把身子向她那兒俯得出些。

「我並不會爲了這件事，便把你想得差一些的，不，要是我那麼想的時候，那我纔是個渾蛋了！一個女人會有這麼大的膽量，我是很羨慕的，真的，我很羨慕。」

她祇是一味的呆瞪着爐火。

「我們一開頭就幹得很好，真的很好。真的，你在認出了我這分鐘起，便一下子很乾淨的幹好了。他媽的，真是一個最好不過的婆娘，還幹了一個很出色的廝打。要是我在他媽的全美國裏，會找出一個像這樣把我收拾得乾乾淨淨的婆娘，哼，我什麼都肯打賭！說老實話，在那打架的當兒，你真是個怪趁意不過的女人。」

她祇是坐在那兒怒視着爐火。

「說老實話，你這種豪邁的膽力，真是男子最希望在女人裏面找到的。」他說，他一面伸出手來安靜地試探地放到她的那對豐滿的而溫暖的乳峯中間去。

她慌了，幾乎抖顫起來。當她繼續呆瞪着爐火的時候，他的手在他的乳峯上溫柔地撫摩着。

「你總不會想，我回到這兒來——是求乞的罷。」他說，「我自己已經積蓄了一千

多金磅了，我真的有這許多錢在這兒。我現在要分些錢給你，作這次使我快活的斯打的酬勞。不過這並不是給你來仍舊否認你是我的太太的……。」

● 洛河孔 (Lacoon) 父子三人，因于神怒，致被神派巨蛇，將父子三人絞死，事見舊約。

櫻草的路

一個青年從維多利亞車站出來，躊躇的瞧着倚靠在玻璃天幕下階沿石上的深紅色的和黑色的汽車，幾個着了銅鈕子的外套的汽車夫，筆挺着身子來引起他的注意，全時又把一隻眼睛瞟着從這車站門口魚貫地走出來的旁的旅客；勃萊，最後給他們中的一個，有對視着的藍眼睛和鄙夷地翹着赤褐色短鬚的魁梧而魯莽的汽車夫注意到了。

「您想雇車嗎。先生？」這個漢子問，是種多少帶着嘲弄的挑撥的口吻。

勃萊仍舊躊躇着。

「你是但尼爾塞頓罷？」他問。

「是的」，對方鄙夷地回答，心上有些不自在。

「那末你是我的母舅了。」勃萊說。

他們在外觀上是相似的，面貌也有幾處相像，不過這個汽車夫是一個強壯的肥碩的漢子，他彷彿向全世界挑戰似的虎視着，其實他是滿非心願的在給自己防衛着。他的外甥，身材和他一般高，是瘦瘦的，穿得很整潔，舉止是安詳而又冷淡的。不過他們顯然是親戚。

「你這鬼傢伙倒底是誰？」這個汽車夫問。

「我是但尼爾勃萊。」那個做外甥的回答。

「喔，我真該死——還是在你是一小東西的時候見過，以後便一直沒有會過面。」在這太遲了的時候，這兩個男人才不自然的握了握手「孩子，您好？」

「很好，我一逕以爲你還在澳洲呢。」

「回來三個月了，——買了這一輛討厭傢伙。」他把他心愛的車子的車胎，裝得討厭似的踢了踢，接着大家沉默了一會。

「啊，不過我打算就回到那兒去的，我再也不能在這個潰爛的腐心的地獄似的一個

國度裏住下去；你想全我到雪特尼去嗎，孩子。那是塊給你住的好地方，——美極了的地方，——你再也不會想到有再好一些的地方了。那兒又有的是錢。——真的，你的母親近來身體好罷？」

「她在聖誕節上死去的，」這個年青人說。

「什麼！死了！——我們的安娜！」這個大漢圓睜着雙眼，給嚇倒了。「天哪，孩子」他說，「這是說，她們裏面三個都完結了。」

這兩個男人都把眼光移開，看那三二教堂牆根那兒，淺灰色的石路上匆匆來往着的行人。

「真的，我什麼都肯賭！」這個汽車夫最後喘息的說，「她是她們那一串裏最好的，她們幾個我誰都沒有瞧見過，也沒有聽到過什麼消息，——她們都是不值得抬舉的，要是值得，我寧願墮到割舌地獄去，——我們那滿口教訓的愛德拉和慕德兩個人。」他慢慢地瞪着他的外甥。「可是她們中間最好的一個是安娜倒是事實。」

因為他怕，他才一逕談着。

「啊！過了一世像她過的苦日子啊。她活了多少歲，孩子？」

「五十五。」

「五十五——」他遲疑了一會。於是用種很低弱的聲音，提出了使他自已恐怖的問題：「那個，倒底是什麼病？」

「毒瘤。」

「又是毒瘤，像朱麗亞一樣！我從沒有曉得我們家裏是有這毒瘤症的。啊，我的老天爺，我們可憐的安娜，過了一世像她過的苦日子以後，還要再加上這種病！——喂，孩子，你在這種事情上會看出有什麼上帝嗎？——媽的，要是我會看出什麼上帝來。」

他兇狠的不高興的怒瞪着他的外甥。勃萊，稍微把他的肩頭聳了聳。

「上帝？」這個汽車夫接着說，是一種奇怪的嚴肅的聲調。「你祇要看看街上走的人，你便可以知道沒有旁的，祇是吸力在使他們一逕走着，你看他們，你看他！」一個看來像是混血種的男子正在窺探地走過去。「你想他不會爲了你的錶鍊而殺死你嗎？祇不過他是怕着社會。這個觀念在他心裏種下了。……你看他們。」

勃萊窺伺着市人走過去，他敏銳地感覺到他的母舅的憎惡的天性，這好像是他在窺伺着一種醜惡的罪犯的死的舞蹈。

「你曾經看見過一個那種被上帝遺棄了的傢伙往四處亂爬嗎？祇去看一下他們，都會給你許多恐怖的。我可以告訴你，我坐在這輛倒運的車子裏，一逕看着他們，直等到我覺得我是在駕着車子橫衝直撞的在他們中間駛過，把我自己趕到未來的世界裏去！」

勃萊奇怪着這一連串沒來由的牢騷，他知道他的母舅是一個浪子，最小的兒子，他舅家的命寶。他曉得他對一切尊嚴的東西，老是抱着反感的。他和那班游惰的蕩子們在一起喝酒，賭東，賽狗，鬥雀和跑馬，要是他是一個生活批評家，他是不會認識他的，不過這個青年依然覺得他自己是異樣地了解他。「他用的字眼像我用的一樣，他談起來差不多像我所談的，祇不過我是不會說那許多東西罷了。要是我走了某一條路，我在心上也會那麼想的。」

「我想到滑德摩去。」他說，「你能送我去嗎？」

「你想什麼時候動身？」這個母舅滔滔地問。

「現在。」

「那末，來哪。你站在那石子路上默着幹嗎？」

這個外甥坐在那汽車夫的旁邊，這輛車子開始震顫起來，然後是一陣急轉的呼呼的聲音，便衝到前面去了。那個母舅，手和腳機械地動着，他的一對藍色的眼睛注視着面前的大道，這輛車子便紆曲地隨着馬路駛着。勃萊奇怪的覺得他像是傍着另一個大的自己坐着，他的心又飛回到他的母親身上去了。她比他這個兄弟大二十年，她一逕是那麼愛他。「他是一個最可愛的孩子，又是生了那麼一頭鬢曲的頭髮啊！我是從來做夢都不會相信他會變成現在那麼又高又大的粗鄙的暴漢的，——因為他再也不是旁的什麼了，我的父親把我供養得像是一尊菩薩似的——真的，這倒是件好事，他的父親早就死了。他和游蕩的子弟混在一起，便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什麼事情都給他安排得太容易，所以 he 除掉自己以外，他再也不想別人，那便是結果。」

這個「游蕩的」塞頓，那時還不是一個十分累人的傢伙，他一逕游惰的玩到十八歲，於是突然和一個年青的，有清秀的眉毛和深灰色的眼珠的美麗女郎，一個工廠裏的

女工結了婚。他把她帶回來和他的父母在一起住下後，這個喜歡狗和鴿子的他，仍舊跑到一個運動欄的編輯部裏去了，他的妻子是沒有熱情和溫暖的，雖則他們賺了很夠用的錢，可是他們的屋子是又暗又冷又不安適。他有兩三隻狗，整層的頂樓變成了一個大的鴿子窠，他和他的妻子胡亂的住在一起，什麼地方都沒有有一點溫暖，一點優雅，和一點美觀，除掉她自己是美麗的以外。他是一個傲慢的暴躁的漢子，她的性情很冷淡，她並不怎樣留心什麼事情，對於銀錢却是很精明很節儉。她談起話來老是有有一種半溫不熱的聲調。他曾經用粗暴的話句罵過她幾次，可是她的聲調裏仍舊是那種冷淡的鼻音，這使他覺得像是受了恥辱了，他恫嚇地頓起腳來，他自己的話句也就愈來愈粗暴了。

祇有他的狗尊敬他，而他對着牠們和鴿子，在牠們跳着啁啾着的時候，他也用種粗暴的，可又是奇怪地溫柔的愛撫的話來對牠們說着。

在他和他的妻子結婚了七年以後，他們生一個女孩子，後來又生了一個。可是丈夫和妻子並不因此而親密一些，她對她的孩子們的感情，差不多是一個冷淡的管家婦的，他又有一個感情容易衝動的人的恐怖感覺，這更幫他去摧殘他妻子所萌芽來的任何的情

芽了。他對待他的孩子們很粗暴，他設想要是一個女兒，會給一個有錢的慈愛的姑母承繼過去，那倒是一件好不過的買賣。不過在他的心裏，他却又深恨着他的妻子，因為她能夠送開他的一個孩子去。其實在她的冷淡的表情裏邊，她是愛他的，和一個像他一般暴亂的漢子住在一起，除了裝做冷淡和忍心以外，她是沒有旁的機會來表示別的了，可憐的東西，她是的確愛他的哪。

後來他荒謬的狂熱的愛上了一個愛讀白朗甯的詩，很容易傷感的年青女人。他給他的妻子一筆贍養金，他便和這年青的女郎成了一種新的結合，沒多久便同她遷居到澳洲去了。同時他的妻子也再醮給一個鯨夫，一個酒店的主人。和他在一起，她有那種祇有靜默的女人會有的一種奇異的，緘默的理解，像是給將來安排着一種貯藏似的。

這便是那個做外甥的所知道的一切了。他傍着他的母舅坐着，暗忖着一切事情在近來不知是怎樣的了，他們輕快地駛過了墓場，沿着林蔭公路，於是轉到很骯髒的鄉村裏來。泥漿從車輪兩旁飛濺起來。霧一般的濛鬆細雨，撲到他們的臉上，勃萊戴上了帽子。

在雨影裏，那小路上的籬笆，都變成了幾塊黑色的輪廓。銀灰色的天空，稍微有些斑駁，廣闊地伸開去遮蓋了低平的綠色的平原，那個年紀大些的男人惡狠狠的看了一下前面的路，才把他的紅臉孔扭過來對着他的外甥。

「你怎樣過活的，孩子？」他大聲地說。勃萊看到他的母舅對他有些不大高興，這使他也不安起來了。那個年長一些的男人，顯然是有些什麼東西在他的心上緊壓着的。

「你和誰住在這市上？」這個外甥問。「你有沒有回到慕德舅母那兒去？」

「沒有，」那個母舅咆哮着。「她不願要我了。我提議——我想——可是她不願意。」

「那末你是獨個兒住在這兒的了。」

「不，我不是獨個兒的。」

他回轉來用他的兇狠的藍色的眼睛瞪着他的外甥。不過有許久時光他再也不說什麼了，這輛車子祇是沿着公園溼了的牆垣，在泥漿中間衝過去。

「那另外一個鬼東西想毒死我，」這個年紀大一些的漢子突然喊了出來。「我全她

到澳洲去的那個。」那個年輕一些的聽了，不知怎的忍不住在心裏暗笑着。

「怎麼的？」他問。

「想拋開我。她在船上和另一個漢子姘上了……我的天，我那時受罪得真夠了。」

「什麼地方——在船上？」

「不，」對方咆哮着。「不是。那是在新西蘭的惠靈吞。我那時真痛苦，精神一些一些的都廢下去，——不曉得怎樣才能夠振作。我差不多連爬都不能夠了，像我坐在你身邊一般的確實，她那時是在想毒死我。再跑去姘那另一個漢子，——我是確確實實明白這個的。」

「那你怎麼辦呢？」

「我把這筆賬目算清楚——便跑到雪特尼去了。——」

「把她拋下了？」

「是的，我想，要是我還想活的話，我最好是和她把賬算清了。」

「那你在雪特尼總過得很好的罷？」

「沒什麼好，——我曉得她是把毒藥裝進我的咖啡裏去的。」

「毋！」

接着是一陣難堪的沉默。這個駕車的目不轉睛的直瞪着前面的路，把牠駕駛得像駕馭一隻活的東西一樣。這個外甥覺到他的母舅是在恐懼了，給生命的恐怖，死亡的恐怖，對他自己的恐怖完全嚇呆了。

「那末你是租了房間的？」這個外甥問。

「不，我是住在自己的屋子裏的，」這個做母舅的輕蔑地說。「和一個內地的最好的小女人住着。她真是一個寶貝。——你爲什麼不來看看我們呢？」

「我很願意。不過她又是誰？」

「哦，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一個美麗的小東西。在第一次我見到她的時候，我便整個傾倒了。她對我也是這樣。她的母親現在和我們一起住着，——真是個值得敬愛的女孩子，沒有一個你們的……」

「她多大了？」

「——她多大了？——她二十二歲啦。」

「可憐的東西。」

「她是夠大的了。」

「你要和她結婚，——再來一個離婚的罷？——」

「我就要和她結婚的。」

在這兩個男人中間，有一些敵對的意味存在着。

「慕德舅母住在那兒？」年輕的問。

「她住在鐵道灣內，——我們要經過那兒的，就在羅機廠十字路對面，……今天早上他們遞了一個字條兒來，教我要是有空，便趕到她那兒去看她一下，她得了吐血症了。」

「我的天！你現在想去嗎？」

「是的——」

不過勃萊重又覺到他的母舅是在恐懼了。

這個青年在那個村莊裏把他的公事辦完了，在一家小酒店裏喝了些酒，於是他們兩個便回家來了。年紀大一些的談話題材是澳洲。當他們趕近那座城市鎮時，他們便都變得靜默了，大家在想着這家酒店。最後他們看到鐵道和馬路的十字路口的柵欄在他們面前關着。

「你不去看一下嗎？」勃萊問，把他的頭向那間小酒店的方向歪了歪，那間酒店是築在兩條馬路中間的盡頭角落裏，牠的招牌便掛在屋子前面的一棵精裸的馬栗樹上。

「我應該來看她一下的。讓我們進來喝一些兒酒。」這個母舅說。

這天整個早上都是下着雨，所以四處都是低淺的水窪兒。一輛糟坊的大車，裝了許多濕了的酒罇子，駕着在噴出熱氣的馬匹，靠近這家小酒店的門口站着。除掉在十字路口的火車的隆隆聲音以外，什麼地方都是靜悄悄的。這兩個男人侷促的捱上了台階，蹣跚進這家酒吧間裏去。那兒輕響着濕鞋的聲音，空寂。當他們聽到酒店主人走近來的時候，這個母舅便發問，他平素喧啾的聲調現在嚇得稍微低弱一些了。

「你想喝些什麼，孩子？像剛才的一樣？」

一個男人進來了，一看便可以知道那是酒店主人。他有一副好看的外貌，一個長長的憂鬱的臉，和一對靈活的漆黑的眼睛。他向塞頓的霎視是快極了的，祇是一瞬，一個記認，和一個撤回，立刻仍舊回到憂鬱的淡漠的神情裏。

「您好，但？」他說，稍微有些討厭說話似的。

「您好，喬治？」塞頓回答，躊躇的。「這位是我的外甥，但勃萊。喬治，請你給我們來兩杯白蘭地。」

這個酒店主人對那個青年點了點頭，放了兩隻酒杯在櫃面上，把兩隻玻璃杯注滿了，推到前面來一些，於是靠到門背後的陰暗角落裏去，把兩隻手交叉着，這顯然是他想從這個外甥的搜索的眼光裏避開去的。

「——祝你的健康！」塞頓說。

酒店主人答謝似的點了點頭。塞頓和他的外甥喝着。

「媽的，你們爲什麼不把燼頭山那條馬路修一下——」塞頓洵洵地問，把他的便帽推到後腦去，露出了他的剪短了的鬚立着的頭髮來。

「他們是老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的。」酒店主人簡潔地說。

「放在他們的心上！他們要把牠弄成墳堆似的，再在上邊爬上爬下，等到他們自己叫饒命的罷。」

塞頓把他的酒杯放了下來，酒店主人用隻穩定的手把酒重新注滿了，他做什麼事都是鎮靜的，於是他把背靠着櫃台。他沒有着上上裝，他交叉着手臂站着，他的下巴墜在他的胸前，他的長長的鬚鬚掛着，他的腰背部是又圓又寬弛的，所以他的腹的下部便向前突了出來，雖則他是並不怎樣肥壯。他的面頰是健康色的，黝黑的顏色，又富於筋肉，可是他身上仍舊似乎有種體質上的疲緩；在他的遲緩的穩健的動作上，有種遲疑的意味，在他的濃黑的眉毛下邊，他的眼睛是敏銳的，不過也是遲疑的，彷彿他是陰鬱地悲哀似的。

停了一會。酒店主人顯然是不願說什麼的了。勃萊看看傾潑着啤酒的紫檀木的櫃台，看看酒架上的威士忌的酒瓶。塞頓，他的便帽推在後邊，露出了給日光曬紅了的臉部上面的一塊白色的前額，他在不安的抓着他的刈短了的頭髮。

這個酒店主人突然往四周靈視了一下。這好像祇是他的黑色的眼睛轉動似的。

「上去嗎？」他問。

似乎是什麼東西，或許就是他的眼睛，指示出那間瞧不到的房間。

「啊——這就是我爲什麼來這兒的，」塞頓回答，措亂的把這隻腳疊換到那隻腳上去。「她一逕問起我的罷？」

「今天早上，」酒店主人回答，簡短的。

他給酒吧間裝上了蝶銼板，於是再轉到後面陰暗的門路裏去。塞頓，把他的便帽掀了下來，露出了一顆現在俯在前面的圓圓的，刈短了頭髮的腦袋，跟在他的後面，那扣住他大衣後面的革帶的鈕子閃亮了一會。

他們爬上了黑暗的樓梯，那個做丈夫的，因爲他着了對粗大的皮靴，所以很小心的把他的腳踏上去。他跟着走進那條甬道，想把這似乎早已融化掉了的心鎮定下來，可是沒有用。他確然地又希望重來一杯白蘭地酒的了。酒店主人開了一扇房門，着上了外套的笨重的臃腫的塞頓，往酒店主人身邊擠過去。

走了那一段陰暗的路以後，這間臥室似乎是光亮而又溫暖的。那兒有一張鴨絨被舖在牀上。於是經過了一次努力以後，塞頓把他的眼睛轉到這病了的女人身上。他觸到了她的眼睛，直視的，憂鬱的，張大的，這是那樣一個震駭哪，他幾乎要逃開了。有好一會他完全陷在痛苦裏面，好像有什麼看不見的火燄在燒着他，燒到他直剩了骨骼，整個身子溶解下來了。於是他看到她的牙牀的白色的下緣，和那凹陷下去的面頰旁邊的黑色頭髮。他吃了一驚的立刻走到牀邊去。

「喂慕德！」他說。「什麼，你一逕怎麼的？」

酒店主人背着牀站在窗口那兒。那個做丈夫的，像是一個判了罪可是就想逃開去的罪犯，站在牀的旁邊恐怖的瞪着他的妻子，她的灰色的眼珠，（現在差不多完全變黑了）疲乏地看着他，好像她是在看遙遠的地方的什麼東西一樣。

他的臉色逐漸的變得非常的灰白了，他把他頭抬了起來，呆視着枕頭上面的牆壁。那兒有一張小小的彩色的圖畫，一隻雀鳥棲在一隻鈴上，在下邊，常春藤葉子中間有一個鳥巢。這使他動心了，這使他奇異起來，在他心裏發生了一種小孩子的魔術的感情。

牠們是奇異地鮮豔的青翠的常春藤的葉子，而且除了他以外沒有人在牠們中間發現過那個鳥巢的。

於是他突然重又看着牀上的那副臉孔，仔細的來認清這個臉孔。他認識那白的前額和那對美麗的清秀的眉毛。這個女人便是他的妻子啊，和他一起消磨了他的青春，他的血肉的血肉。隨後是這一對疲乏的眼睛，像是往老遠地方重又碰到了他的眼睛的，直把他擾亂得他不知道自己怎樣纔好。祇有那深陷下去的面頰，和那似乎突出來的嘴巴，對他是陌生的，是使他充滿了恐怖的。他似乎失掉了他的本體。他是那個有清秀的眉毛的女人的年青丈夫；他是個和她抗爭的結婚了的男人，她的眼睛，稍微有些冷淡的，從一處遙遠的地方窺伺着他；他是一個看了這突出的嘴巴而恐怖的小孩子。

她的語聲的一種爆炸聲音響了。他曉得她的喉頭是有結核的，他差不多不能夠忍受得住這種聲音。

「你說什麼。慕德？」他苦痛的問。

於是那種繼續的爆炸的聲音重又響了。他是太怕這種聲音了，他簡直一些都聽不清

她說了些什麼。靜默了一會。

「你肯帶雲妮去嗎？」酒店主人的話句從窗口那兒傳譯着。

「你不要擔心，慕德，我要帶她去的，」他說，他的心昏迷地不懂得是什麼一回事。

他往房裏四處奇異地瞧着。這並不是一間怎樣壞的臥房，是光亮而又溫暖的。化裝台上排滿了許多藥瓶，——和一瓶喝了半瓶的三星白蘭地酒。在有抽屜的櫥櫃上，那兒也貼着許多不認識的照片。這並不是一間壞的臥房啊。

他重又像是被槍擊了一般的震驚起來，她說話了。他把身子俯了下去，可是不敢看她。

「對她好些，」她耳語一般地說。

當他悟會了她的意思，就是當那做母親的死了以後，他應該對他們的孩子好一些的時候，像是一柄刀插進了他的肉裏。

「我會對他好的，慕德，你不要擔心，」他說，開始覺得搖搖的了。

他重又看牢那張雀鳥的圖畫，牠在一片蔚藍的天空底下，傍近粗茁的愉快的常春藤棲息着。他是開始搜集他的勇氣來離開這兒了。他朝下望着，可是竭力不使自己看到他的妻子的臉孔。

「我下次再來看你，慕德，」他說，「我希望你就會痊癒起來。你想要些什麼東西嗎？」

這個病了的女人把頭差不多看不出的搖了搖，這使他的心很快的重又溶解了。然而他拖了他的一雙腿，趑出了這間臥房，走下樓梯來。

主人跟在他後面。

「要是什麼事情發生了，我會來通知你的，」酒店主人仍舊簡短的說，祇是他眼珠是黑色和敏捷的。

「唔，好的。」塞頓茫然地回答。他向四處找他一逕捏在手裏的便帽。然後他趑出了大門。

沒有多大一會，這個母舅和那個外甥坐在車裏顛簸的輾過那段火車軌道的馬路了。

年長的漢子像是有什麼東西緊壓在他的腦殼裏，使他這 睜圓了眼睛呆瞪着似的。他堅固地握着行駛的舵輪。他知道他能夠準確地駕駛的，即使是一髮之差。他一瞬不瞬地虎視着前面，他讓這輛車衝過去，牠一直跑上了崎嶇的路面。那兒一連串有三輛煤車。一下子這輛車子便擦過牠們，險些兒在另一邊嚙上了邊石。塞頓把他的車子當做一顆彈丸似的瞄準了，朝前面呆瞪着。他並不想來知道，來思索，來認識，他祇願意是這輛風馳電掣的車子的駕駛者。

突然，那座城市移近來了。那兒有分區的園林，深紫色小枝的果樹，和籬圍中間的濕了的小徑。於是突然的許多住屋的街市也直轉來身傍了，這輛車子，發出一種狂怒的急轉的聲音，爬到山上去，——上去——上去——直到他們趕上了山頂，可以看到許多輛電車，深紅色的和黃色的，在下邊角落上循着牠們的路轉過去，和所有的貨車在兩列店鋪中間怒吼着。

「還要到什麼地方去嗎？」塞頓問他的外甥。

「我還想去看一兩個人。」

「來和我們吃一些午餐再說。」另一個說。

勃萊明白他的母舅是想來分心的，這樣他才可以不想或是覺察。這個大漢艱苦地想從這現實的恐怖逃開。

「很好，」勃萊同意了。

車子很快的穿過了這座市鎮。牠駛過了一條長長的街道，差不多重又趕進鄉村裏來了。於是牠在這條路的下邊，一所孤立的屋子面前停了下來。

「我在十分鐘內回來，」做母舅的說。

他把這輛車子趕到汽車房裏去。勃萊好奇地站在那條大路的石級的頂端上，這道石級是直通到下邊一所古老的石建的屋子去的。那座庭園是荒廢的。摧折了的果樹，在峻峭的路基下邊，傍着一塊銳削的角落雜生着。在這市鎮盡頭的一處豁谷的地方，透過陰沉的一處的光影，新墾的郊外的田隴，在深黑的地皮上露出淡紅色來。這是一種不能分辨的界地。

勃萊走下石階。走進果樹園的黑色的破舊的籬笆，豐長的野草已經都變黃了。這塊

地方似乎已荒廢了多時。他敲門，他再敲門。一個年紀大的婦人出現了。她看來像是一個管家婦似的。在開頭，她驚訝地說塞頓先生不在家。

「我的母舅剛才送我下車。他在十分鐘內就回來。」這位訪客回答。

「哦，你先生就是他的貴戚勃萊先生嗎？」年長的婦人說。「請進來，請進來。」

她立刻變得和善的，謙恭的。那個青年走了進來。這是一所古老的屋子，很暗，又是很少傢具的。那個婦人手足無措的坐在客廳裏的一張椅子的邊緣上。（這間客廳似乎全是把憂鬱的家庭裏的陰慘的殘物來佈置了的，）有些逡巡的想來交談。格林威爾夫人顯然是一個勞工階級裏的女人，是不慣於款待或者任何的禮節的。

不久她便鼓起了勇氣來請她的客人到餐室裏來。在窗子底下的桌子那兒，一個長長的，苗條的，臂灣裏抱着一隻貓的女郎站了起來。她顯然是有些不大自然來裝做貴婦人的樣子，可是她是有種溫柔的，優美的，和細膩的性情。她的棕色的頭髮差不多掩掉了她的耳朵，她的濃密的睫毛，羞怯的垂低到她的美麗的藍色的眼睛上來，她用一種大方的樣子來握手，可又是帶了畏縮的神情。那完全是因為她不能夠確信她自己，所以才

這般羞怯和畏縮的。

「她一定是很愛他的，」勃萊想。

這兩個女人大家難爲情的偷看着那張陳設得很凌亂的桌面。一看便可以知道她們吃飯是潦草和隨便的。

愛倫——她有這個詩意的名字——羞怯地撫摩着她的小貓，不曉得怎樣說或是怎樣做才好，連請她的客人坐下來都不會。他注意到她的裙是差不多平伏的掛在她的臀部上。她是年青的，還沒有成熟得透，是一個長而瘦弱的東西。她的外貌是熱情的，優雅的。

那年長的婦人匆忙的走到廚房裏去。勃萊撫弄着幾隻好奇地跑到他腳邊來，和時時鏗着窗外的濕的荒廢的果樹園的獵狐狗。

「他什麼時候都是有獵狐狗的，」他說。

「是的，」她回答，在一個微笑裏露出她的牙齒來。

「你也歡喜牠們嗎？」

「是的！」——她瞟着那幾隻狗。「我對沙萊沒有像對塔姆那麼喜歡——」

她的說話老是很快的結束到一種難堪的靜默裏。

「我們剛纔看了慕德舅母來，」那個外甥說。

她的藍色的，恐怖的，畏縮的眼睛，觸到了他的眼睛。

「但收到了一封信，」他解釋着。「她病得很利害。」

「真可怕！」她喊，她的臉孔因恐怖而失色了。

這個年老的婦人，顯然是一個勞苦操作和飽受蹂躪的工人的妻子，握了兩隻湯盤走

了進來。她掛心地微睨着，看她的女兒和客人交談得怎樣了。

「媽，但剛才看了慕德來呢，」愛倫說，是一種十分充滿了恐怖和擾亂的聲調。

年老的婦人立刻疑問的仰起頭來瞧着。

「我想她是要他撫養那孩子的。我相信她是病得很危險的了。」勃萊解釋着。

「啊，我們定要養雲妮！」愛倫叫。不過這兩個女人，在她們的樣子上似乎都是猶

豫的，逡巡的。勃萊已經可以看出他的母舅，像他威嚇每個人一般的，把她們威嚇過的

了。可是她們對於不快意的男子是習慣的了，看來都是敬而遠之的來對待他們。

「您先生喝一些兒湯罷？」做母親的卑恭的問。

顯然她是做這種工作的。而她的女兒是多少來裝做一個貴婦人的樣子，當塞頓到家來的時候，常常裝束得華麗的，愉快的。

她們聽到他在外邊笨重地跑下石級來。這幾隻狗站了起來。愛倫彷彿是把這客人忘掉了。她彷彿是蘇醒了過來。不過她仍舊是驚慌而又害怕的。做母親的站在那兒，彷彿是預備來給她自己辯護似的。

塞頓衝開了大門。臃腫的，虛張聲勢的，他的笨大的灰色外套濕着，他跑進發室裏來。

「喂——」他對他的外甥說，「你安適嗎？」

「啊。是的，」勃萊回答。

「喂，傑克，」他對這女郎說，「跑出去訴苦了的罷？」

「爲什麼？」她用清脆的，帶些挑戰的聲調問。這種聲調帶上了那種特別的鼻音，

差不多是性急的，是那麽嬌柔和那麽迷人的。可是她仍舊大膽得像一個男孩子。

「要是你沒有跑出去訴苦，那倒是一件奇事了，」塞頓咕嚕着。於是他用一種親昵的動作，他俯下身去撫弄他的狗，雖則他是並不注意牠們的。然後他站了起來，兩隻腳分開的站在火爐前的地毯上不動，他的頭伸在前面，看住這個女郎。他似乎是出了神，像是他祇能看住她似的。他的外套敞開着，所以她能夠看到在這件大的衣裳殼子裏的他的樸直的，和人性姿態。她反背着她的手驚慌地站着，騾着他，再也不能夠見到旁的東西。而他，除掉她以外，也差不多不能夠感覺到什麼東西。他的眼睛仍舊睜大着，呆瞪着，直到她嬌懶的遲緩的移開去，牠們仍舊跟牢着那個女郎，這好像他在她身上看到些什麼非人的東西，女性的，不是那婦人的。

「你們吃過飯沒有？」他問。

「我們剛纔想來吃，」她回答，她的聲調裏帶着同樣的奇異的微顫，像是一條絃線震出來的聲音一樣。

做母親的跑進來了，帶了一隻小湯鍋，她把湯分注到三隻盤子裏。

「坐下來，孩子，」塞頓說。「你也坐下來，傑克把我的湯盤拿到這兒來。」

「啊，你不來桌子上坐下嗎？」她訴苦着。

「不來，我告訴你，」他咆哮着，故意裝做討厭的樣子。不過就是這種假裝她都是稍稍着驚的，這使他喜歡和高興了。他站在火爐前的氈上，大聲地喝着他的湯。

「你不想脫下你的外套嗎？」她說。「這把房間都塞滿了水蒸氣了。」

他並不回答，祇是把他的頭伸向前面，俯在盤子上，很快的喝他的湯，想把牠早些喝完。當他把空盤子放下來時候，她站了起來走到他身邊去。

「你把外套脫下來罷，但！」她說，握牢他的外套的前襟，想推到後邊，往他的肩
上脫下來，可是她不能夠成功。祇是當她的手在他的肩頭上移動的時候，他的呆瞪換到
一種虎視的樣子。他注視着她的眼睛。她面色變得灰白了，很驚慌的樣子，她把她的臉
孔回了過去，這是稍微帶了些愛，恐懼和愁苦的。她重又想來剝下他的外套，她的瘦弱
的手腕儘是推着。他像生了根似的站着，並不看她，一味地直瞪着前面，她是在向他獻
媚，擔心着，和真的變得狠狠了，因為這種獻媚對於這個人並不發生什麼影響。可是她

仍舊繼續着。有種奇怪的情感的微笑，跑到他的態度上，和他的眼睛裏來，這個連把死亡的恐怖都趕開了。這是在他的心裏，生命比死亡更要強有力。她挨近他的胸前站着。他們的眼睛觸在一起了，她心跳了。

「把你的外套脫下來罷，但！」她諂媚他，用種低柔的，意思是專講給他聽的聲調。她把她的手滑到他的肩上去，他頓住了，所以這件衣服便給推到後邊來了。他的臉孔漲紅了，她的眼睛也變得很光亮的。她握住了他的外套的袖子。他輕易地鬆脫了自己，這樣她把這件衣服脫了下來。他穿了一身薄薄襯衣站着，可以看出他的強壯的，差不多是成熟了的體格。

「多重啊！」當她抱了外套走出去的時候，她用一種奇特動人的聲音喊。沒有多大一會，她重又走了回來。

他仍舊在原地站着不動，在他的兇猛地虎視着的眼睛上，他的額頭蹙着。他心裏的苦痛，驚慌，和恐怖，在這情感的新的猛烈的火焰裏整個燒化了。

「你去吃飯，」他粗暴地對她說。

「我吃饱了，」她說。「你來吃你的罷。」

他呆望着桌子，好像他是很難見到東西一般。

「我夠了，」他說。

她挨靠他的胸膛站着。她想來撫摩他，來安慰他。現在他身上有些東西是使她迷醉的。勃萊覺得稍微有些難爲情，因爲她彷彿是不願室內還有旁人在這兒似的。

做母親的進來了，她偷瞟着塞頓，他是生了根似的站在火爐前的地氈上，他的頭俯在前面，緊蹙的額頭把眼睛都擠小了。他有一種使這年老婦人害怕的奇怪的緊張的態度。突然他把他的頭轉到他的外甥那兒，朝他點了點。

「孩子，你祇願吃你的飯，」他說，他走到房門那兒去。這幾隻一逕躺在地上的獵狗，重又站了起來，不安適的，現在站了起來窺伺着。這個女郎跟在他後面，清朗的說。

「你要做什麼哪，但？」

她的苗條的，靈泛的身子不見了，這扇門隨手關了。

靜了下來。做母親的，在她的動作上是更加謙遜了一些的，在一張低檯上坐下來。勃萊喝了幾杯啤酒。

「這個女人就會離開他的，」他對他自己說。「她一定會像對毒藥似的憎惡他，服伺得他很週到，然後和旁的什麼男人一起逃走了。」

她真的是這樣。

芳妮與安妮

當他站在月台上，從許多給火光照亮了的與陰暗的臉龐中間回過來時，他的臉上塗滿了灰黃色的火光。在爐火光裏，她看到他的動盪的臉，像是一塊飄浮着的火團一樣。懷鄉病，那回家來的定命，像是一種毒藥流遍了她的全身，他的永不改變的臉，現在滿臉都是紅光了！那高聳着的鎔鑪裏發出來的紅火的跳動與陰暗，照亮了那路傍火車站的散漫的工人的羣衆，照亮了他，然後又息滅了。

當然他沒有瞧見她，滿臉的紅光，和茫然的神情！他的接連的眉毛，他的普通的便帽，他的圍打在頸上的紅黑相間的領結，永遠是這種樣子，她連一條領帶都看不到！火光低暗下去了，車站上全是陰影，她打開了她的污穢的支線的車子的車門，開始把她的

包裏提下來。當然，脚夫是無論什麼地方都找不到的，不過那兒就是哈萊，模糊的，站在一小羣人的外邊，當然是還沒找到她的下落。

「這兒！哈萊！」她叫，把她的傘在暮色裏揮動着，他連忙跑到前面來。

「你回來了。是不是？」他在一種愉快的歡迎裏說，她走了下來，十分慌張的，給他在嘴上啄了一下，

「兩隻提包！」她說。

當他爬進車廂去拿她的行李的時候，她的靈魂在她身內呻吟着，車站後邊的大鎔爐的火光，又高燭到這黃昏的天空裏去，她覺到那紅色的火焰掠過她的臉，她已經回來了。她已經永遠回來了。她的靈魂憂鬱地呻吟着，她疑惑她是否能夠忍受得住這個。

那兒。她在許多鎔礦爐下邊的簡陋的小車站上站着，苗條的，高雅的，着了她的精製的上衣，短裙，和她的闊邊的灰色天鵝絨帽子，當哈萊拖着她的行李，從這醜陋的小車廂裏蹣跚的走出來時，她把她的傘，穿珠的鏈飾，和一隻小的皮包，握在她的戴着灰色手套的手裏。

「還有隻大箱子在後面」，她用愉快的聲調說，可是她是並不覺得愉快的。那鑄鐵廠的成對的黑色煙囪，把它們極高的火星，飛炸到夜色裏去。整個的景色都是灰黃的，車子愉快地等待着，這輛車還要等十分鐘才開。她知道這個，一切都是那麼可怕地熟悉啊。

讓我們把這立刻說明罷，她是一個太太的使女，三十歲。是回來和她的第一個戀人，一個鑄鐵廠裏的工人結婚的。她已把他不即不離的宕着十二年了，她爲什麼回來？她愛他嗎？不，她還不願去愛他，她愛她的聰明的和有野心的表弟，可是他把她拋棄了，他死了，她還有許多別的戀愛事件，可是都沒有什麼結果，所以她在這兒，突然回來和她的第一個戀人結婚了，而他已經等待了——或是獨身了——這許多年。

「要不要一個腳夫來搬這許多行李」？當哈萊用工人的大踏步，從月台上向管車人的行李車那兒走的時候她問。

「我會管」，他說。

她提好了她的傘，鏈飾和她的小皮包，跟好他。

這只大箱子，就放在那兒。

「我們叫海壽菜菓行的車子來搬上去，」他說。

「這兒沒有一輛馬車嗎？」芳妮說，她傷心地很曉得這兒是沒有的。

「我就把這只箱子放在自動機旁邊，大約八點半鐘海壽菜菓行的車子會來搬上山的。」他說。

他握牢了箱子的兩個把手，和它一起蹣跚的橫過馬路，當他蹣跚地走開去時，他的腿一路碰撞着這只箱子，然後他把這只箱子擱在糖果店的自動機旁邊。

「擱在這兒妥當嗎？」她問。

「啊——像放在屋子裏一般的妥當」他回答。他再回去拿兩只提箱，這樣拿好了行李，他們便開始跋涉到那又大又長的鑄鐵廠的黑色房子下面的山上去。她傍着他走——他，百分之百的工人，帶了行李跋涉着。紅色的火光，在加濃的夜色裏閃爍着。從鑄鐵廠裏傳出來一種可怖的，遲緩的，鉄器的克朗克朗的聲音，一種巨大的聲音，夾着一段使這聲音不能忍耐的夠長的間歇，

把這次出門和到格羅賽司德那次比較一下罷：她的女主人坐的車子，給她坐的和堆放行李的輕便馬車；那經過大河的出遊，那停車場可愛的樹木；而她就坐在亞塔爾的旁邊，每個人全都是那麼尊敬她的。

她已經回來了！——永遠！當她傍着這個重載的身影，向這座醜惡的走不完的山上跋涉着時，她的心頭差不多停止跳動了。多麼零落啊！多麼零落啊！她再也不會把她平常的明朗的愉快來接受一切了，這一切她太熟悉了，這是容易來忍受那不平常的，而不是那種古舊的老朽的過去的可怕熟悉。

他把行李在一根路燈柱底下放了下來，休息一會，他們兩個，在燈光下站着，過路的都朝她注視了一下，然後向哈萊道了一聲晚安，他們差不多不認識她，她已變成一個陌生了。

「你提這許多太重了，讓我幫你拿一樣」，她說。

「它們要在你走了一些路以後，才慢慢地加重的。」他回答。

「讓我提這件小的，」她堅持着。

「要是你真要的話，那末就把這件讓你提一會兒，」他說，把提包交給她。

就這樣他們爬上了山巔的小小的簡陋的市鎮的街道，每個人是怎樣向她注視啊；又啊，每個人是怎樣的注視她啊！影戲院剛纔開門，等買票進場的排列着直排到路的轉角，每個人都仔細的估量過她的了，「晚上好啊，哈萊！」這許多傢伙用一種高興的聲調喊。

無論如何，他們是走到她的孀母的屋子了——在一條小街上的一間小的糖果店。他們接了一下門鈴，她的孀母從廚房裏趕快跑出來。

「你回來了，孩子！你要緊喝杯茶了，一定的，你好嗎？」

芳妮的孀母吻着她。芳妮所能做的，祇有竭力忍住不讓眼淚湧出來。她覺到她的那麼軟弱，或許她現在需要的就是她的茶罷？

「這許多行李拖累你了。」芳妮的孀母向哈萊說，

「啊——沒有什麼煩難的。」他說，一面看牢了他給提箱壓扁了的手。

然後他走開去看海壽菜行的車子。

當芳妮坐下來喝茶的時候，她的孀母，一個灰色頭髮的，臉龐美麗的矮小婦人，帶了崇拜的心看好她，代她感覺到非常的痛苦。因為芳妮是美麗的：高，苗條，血色很好，有彎得很好看的鼻子，密厚的櫻色頭髮，和她的大而光亮的灰色眼珠。一個熱情的女人，——一個可怕的女人。她是如此的驕傲，內心是如此的強烈啊！她是從一支剛強的種族裏出來的。

這需要一個女人來同情她。男人是沒有那種膽量的。可憐的芳妮，她是這樣的一位小姐，是這樣端正和莊嚴啊。可是每樣東西都使她卑賤下去。這個美麗的，異常敏感的，老是神經質過度的笑着的女人，每次她都是彷彿註定要得到屈辱和失望似的。

「啊，你倒底真的回來了，孩子？」她的孀母問。

「孀母，我真的回來了。」芳妮回答。

「可憐的哈萊！我不曉得怎樣說才好，你曉得的，芳妮，你是一絲便宜都不會沾他的。」

「啊；孀母，他已經等待到那麼長久了，他也可以有他所等待的了，」芳妮可怕

地笑着。

「是的，孩子，他已是等得那麼長久，我不曉得這對他是否有些困難。你曉得，芳妮，我是喜歡他的——而且你也同樣曉得，我不相信他是十分配得上你的。我想他自己也是那麼想，可憐的東西。」

「嬉母，你不要那麼拿得穩。哈萊是平凡的，可是他不自卑，要是他想要皇后他都。不會想皇后配他是太好一些的」。

「唔，——還是對他自己先下一個正確批判的好。」

「這全看你所稱的正確是什麼，」芳妮說。「不過他也是有他許多的好處的。」

「啊，他是一個好人，我喜歡他，我真的喜歡他。祇是，我已經告訴過你，他是有些配不上你罷了。」

「我已經決定了，嬉母。」芳妮說，倔強的。

「好的」。做嬉母的沉吟着。「他們都說，一切東西都會到那等待的人那兒去的。」

芳妮十分痛苦的笑著。

這個可憐的孀母，她爲了她的姪女憂慮着。

她們的談話，給門鈴和哈萊的「好了！」聲音間斷了，因爲他沒有立刻進來，她看見外邊有輛車子，便又走到門口去。

就在她站在門口的時候，她聽到對街的黑暗裏有個女人普通的罵人的聲音：

「你在這兒，是不是？我要羞一羞你的，先生。我要羞一羞你的，看我敢不敢做罷。」

芳妮吃驚了，她往黑暗裏注視，看到一個戴了頂黑色女帽的女人，往小街上一盞路燈底下走過去。

哈萊和畢爾海壽已把這隻大箱子從載貨車上搬了下來，當他們扛了箱子走上店前的台階時，她退進店裏去。

「把它擱在什麼地方？」哈萊問。

「最好搬上樓去」芳妮說。

她先上去把煤氣燈點亮了。

等到海壽走了，哈萊坐上來喝茶和吃豬肉包子的時候，芳妮問：

「那狂叫的女人是誰？」

「不，我不能夠告訴你，我想這是罵旁的什麼人的。」哈萊回答。芳妮看好他，再也不問下去了。

他是個三十二歲，有一頭好看的頭髮和一撮好看的鬚鬚的漢子。他的講話是土腔的，看上去像是一個鐵廠工人，而實際上他也真是個鐵廠工人。女人們什麼時候都喜歡他。他身上彷彿有一種一個母親所有的東西！某種親密的，好玩的和真的敏感的東西。

就是對於芳妮，他都有吸引她的可愛的地方。可是使她十分不滿意他的，就是他沒有野心。他是一個模印工人，是一個技藝很平庸的模印工人。他已經三十二歲了，可是他的積蓄還不滿二十磅。她得拿錢出來供給家用。他是不管的，他就是什麼都不管，他完全沒有進取心，他沒有惡習，沒有顯著的惡習——他就是冷淡，賺了來化了去，什麼都不管。他並不顯得快活。她記起他在火光裏的臉來了：臉上有種煩惱和茫然的神情

的。當他坐在那兒，凸出了他的面頰，咀嚼着他的豬肉包子時，她感到他像是她的一種定命。她狂怒的反抗嫁給他的定命。這並不因為他是粗陋。他的習慣是平庸的，差不多還是故意如此的，不過他自己並不真的平凡。舉個例，他對於食物就並不怎樣看得重要。他並不貪饕。還有，他是有種魔力的，尤其是對於女人，像他的漂亮，他的敏感性，和他的使每一個感覺到她是一個較高貴的人類的那種舉動。不過芳妮曉得他，曉得他的特別的固執的限制，就是這種限制，幾乎使她急瘋了。

他直坐到九點半才起身，她伴他走到大門口。

「你什麼時候來？」他說，把他的頭向他意想中的自己的屋子歪了歪。

「我明天下午來，」她愉快地說，在芳妮與他的母親戈代爾太太中間，愛，自然不會失去的。

她重又給他一個不自然的匆促的吻，再說了聲再會。

「孩子，你曉得，要是他看上去並不一樣伶俐」，她的孀母說，「那你是不能驚訝的。」

「啊，婦母，要是他是伶俐的話，我倒不能忍受的，像他現在這個樣子，我倒可以和他過得來許多。」

這兩個女人坐着，談着，直談到夜深。她們是互相了解的，這個姑母，以前也是像芳妮一般結婚了的；和芳妮父親的兄弟，一個暴躁的男子，一個不配和她做配耦的男人。他死了，芳妮的父親也死了。

可憐的麗莎婦母，到她上了牀，她還是爲了她的美慧的姪女傷心地哭着。

下一天下午，芳妮實踐了她去拜訪他們的約，戈代爾太太是一個把頭髮分開梳得光光的大塊頭女人，一個平庸的，倔強的女人，她已經縱壞了她的四個孩子，和她的一個已經出嫁的母大蟲女兒了。她是屬於那許多舊式的有力的特性人物之一，那種特性是和外觀，教育，或是任何炫飾的格式，絕不能發生關係的。她很憎惡正確英語的發音，她對她的未來的媳婦一味的「儂」啊「倏」的。她說：

「我的樣子完全不像一個老年人，倏看出的罷？」

芳妮完全沒有想到她的未來的媽媽，樣子像是老年人的，所以這句話完全不必要。

「我自己告訴過他」，戈代爾太太說，「她已經躲避了那麼長久的時間了，還是讓她去罷，可是他對我說的話，什麼都不聽」——儂聽見了罷。不，他是一個傻瓜，我知道的，我對他說，「到了儂這種年齡，儂看來像是一個男子漢了，是不是，那末等她在她願意耽擱的地方閒遊回來以後，儂就跑到她門上去，把你聽來關於她的秘密，老老實實向她說明罷，這倒是最好不過的，有禮貌的，」可是怎樣說都沒有用！他回覆了你那封信，就給他自己做下了吃虧的交易了」

可是不論那年老的婦人怎樣憤懣，她也因芳妮回到哈萊這兒來而高興了，因為戈代爾太太十分佩服芳妮，——一個像自己一般精明的女人，而更重要的是，除掉這個女孩子的私蓄以外，誰都曉得芳妮的姑母凱德，已經給了她二百磅的遺產。

所以當哈萊渾身墨黑的，帶了一種十分難堪的親切意味回家來時，他們在這皇子街上便有了一頓豐盛的晚餐，那隻母大虫咕咕囁囁說了許多無聊的事情，堯尼住的一所屋子，它的園的盡頭是和她父親的園相連接的。這許多戈代爾家人，他們就是黏在一起的——一個家族。

這已經安排好了，芳妮得在星期日再來吃飯，結婚的事也討論好了，這將在兩星期以後，在慕來教堂舉行，慕來是一所在那條實實在在的鄉村的邊上的茅屋，芳妮與哈萊就在這所小小的組合教會的教堂裏第一次會面的。

他是這樣一個習慣的動物啊！他仍舊在這慕來教堂的歌詩班裏，——不過並不十分常到，他在歌詩班裏，就是因為他有一副次中音，並且很喜歡歌唱，真的，他的獨唱祇是弄壞了本地的名譽。因為當他唱的時候，他總是那麼絕望地撫摩着他的臀部。

「我看到天上的門開了

看哪，一尊白馬——」

這就是哈萊的拿手好戲之一，祇有那首他的嘔吐似的好聽的怒號，可以趕得上前一首：

「天使們——永遠光明與美麗——」

可憐，可是這永遠不能改變過來，他有一副好嗓子，並且帶了某一種苦惱的熱情唱着，他的發音把一切變成可笑了。而且沒什麼可以改變他！

所以除掉那廉價的音樂會，和在那小的更可憐的教堂以外，是永遠聽不到他的歌聲的。旁的地方都嘲笑他。

現在是九月了。到了下星期日，慕來教堂要舉行「收穫祝宴」，哈萊要唱許多次獨唱。所以芳妮得去參加下午的禮拜，再回家來和他吃一夾豐盛的星期晚餐。可憐的芳妮！她生平最愉快的下午之一，便是前時在慕來教堂舉行「收穫祝宴」的一個星期日下午的禮拜儀式。她的表弟路德坐在她的旁邊。那時，——十年以前，哈萊在這兒唱着獨唱。她還記得他的淺藍色的領結，而那時她的表弟就坐在她身邊，年青，聰明，剛從倫敦來，他在那兒很有進步的學習着他的拉丁文，法文和德文。

無論如何，慕來教堂，重又舉行收穫祝宴了。重又像十年前一樣，是一個九月的溫暖的晴美的日子，村上的園子裏綴着遲開的粉紅色的玫瑰，深紅色的大理花，和黃色的向日葵。這所小小的古舊的教堂重又變了一所園亭了，它的有名的稻束和用稻稈編成的柱子，它的大球的葡萄，從說教壇上像是繆絡一般掛着，它的南瓜，蕃薯，梨子，蘋果和西洋李，它的紫色的紫菀花，和黃色的向日葵。恰巧像以前一樣，那繞在柱上的紅色

大梨花，在燕麥中間魯鈍地垂着頭。這塊地方是擠的，熱的，那盛着蕃薯的盆子，在前邊走廊上危險的攔着，安德報牧師，比較前時的樣子，是更加奇怪了，他是那麼瘦長憔悴，和沒有頭髮。

或者是預先有人通知了安德報牧師，所以他在走上說教壇以前，他跑來和她握了握手，並且用他的完全北方的，憂鬱的單調的聲音來歡迎她。芳妮着了一身輕薄的衣服，和一頂漂亮的有飾帶的帽子，顯得很是美麗。因為她到得遲了一些，所以她便坐在插進側面的通路的一張椅子上，恰巧在教堂的正面。哈萊在上面的樓座裏，她祇能把眼睛眨上去，才能看到他。她重又注意到他的眉毛如何連接在一起，在他的鼻部以上，好看而並不十分顯著。他也還是可愛的：肉體上的可愛，十二分。祇要是——祇要是她的驕傲不受到損害就好了！她覺到他是把她拖下去：

「來罷！你們想感謝的人們，來罷，

唱那收穫祝宴的歌。

什麼都已經安全的收藏好了

在隆冬風暴開始以前——」

那首讚美詩便是一個謊，因為這個季節一逕是潮濕的，一半的穀物還是躺在田地裏，而且是在一種壞的情形下躺着。

可憐的芳妮！她不大唱，在唱這首不合適的讚美詩時，她顯得很美麗。哈萊站在她上面——慈悲地穿了一套黑色的衣服，打了一個黑色的領結，看上去差不多可說是漂亮的。當詩歌裏面的字句給聽衆的嘈雜聲音淹沒了的時候，他的嘔吐一般的，純粹的次中音也就很好聽。她看上去是神采奕奕的，而且她自己也感覺到這樣，因為她又熱，又憤怒地苦惱着，和給一種致命的絕望而激怒着。因為在他身上有種她真的憤恨的肉體上的誘惑，而這個她又是沒有方法逃開的。他是第一個吻她的男子，他的吻，不管當時她怎樣嫌惡那許多吻，可是已在她的身內長着，並且在她的靈魂裏生根了，最後這次她是給這許多吻拖回來了。她的靈魂呻吟着，因為她覺到是拖下來了，一直拖下到地面，像是隻什麼狗從塵灰裏撈起的一隻飛鳥。她明白她將來的生活不會快樂的，她明白她現在所幹的是致命的，可是這是她的註定的命運，她已經回到他這兒來了。

這個下午他得唱兩次獨唱；一次在說教壇上的，祈禱以前，另一次在祈禱以後。芳妮看好了他，奇怪他站在這許多聽衆前面，完全沒一些怕難爲情，不，他不怕難爲情。當他從歌唱班的樓廂上俯視她的時候，他臉上還有種自信的神氣；是一個平庸的人從容不迫地來防護他的平庸的自信，啊，當他俯視着她，她看到他的眼皮上是遮上了那麼頑固的怠慢的勝利神氣，簡明的，冷淡的勝利神氣啊，她渾身都充滿了一種狂怒，啊，她輕視他！可是他站在歌唱班的樓廂裏，就像是巴拉姆的驢子(Balaam's Ass)站在她的面前，她沒有法子離開他，同時他身上還有種可愛的地方，一種肉體上的可愛，彷彿他的肉是新奇的，令人十分喜歡去撫摩的，慾望的刺在她心內可怕地潰痛着。

他，不用說，在這個特別的下午，就像一隻金絲雀那麼唱着，帶了一種大膽的熱情唱着，這使聽衆的血愉快地起了波紋了，當芳妮傾聽着的時候，她都覺得到那起波紋的熱情，直沁進了她的血管裏，就是連那個奇怪的大聲談話的講士話的，都有一些迷住了，啊，不過就是這歌聲都是惹人厭的，他要制服她，他倔強地要把她拖下去，拖到這許多平凡的人裏去；一個定命，一個卑賤的定命。

第二個節目是唱一首讚美詩，這首詩的獨唱部分，全由哈萊一個人唱，這是首拙笨的歌，可是美麗的，有可愛的字句。

「用眼淚播種的將會收穫到快樂，

走在前面哭泣的他，帶了寶貴的種子，

無疑的將會帶了快樂回來，

身邊帶了他的稻束——」

「自然會來的，自然會來的」——女子低音部輕柔地歌唱着——「身邊帶了他的稻

束」最高音部快樂地旋動着，然後再是唱那個獨唱；

「用眼淚播種的將會收穫到快樂——」

是的，這首歌是有力的，使人感動的。

可是就在哈萊的聲音，在他的結句隨意地低沉下來，那站在他後面的歌詩班，張開了嘴，預備在末後大呼小叫時，一個女人叫喊的聲音，從聽衆裏跳了出來。風琴受驚的叭的一聲，停了；歌詩班呆站着。

「你很神氣的站在那兒，在上帝的聖地上唱歌」，這個女人大聲的憤怒的叫喊。誰都呆住了。一個戴着黑色女帽，矮胖的，紅臉孔的女人，站了起來，當衆痛斥着那個獨唱的。給這個震動嚇昏了的會衆，現在才明白過來這是什麼一回事，「你很神氣，是不是？你，戈代爾，站在這上帝的聖廟裏唱着獨唱，不過我說過我要羞一羞你的，你很神氣，帶了你的年青女人到這兒來，是不是？我要讓她曉得她是和誰對付着，他是一個不肯負責他所幹下的事情的無賴。」這個臉色嚴厲的瘋狂的婦人，把她的頭轉到芳妮那一個方向去，「要是你想曉得的話，這便是哈萊戈代爾的爲人。」

她重又坐了下去，芳妮，像其餘的人一般吃驚，把頭轉了過去瞧着，她在這攻擊下面，臉孔一會兒變成死白，一會兒又漲紅了，她認識這個婦人：是一個尼克戎家的媳婦，一個母夜叉，她不時鞭撻着她的可憐的，紅鼻子的酒鬼後夫波勃，和她的兩個已經年紀蠻大了的骨瘦的女兒，是個有名的角色。芳妮重又把頭轉了過來，在她的坐位上像是泥塑的不動的坐着。

會場裏足足有一分鐘的完全沉默和不安；歌詩班呆呆地站着；哈萊手裏握了樂譜，

筆直地站着，帶了一種沉默的冷淡俯視着尼克戎夫人，他的臉上是天真的，稍微有些嘲笑的。尼克戎夫人挑釁的坐在她的座位上，抵抗着他們全體。

然後是一陣綽綽的聲響，像是在一座樹林裏，風突然跑來捉弄着叶子，然後是那個高個兒的，奇怪的牧師站了起來，用他的宏大的，銅鐘一般的，美麗的聲音，——他身上唯一美麗的東西——帶了無限的哀傷說：

讓我們大家唱那樂譜上最後一首的讚美詩；樂譜上的最後一首，第十一首。

「金色的稻穀美麗地波盪，

在康奈那塊可愛的地方。」

風琴立刻響了起來，在唱讚美詩的時候，一邊便收集施捨錢，讚美詩以後，便是禱告。

安德報牧師是諾森伯蘭人，他像哈萊一樣，永遠不會改正他的土腔的發音，他是一個稍微簡單了一些的，上帝的玩物裏一個，要不是，便是一個古怪的鰥夫，熱情的，拙笨的，可是十分和善的。

「啊，我們慈悲的上帝，我所愛的耶穌，要是在我們的收穫節上，落下了一朵罪惡的黑影，我們把這個給你去批判，因為你是我們的裁判人，耶穌，我們把我們的快樂與悲哀，我們的說話和沉默獻給你。啊，上帝，引導我們說正當的話，禁止我們說那些愚蠢的話說，和想那些愚蠢的思想，我們祈求你，主耶穌，因為你是曉得一切，而且批判一切的。」

這位牧師就這樣用他的悲哀的，響徹全屋的聲音祈禱着，最後在上帝面前洗淨了他的手，在祈禱辭裏，芳妮一逕張開眼把頭向前俯着，她可以看到哈萊的圓圓的頭顱，也向前面俯着，他的臉上是不可捉摸的，沒有表情的，那個震駭仍舊使她疑惑着，或許憤怒是她那時候的最主要的情緒。

會衆的腳底下開始沙沙的響着，慢慢地興奮地走出教堂去，張了好奇的眼睛，看了一下芳妮，又看了一下尼克戎夫人，又看了一下哈萊。尼克戎夫人，矮胖的，挑戰的站在她的坐位前面，面對着通路，彷彿是在宣布，她用不着捲起袖子，誰上來她都是不怕的。芳妮靜靜地坐着，僥倖的，人們用不着打她面前經過，哈萊兩隻耳朵緋紅的，在樓

廂上擠了下來，風琴的聲音，把樓下退出去的一切嘈雜聲音都遮掩了。

當會衆魚貫地退出去的時候，這個牧師靜靜的，不可捉摸的，像是一個死人似的，坐在他的說教壇上，一直等到那最後幾個逗遛者，伸出他們的頸子，注視着那靜靜地坐着的芳妮以後，他才站了起來。他偷偷地走了下來，跑到那所小小的鄉村教堂的門口，把大門關牢了。然後他走了回來，在這個靜默的年青的女人身邊坐了下來。

「這是挺不幸的，挺不幸的！」他悲嘆着。「我是那麼抱歉，我是那麼抱歉，真的，真的，啊，真的，！」他自己嘆息幾聲把這話句結束了。

「這是一個突來的驚愕，那是另一件事，」芳妮明白地說着。

「是的——是的——真的。是的，一個驚愕，是的。我不認識那個女人，我不認識她」。

「我認得她，」芳妮說。「他是一個下流女人」。

「唔！唔！」那個牧師應着，「我不認識她。我不懂，我完全不懂。這真是憾事，不過這真是大大的憾事，我真是十分抱歉。」

芳妮是在窺伺着那扇聖衣室的大門，那樓廳的樓梯是和這間聖衣室相通的，可並不和這禮拜堂的本身連接，她曉得那許多歌詩班的人員，一逕躲在那兒偷聽着。

最後哈萊走來了，把他的帽子捏在他的手裏，——十分怕羞的樣子。

「走罷！」芳妮說，站了起來。

「我們碰到了一件小小的意外，」哈萊說。

「我也是那麼想，」芳妮說。

「一件最不幸的事情——一件最不幸的事情。你明白這件事情嗎？我完全不明白。」

「啊。我明白的，她的女兒就要生孩子了，他們都把這件事都推在我身上。」

「她沒有理由來說這個嗎？」芳妮問，十分非難地。

「我是不會比旁的幾個夥計多一些份兒的。」哈萊說，把眼睛移開去。

靜默了一會。

「你指的是那一個女人，」芳妮問。

「安妮——那小的——」。

重又是一會兒沉默。

「我相信我不認識她們的，我認得嗎？」牧師問着。

「我想你是不會認識她們的，她們姓尼克戎，——那個母親是再醮給老波勃的，她是隻母大蟲，她是把這女孩子逼到這個樣子的，她們就住在禮儀街上。」

「什麼，這女孩子有什麼差錯嗎？」安妮嚴厲地問着，「在我認識她那時候，她是很好的。」

「是的——她是很好的，不過她老是伴着那許多夥計，在酒館裏跑出跑進的。」哈萊說。

「倒是一件好事情！」安妮說。

哈萊看好了大門，他走出去，

「挺苦惱了，真的！」那個牧師慢慢地搖他的頭。

「今天晚上怎樣，安得報牧師？」哈萊問，是一種十分細小的聲音，「你還要我

來睡？」

安得報牧師苦痛地仰視着，把他的手放在他的額上，他茫然地端詳了哈萊一些時候，在這兩個男人中間，有一種最細微的相似的地方。

「可以的，」他說，「我想，可以的，我想我們要盡力的不注意旁人，和不使旁人稍微有些注意才好。」

芳妮躊躇了一下，然後對哈萊說。

「可是你還想來嗎？」

他看好了她。

「是的，我想來的，」他說。

然後他轉向安得報牧師。

「好，再會，安得報先生」他說。

「再會，哈萊，再會，」這個悲哀的牧師回答着，芳妮跟哈萊走到門口，他們在這將近黃昏的下午裏，默默地走了一些時候。

「唔」他簡短地回答。

「你和旁的幾個人一般，有份嗎！」她問。

他們再也不發一聲的走着，走了長的一里路左右，直等到他們走到哈萊住家的那條街的轉角。芳妮躊躇了，她應該一直走到她的姑母的家裏去嗎？她應該這樣嗎？這就是說把一切都取消了。永遠取消了，哈萊靜靜地站着。

多少是種倔強性使她轉意過來，她和他向他的屋子的街走去，當他們走進屋子的時候，全家的人都候在那兒，母親，父親，董妮，董妮的丈夫與小孩，和哈萊的兩個弟弟。

「他們告訴我，你把你的耳朵弄熱了」戈代爾夫人猜惡的說。

「誰告訴你的？」哈萊問。

「麥琪和路克兩個人都去的。」

「你很神氣，是不是？」董妮插進去說。

哈萊不回答，跑去把他的帽子掛好。

「上樓去把你的帽子脫下來罷」，戈代爾夫人對芳妮十分和善地說。要是芳妮在這個時候把他的兒子扔下，這會使她惱怒的。

「那末，她說了些什麼嗎？」做父親的偷偷地問哈萊，把他的頭向芳妮上樓去的那邊歪了歪。

「還沒有，」哈萊說。

「要是她現在拋棄你，也是你自己該受的，」葛妮說，「我肯打賭你和安妮尼克戎的關係是真的。」

「條打賭得太過分了，」哈萊說。

「是的——不過你是不能夠否認這件事的，」葛妮說。

「要是我高興，我可以否認的。」

他的父親詢問地看好了他。

「我不會比畢爾保衛，兌特史朗尼，和旁的六七個夥計多一份兒的」，哈萊對他的父親說。

父親靜靜地點了點頭。

「可是在法庭上，這並不會使你脫去干係的，」堇妮說。

在樓上，芳妮避免他的母親的一切襲擊方略。她在戈代爾夫人的盛怒的注視之下，她冷冷地打她的頭髮，洗她的手，並且祇敷了一星星的薄粉。這像是一個獨立的宣言，可是這老婦人仍是不說什麼。

她們跑下來吃星期晚餐，這是一頓有沙町魚，有罐裝的鮭魚，罐裝的桃子，還有饅頭和餅的晚餐。閒談的題目是一致的，就是關於尼克戎家庭和剛纔發生的不名譽事件。

「啊。她是一個污口濁舌的女人，」堇妮談到尼克戎夫人。「她會在上帝的聖潔的屋子裏亂說，她已經做過了，這還是她悔過修善以來第一次踏進教堂呢。她是一個魔鬼，而且永遠是一個魔鬼。媽媽，你還記不記得？我們住在公寓裏的時候，她是怎樣虐待波勃的孩子嗎？我還記得我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她老是在寒風裏的場地上給他們洗澡，這樣他們才不致把她的屋子弄濕。要是他們在地板上劃一個痕跡，她會把他們洗半死的，而且她就是說這句話！我還記得波勃自己的女兒伽莉，在禮拜六那一天，當她

繼母要給她洗澡的時候，她一絲不掛的逃開了——姆媽，你記得嗎？而她就躲在史曼雷的圍場裏，——那時正是刈草的當兒——誰都找不着她，姆媽，她在那兒躲了一夜，是不是？誰都找不着她。天啊，這時是怎樣的議論紛紛啊，他們直到星期日早上才找着她——」

「弗雷特谷茨恐嚇她，要是她再碰一下她的孩子，他就把她身上的骨頭，一根一根的拆下來」，做父親的插進來說。

「他們威嚇她，」堇妮說，「可是她對她自己生的二個，對待得也是一般的壞，並且誰都可以看見，她把老波勃真逼到他軟下去才能。」

「啊，軟得像漿糊一樣」傑克戈代爾說，「要是伙伴們不給他彌補的話，他每過的薪金永遠交不清的。」

「哎唷，要是他不帶給她每週的薪金，她真會把他的頭都拔出來的，」堇妮說。

「除了她的污嘴濁舌，她倒底是一個愛乾淨的女人，而且是可敬的。」戈代爾夫人說，「她把自己弄得像一條獵狗似的，永遠不讓閒雜人走近她的屋子，並且也不接近什

麼人。」

「他們想逼她把錢拿出來。」戈代爾先生說，是一種不大開口的躲閃的男子。

「波勃從那裏找錢來飲酒，倒是件不可思議的事，」董妮說。

「伙計們給他的」，哈萊說。

「好，要是你願意看的話，他有雙最驚慌的兔子眼睛，」董妮說。

「啊，我想，這對眼裏是帶了一個酒鬼的祕密的。」戈代爾夫人說。

晚餐以後，閒談就是這樣進行着，直談到實際上是要重去教堂的時候。

「你得去梳洗預備一下了，芳妮，」戈代爾夫人說。

「我今晚不想去了，」芳妮突兀地說。在這家人中間，來了一陣突然的沉默。「姆

媽，我今晚想和你在一起。」

「我的孩子，那最好沒有了。」戈代爾夫人說，高興了而且安心了。

微笑

他決心坐個整晚，當作一種懺悔。那張電報紙上，祇是簡單地說：「奧斐麗亞病危。」他想，在這種情形下面，要是還跑到臥車裏去睡覺，那是太不近人情了，所以當夜色籠掩了法國的時候，他還在頭等車廂裏疲乏地坐着。

當然，他早就應該坐在奧斐麗亞的牀邊的，可是奧斐麗亞不要他，所以現在他在車廂裏坐着。

在他心的深處，有一塊黑色的笨重的重量：像是什麼孕滿了絕對黑暗的毒瘤似的，在把他的心臟直牽下去，他是什麼時候都把人生看得很嚴肅的，現在嚴肅把他壓倒了。他的鰲黑的，漂亮的，刮得光光的臉孔，和那對深愛的斜掛着的濃黑眉毛，真可以去

那十字架上的基督像了。

車中的夜，真像是一個地獄：沒一樣東西是真實的。他對面的兩個英國老太婆早就死了，或許在他死前她們早就死掉了，因為，當然他把他自己當作死了的。

他感覺到那遲緩的，灰色的曙光，從邊界上的許多山嶺裏在爬起來。同時，他的心在反復的唸着：——

「當那曙色帶着清早的急雨來了，

陰暗，憂鬱而寒冷。

她的安靜的眼皮闔上了：

她有另一個不是我們的早晨。」

他的和尚一般的毫沒變化的苦惱臉孔，對於這個先莊後諧的思想，完全不露出像他敏銳的心所斷定的那是種輕侮，而且是自悔的一絲痕跡。

他是在意大利了：他帶了種淡淡的嫌惡來看着這個國度。當他看到橄欖樹和海約時候，他祇有一種嫌惡的情調，再也不能感覺到旁的什麼了，全是一種詩意的欺騙。

當他到達奧斐麗亞選了來退隱的「壹姊妹」修道院時，又是夜裏了。他給引進這座華屋的修道院長的房裏。她默默的站了起來，向他鞠躬，垂下了眼睛看他。然後她用法語說：

「我很痛苦的告訴你，她在今天下午死了。」

他呆了，不過沒有感覺到多大的痛苦。祇是用他的漂亮的，堅冷的，和尚一般的臉孔，向着空虛呆視着。

修道院長輕輕地把她的柔白的美麗的手，放在他的臂膊上，倚近他，抬起頭凝視着他的臉孔。

「勇敢些！」她輕輕地說，「勇敢些，不能嗎？」

他退後幾步，當一個女人這樣倚近他的時候，他是永遠驚怖的。這個修道院長，雖然穿着那肥大的裙裾，她仍是十分女性的。

「我是十分勇敢的！」他用英語回答，「我可以看她嗎？」

修道院長拉了一下鈴，一個青年的尼姑跑了出來。她的臉色很蒼白，不過在她的棕

色的眼睛裏，有種天真的和惡作劇的東西，這個年老的女人喃喃的作了介紹，這個年青女人端嚴的向他微微的行了一個禮。可是馬太伸出了他的手，像是一個男子達到了他的一絲最後的希望似的。那個年青的尼姑把她袖着的柔白的手，脫出來，把一隻手怕羞地滑進他的手裏，完全像是一隻睡着了的小鳥那麼默順。

他從他憂鬱的不可測的陰處爬出來，他想：「一隻多麼美麗的手啊！」

他們沿着一條美麗的可是冷靜的長廊走去，在一扇門上彈着，馬太，像是在霧裏一般走着，不過仍舊覺得到這二個女人黑裙的好看的肥大，在他面前帶了柔和的，綽綽的忽忙動着。

當那扇門拉開來的時候，他嚇呆了。他看到在這間高高的，華貴的房間裏面，許多支蠟燭繞着這張白色的牀燃着。一個尼姑坐在蠟燭的旁邊，當她把頭從祈禱書上抬起來看時，她的白頭巾下面的臉孔是陰暗的，簡單的。然後她站了起來，是一個壯健的婦人，她向他微微地鞠躬了一下，馬太看到她的一雙微暗的乳酪色的手，放在她的華麗的藍緞子的胸前在尋轉一串念珠。

這三個尼姑，靜靜地聚在一起。可是她們走到牀頭來的時候，她們的絲質的黑裙的襖褶，仍舊是綽綽的，女性的。修道院長俯了下去，用種最優美的動作，把死尸面上的白麻布揭了起來。

馬太看到他妻子臉上的死去的美麗的謐靜了，突然，在他心的深處，有種像是笑的情緒在那兒跳動着，他喉頭稍微響了一下，一種異乎尋常的微笑，跑到他的臉上來了。

這三個尼姑，在那搖盪得又快又溫暖得像一棵聖誕樹的燭光裏，在她們的頭巾下面，一逕是露出一種十二分同情的眼光看好他的。她們像是一面鏡子，六隻眼睛突然恐懼地驚奇了，接着是變了，迷惑了，變成了奇怪的神情，在這三個尼姑的臉上，本來是一逕在燭光裏一籌莫展地朝好他的，現在却有一種奇怪的，不自禁的微笑，開始在沁了出來。在這三副臉孔上，那同樣的微笑，笑得竟是那麼不同，就像三朵精緻的花那麼開着，在這蒼白的年青尼姑臉上，這個微笑幾乎是痛苦的，帶了種惡作劇的陶醉意味的。不過在這個看守死屍的尼姑，那個成熟的，生着平直眉毛的微黑的立葛林女人的臉

上，却現出一種異教的微笑。遲緩的，在他的頹廢的談話意義上，是含了種無限的狡猾的。這是依特魯利亞人的微笑：狡猾的，不羞澀的，不能解答的。

那個修道院長，她有一副好幾處像馬太自己的大的五官的臉孔，拼命想忍住不笑，可是他把他的滑稽的惡意的下巴，仰起來對好她時，微笑便逐漸逐漸的在她臉上浮泛出來了。她把臉孔慢慢的低了下去，低了下去。

那個年青的蒼白的尼姑，突然把她的衣袖掩住了她的臉孔，她的身子在顫動着，修道院長趕緊把她的手臂放在她的肩上，用那種意大利人的情感喃喃地說；「可憐的小東西！那末，就哭罷！可憐的小東西！」不過在這情感下，那格格的笑聲，仍然是在那兒。那個強壯的黧黑的尼姑，仍舊不動的站在那兒，握着那黑色的念珠，可是那無聲的微笑，也是不能移動的。

馬太突然把他的頭轉到牀那一面去，看看他的死了的妻子是否在看着他。這是一個恐懼的動作。

奧斐麗亞是那麼美麗地，動人地躺着，她的尖起的，死白色的小鼻子向上聳着，她

的臉孔，是一個頑強的小孩的臉孔，注視着那最後的頑強，微笑從馬太臉上消失了，換上了最崇高的殉教的臉容，他並不哭泣；他祇是沒有意義地呆瞪着，祇是在他的臉孔上，那神色是更加憂鬱了：我曉得我心內有這個殉教的意念的！

她是那麼美麗，那麼小孩子似的，那麼聰明，那麼頑強，那麼疲憊，——和那麼死寂的，他對於這一切，全覺得是空空洞洞的。

他們已經結婚了十年了，他自己一直沒有學好過，——不，不，無論那一點都沒有學好過，奧斐麗亞永遠是有她自己的意志的。她曾經愛過他，後來變得倔強了，和他離開了，然後是十一二次的變成默然的，或是傲慢的，或是憤怒的離開，可是十一二次的仍舊回到他那兒去。

他們沒有小孩，而他常常是傷感地需要孩子的，他覺得很悲哀。

現在她永遠不會回到他那兒去了，這是第十三次，她是永遠的去了。

不過這是她嗎？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他覺得是在他的肋骨什麼地方輕輕地觸着，使他微笑的。他把前額繃了一下，他臉上露出一副怒容來了。他不再微笑了！當他俯視

着這個無限地使人發怒的死了的女人時，他咬緊了他的四方形的赤露的牙床，露出他的大顆的牙齒來。「重又這樣了！」他真想學狄更司小說裏的人物，那麼對她說。

他自己一逕沒有學好過，他並且預備讓他的許多缺點保存下去。

他突然回到那三個女人那方面去，她們現在已經退後到隱在燭光外面去了，在他和什麼地方中間，戴了她們的白頭巾在徘徊着。他的眼光閃耀着，他露出了他的牙齒。

「罪在我！罪在我！」他突然的高聲叫了起來。

「Macche」那個受驚的修道院長叫了起來，她把她的兩隻手飛快伸了開來，然後重又袖在袖子裏，像是一對一同棲息在巢裏的小鳥似的。

馬太把他的頭點着，呆看着四週，預備跑出去，修道院長在後邊低低地誦着一篇讚美詩，她的念珠在搖擺着，那個蒼白的年青尼姑退得更後些，不過那個壯健的，黑色的，深思遠慮的尼姑，像是個永世幽默的星星，在他頭上眯着眼，他重又覺得那微笑在他肋骨那兒觸癢着了。

「聽哪！」他忠告地對這幾個女人說，「我現在是異樣的反常，我想我還是走開的

好。」

她們大家迷惘地伸開了手，他找那扇大門，可是即使當他在走去的時候，他仍不免碰到了那個壯健尼姑黑色眼珠的尾光，帶了牠的永世瞬間閃動着，那微笑重又跑到他的臉上來了。同時，他的心在暗想，他真願他會握住她的這兩隻像是一對配偶的小鳥，動情地袖着的微暗的乳酪色的手呢。

他想竭力把思念回到他自己的缺點上來。罪在我！他對自己怒喊着。可是即使當他怒喝着這句話的時候，他仍覺得有什麼東西，在他肋骨旁邊觸癢着，對他說：笑啊！

這三個女人，留在這間高大的房間裏，相互的瞧着，她們把手舉起了一會，像是六隻小鳥突然飛出了樹葉似的，然後重又放了下來。

「可憐的人兒！」那個修道院長同情地說。

「真的！真的！可憐的人兒！」那個年青的尼姑，用種天真的，銳聲的情感叫。

「Gid！」那個憂鬱深思遠慮的尼姑說。

這個修道院長不聲不響的移近牀邊，把頭俯近死屍的臉孔上面。

「她彷彿曉得呢，可憐的人兒！」她喃喃的說。「你們不這樣想嗎？」

這三個戴白頭巾的頭，靠在一起。她們第一次看到奧斐麗亞的嘴角，有一淺淺的滑稽的皺紋。她們帶種興奮的奇怪看着。

「她已經看到他的了！」那個年青的恐怖的尼姑說。

那個修道院長，用種優美的姿勢，把那塊綉得很精緻的面布，仍放到這冰冷的臉孔上去，她們捻着念珠，給這個亡魂喃喃的做了一個禱告。然後修道院長放兩支蠟燭到燭檯的燭籤上去，用那有力的可是柔軟的手握，把那蠟燭插牢了。

那個臉色微黑的，壯健的尼姑，重又握了她的小本聖經坐下了。其餘的兩個，輕輕的綽綽的移到門口去，走進了白色的廣大的長廊。那兒輕柔地，毫無聲息地飄動着許多條暗色的簾帷，像是一條江河裏的許多隻黑色的天鵝。她們突然躊躇了。她們看到了一個寂寞的男人身影，披了一件憂鬱的外套，在這迴廊盡頭的陰冷地方徘徊着。修道院長突然加快了脚步。

馬太看見她們向他走來，這幾個鑲上了樞子一般的臉孔，和沒了手的肥大身影，這

個年青的尼姑，離後一些跟着。

「原諒我，我的媽媽！」他說，彷彿他是在街上一個，「我把我的帽子掉在什麼地方了……」

他用他的臂膊做出一種絕望的揮掃。他的臉上，再也沒有別的男子比他更會絕無笑意一些的了。

太陽

(一)

「送她到陽光裏面去」，醫生們說；

她自己是懷疑那陽光的，不過她還是答應了，帶同她的孩子，一個奶媽，和她的母親，一起到海外去。

這隻船要在半夜裏才開駛，所以當孩子睡熟了，和旅客們都上了船的時候，她的丈夫和她還直廝守了兩個鐘點，這是一個漆黑的夜晚，赫德森河動盪着笨重的黑暗，搖落着燈光，流瀉底細雨。她倚着船欄，俯視着下面，想：這是海了；這是一個人所能想像的更要深些，而且是充滿了更多的回憶的。在那時候，這片海彷彿就像條永生的騷動的大蛇在喘息着。

「你曉得，這樣的分別是不好處的，」她的丈夫站在她身邊說：「它們是不好處的，我不喜歡它們。」

他的聲調充滿了憂慮和不安。並且裏邊還有某種想攀住那最後一線希望的語氣。

「是的，我也不喜歡的。」她用種單調的聲調回答他。

她還記得：她們，她和他，先前曾經是怎樣苦惱地需要相互分離的，這別離的情緒，多少給她在情感上一個輕微的激動，不過結果這祇是使她心靈上的痛苦，更深入一些罷了。

他們瞧着他們熟睡的孩子，做父親的眼睛濕了。不過眼睛濕了是並沒多大重要意義的，那祇是習慣的深因而有力的格律，那年久的終身的習慣；那根深蒂固的力量的打擊。

在他們倆生活的中間，那力量的打擊是敵對的，他的和她的，像是兩座不同速率的引擎，他們把大家都毀了。

「送客的上岸！送客的上岸！」

「莫列士，你得上岸了！」

她自己想：這對他一切算是在岸上了！這對我到海外去了！

當這隻船蠕動開去的時候，他站在碼頭上的午夜的淒涼裏，揮着他的手帕；一羣送客裏的一個一羣送客裏一個！*Carte Car*。

渡海船，像是堆砌着一排一排燈光的大盤子，仍舊傾斜的在橫過赫德森河。那張黑嘴，定是拉客懷念的火車站了。

這隻船前進着，那條赫德森河彷彿是無盡頭的。不過最後他們在繞着那彎曲部了，在礮台那兒，有幾盞稀疏的燈火亮着。自由神赫然震怒的高舉着火把，海在那兒沖盪着。

大西洋雖則是像熔岩一般的灰色，她最後仍是跑到陽光裏來了。她剛巧有一所屋子在那最藍的海上，還有一座大花園，或是葡萄園，所有的葡萄樹和橄欖樹，一級一級的，陡峻的低下來，直伸到海濱平原那一帶地帶；而且這所花園是有許多幽僻的地點的，直伸到海邊的檸檬樹的濃密的叢林，和那給遮蔽了的澄潔而又碧綠的蓄水池；有一

股泉水從一個小的岩穴裏流了出來，在那兒，古舊的西西利人，早就在希臘人喝它以前喝過了；一隻灰色的山羊在哞哞的叫着，繫在一個舊的沒有壁龕的墓穴裏面。那兒有含羞草的氣息，遠處是火山上的積雪。

這一切都看見了，這多少有幾分可說是使人感到慰藉的，不過這都是外表面的。她並沒有真的來留意這一切，她還是她自己，並沒有變換，她心裏仍是塞滿了她的所有的憤怒和挫敗，和她的不能感覺到任何事物的真實性。這孩子激怒她，並且擾亂了她心境的和平，她感到對他要那麼可怕地負責，彷彿她必得連他的每一次呼吸，都得負責似的。這對她是個苦痛，這孩子也是個苦痛，並且對於其他有關係的人都是個苦痛。

「朱麗葉，你曉得醫生是囑咐過你來的，教你剝光了衣裳，躺在陽光裏。你爲什麼不依着做呢？」她的母親說。

「到我可以那樣做的時候，我自己會願意那樣做的，你現在想弄死我嗎？」朱麗葉叱責她。

「弄死你？不！祇是想你好罷了。」

「看菩薩面上，請不要再說想我好罷」。

最後，那個做母親的是那麼受傷和激怒了，她走了開去。

海面變成白色了——最後是看不見了。傾盆大雨在倒下來，在這專爲了陽光而建築的屋子裏是寒冷的。

在一天早上，太陽赤裸的鎔化似的昇了起來，在海的邊緣上閃耀着。這所屋子是向西南的。朱麗葉躺在牀上，看好他爬了起來，她彷彿以前從沒看見過太陽出土。她從沒見過那赤裸的太陽純潔的站在水平線上，把夜色來拂去的。

所以精赤了身子跑進陽光裏去的念頭，在她心裏偷偷地活躍起來了，她把她的渴望像是一個祕密那麼的藏在胸中。

她要離開這所屋子——離開人，可是在這每一棵橄欖樹有人的眼睛，在每塊坡地都可以從遠處給人看到的一個鄉村裏，要把自己隱藏起來是並不怎樣容易的。

不過她仍舊找到了一塊地方；這是一塊多岩石的山邊，直伸展到海水裏與陽光裏。那兒生滿了大棵的仙人掌，那平板葉子的仙人掌叫做霸王樹。在這仙人掌的灰藍色的小

丘外邊，有一棵柏樹，把它的一條蒼白的粗大的樹幹，和一簇傾斜的柔軟的樹梢，矗立在碧空裏，這像是一個衛兵似的站着，看好了海；或是像一支低矮的銀色的蠟燭，它的大大的火焰是反襯光明的黑暗；大地把她的憂鬱的驕傲的舌尖吐了出來。

朱麗葉在那棵柏樹邊坐了下來，再把她的衣服脫掉，那歪扭的仙人掌，在她的身邊四周，造成了一個可怕的可又是迷人的森林，她坐在那兒，把她的胸膛獻給太陽，嘆着氣，即使是現在，仍有某一種無情的苦痛，來反抗這使她自己讓步的殘忍。

太陽在碧空中前進着，當他一邊走着的時候，一邊把他的光線射下來，她覺到海的柔風在她的乳峯上撫摩，彷彿它們永不會成熟似的。她不大覺得到太陽，她的乳峯，那一對果實，將要枯萎下去而不會成熟了。

可是，沒多久，她便覺到太陽跑進她的乳峯裏來了，比戀愛給過她的還要溫暖，比牛奶或是她的孩子的手還要溫暖，最後，她的乳峯像是烈日下面的又長又白的奶油葡萄了。

她把她的衣服全脫掉了，赤裸裸的在陽光裏躺了下來。當她躺着的時候，她從指縫

裏仰視着當頭的太陽，它的藍色的跳動的圓體，那圓體的外緣傾瀉着火亮，那個太陽，跳動着奇異的藍色，活躍的，而且從它的邊緣傾瀉着白色的火焰！它把它的藍色火光的臉孔俯視着她，並且覆蓋着她的乳峯和她的臉孔，她的咽喉，她的疲乏的腹部，她的膝頭，她的腿和她的腳。

她閉好了眼睛躺着，那玫瑰色火焰的顏色，直穿過她的眼皮。這太強烈了，她摘了兩張葉子放在她的眼皮上，然後她再躺了下來，像是一條長的東瓜臥在陽光裏，這定會熟成黃色的了。

她還能覺到那陽光直透進她的骨骼；不，還要深入一些，簡直穿過她的情感和她的思想了，她的情緒的黑色緊張，開始讓步了，她的思想的冷而黑色的瘀血，開始在溶解了，她開始覺到溫暖流遍她的全體，她翻過身來，讓她的肩頭，她的腰部，她的腿肚，和她的腳跟，一起溶解在陽光裏，她稍微有些昏眩的躺着，奇怪着她剛纔碰到的東西，她的疲乏的寒冷的心顯是溶化了，並且是在溶化着，在蒸發着。

當她重新把衣服穿好了的時候，她又躺下去一次，看好那棵柏樹，它的樹梢，一種

脆弱的線狀物，在微風裏不住的東搖西擺，同時，她意識到那偉大的太陽，在天空裏漫遊着。

這樣昏眩的，她走回家去，糲糊的，眼花繚亂的，她的昏眩像是給她的一種財富，而她的朦朧的，溫暖的，昏昧的半意識，便像是錢財了。

「媽咪！媽咪！」她的孩子向她奔來，用那種奇怪的，小鳥似的，帶了些需要的痛苦叫着。他是什麼時候都需要她的。她自己驚奇：這是第一次，她的疲乏的心竟會完全不覺到她自己應有的那種焦急底愛的痛苦，她把孩子抱了起來，她想：他是不應該像這樣的一個蠢東西的！要是他到陽光裏去，他會飛快地長起來。

當他的小手緊握住她，尤其是緊握住她的頸頸子時，她變得很憤怒了，她把她的喉嚨避開，她不願什麼人碰她，她把孩子輕輕地放了下來。

「跑」——她說：「跑到陽光裏去！」

他慌了，想哭出來，可是她，在她現在身子的溫暖的軟懶裏，和在她的完全冷淡的心境裏，她往紅磚上給他滾了一隻橘子過去，於是他的柔軟的，未成形的小身子，便蹣

蹣的追了去，他不久便拾到了那隻橘子，可是他立刻重又拋掉了，因為這碰到了他的皮膚，有種異樣的感覺，他回轉來看好她，不滿意，歪扭着他的臉孔哭了起來，他是因為赤裸而驚嚇了。

「把這橘子拾來給我」，她說，她在奇怪自己對他的慌張完全冷淡：「給媽咪拾那隻橘子來。」

「他將來長大起來，該不像他的父親才是，」她和自己說「像那永遠沒見過太陽的一條蛀虫。」

(二)

在以前，這孩子竟會在她的心上，使她牽掛得那麼利害，在一種責任心的苦痛裏，彷彿她生了他，便得對他的整個生存負責似的。就是他的拖鼻涕——她一逕最憎惡而在她的精神上像是一條刺棒的東西——她都得負責似的。彷彿她得對她自己說：看看你養出來的東西罷！

現在一種轉變發生了。她再也不那麼拚命地注意他了，她把她的焦急的緊張，和她

的注意，從他身上挪開了。這樣，他爲了母親的全不關心，反倒發育旺盛起來，

她在心裏想着，想那燦爛的太陽，想怎樣能夠趕上它。她現在的生活，是一個整個的儀式。她常常在破曉以前，便醒過來了，窺伺着灰黑的天色變成魚肚白，再變成淺黃，再來辨別到底有沒有雲在海邊。她最喜歡的，是當他赤精底整個溶解似的昇了起來，把那銀藍的火，拋散到那柔和的天空中去。

可是有的時候，他紅了臉跑來，像是一個大的怕羞孩子。有的時候是遲緩的，深紅的，帶了一副發慌的臉色，慢慢地推着，推着。有的時候，當他躲在那牆垣後邊移動着的時候，她簡直不能看到他，祇在雲的邊緣上撒下了金色和紅色的光線。

她是幸運的，許多個禮拜過去了，雖則早上有的時候是曇的，下午有的時候也會是灰沉天氣，可是從來沒有一天是沒有太陽而過去的，並且大半日子，不管季候是在冬季，仍然放射着光熱，那稀少的小野番紅花，紫色地有條紋地長着，野水仙掛着它們的冬天的星星。

每天她跑到那棵柏樹那兒去，在這小丘上的仙人掌叢林中間，脚下是黃色的懸崖，

她現在是聰明一些並且更靈巧一些了。她祇着上了一件鴉灰的襯衣和草鞋，這樣她可以在任何的隱蔽所在，一下子脫下了衣服，浴在陽光裏。在她重着上了衣服的時候，她身上又可以是灰色的，而且不給人看見了。

每天將近正午的時候，當太陽歡樂的在天空中遊行着的時候，她便躺在那棵有力的銀色手爪的柏樹腳下，現在她身上的每根纖維都能認識太陽了，身上是沒有一塊冷的陰影了。她的心，那顫着急的緊張的心，現在完全是消滅了，是一朵在太陽裏萎謝的花朵，祇剩下了一個成熟的子房。

她是認識空中那個太陽的，藍色的融成物和它白色火的邊緣，分散開火來。雖則他普照着全世界，可是當她赤精了躺着時，他仍能集中在她身上，這是太陽的神祕處之一。他能夠照在百千萬人身上，而仍舊能夠是這樣一個燦爛的，壯美的，單一的太陽，單獨的集中在她一個人身上。

有了她的對於太陽的「認識」，和她深信太陽是認識她的思想，照這兩個字的世界的肉慾的意義，她生了一種和人們隔絕的感覺，某一種對整個人類的鄙視，他們是這樣

沒有受到自然力，這樣沒給太陽晒過啊，他們活像是墓地裏的蛆虫。

就是那許多牽了驢子走過這崎嶇的古舊的窄徑上的農夫，雖則已是給太陽晒得那麼黑了，可是仍沒有晒得透的。人們都有一些柔弱的白色的恐懼心，像是一隻殼裏的蝸牛，人的靈魂都在死亡的恐怖裏畏縮着，並且還恐怖着那生命的自然的火焰。他不敢十分顯露，他永遠是內心懦怯的，所有的男人都是這樣。

爲什麼讓男人來享受這種權利呢！

爲了她對人們的冷淡，對男人的冷淡，她現在對於給人看到是不大在乎的了。她告訴過給她到村裏去買東西的瑪麗娜，說醫生是命令她日光浴的，就這樣算了罷！

瑪麗娜是一個六十多歲的婦人，高，瘦，矍鑠。她有深灰色的頭髮，一對年深月久的深灰色的精明眼睛，和那藏匿了許多長時間經驗的笑法。悲劇是缺乏經驗的。

「赤精了身子跑到陽光裏去，定是很好看的，」瑪麗娜說，當她銳利地看着另一個婦人的時候，她的眼裏便含了一種惡毒的笑意。朱麗葉的美麗的鬆曲的頭髮，在她的太陽那兒，像是朵小雲繞着。瑪麗娜是個：馬格奈葛萊西地方的婦人，她有許許多古老的回

憶，她重又看好了朱麗葉，「不過，要是你不再去激怒太陽的話，你得把自己弄美麗的罷？是不是？」她接着說，帶了那種舊式女人的，古怪的，沒有聲息的短笑。

「誰曉得我不是美麗的！」朱麗葉說。

不過美麗或是不美麗，那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她覺到她給太陽賞識了便夠了。

正午她從陽光裏走了出來，有時她會偷偷地跨下岩石，走過崖邊，直走到那深深的小谷裏面去，那兒有許多檸檬樹交覆成陰涼的永世的陰影，在這寂靜裏，她脫下她的襯衣，在一條深的澄澈的綠色的山澗裏，很快地洗了一個澡，在這檸檬樹葉底下的素樸的綠色朦朧裏，她會看到她整個的身子是玫瑰色的，玫瑰色而將要變成了金色的，她竟像是另一個人了，她是另一個人了。

所以她記起了希臘人曾經說過的話了，一個白色的沒有晒過太陽的身體，是無光澤的，不康健的。

她在她的皮膚上擦上一些橄欖油，在檸檬樹的濃陰裏遊蕩了一會。或是把一朵檸檬花擱在肚臍上等它站牢，再自己大笑一會。這兒便是給什麼農夫可以看到她的一個機

會。不過要是他真的看見了她，他會怕她，而不是她怕他。她是明白那許多着了衣服的男子白色恐怖心理的。

即使在她的小孩子身上，她都看出了這種心理。當她晒紅了臉，向他笑着時，他是怎樣的懷疑她啊！她每天逼牢了他赤精了身子，在陽光裏走路，現在他的小身子也紅起來了，他的額上堆滿了厚的美麗的頭髮，他的面頰，在那晒過太陽的皮膚的美麗的金黃色中間，有種石榴紅的顏色，他是肥美的，健康的。這許多僕人都愛他身上的紅顏色，黃顏色和藍顏色，都叫他是天上下來的一個安琪兒。

可是他懷疑他的母親：她笑他，她看到他大的藍色的眼裏，在那稍微皺眉之下，有種恐怖的核心，疑懼。這個，她現在相信在一切男人眼睛的中心，是有這種疑懼的了，她稱這種疑懼是太陽的害怕。

「他怕太陽，」當她俯視着孩子的眼睛的時候，她會對她自己這樣說。

當她看好了他在陽光裏蹣跚着，搖擺着，翻滾着，叫着清脆的鳥一般的聲音時，她看到他在內心裏面，依舊是把他自己縛緊，躲開太陽的。他的內在的心靈，仍舊像是棲

息在潮濕的寒冷的罅隙裏的一個躲在殼裏的蝸牛。這使她想到他的父親來了。她真願意她能夠使他從那兒跑出來，用一個輕慢的和致敬的姿勢來毀碎牠。

她決心親自帶他到那仙人掌中間的柏樹那兒去。她得看好他，因為那兒有許多針刺，在這塊地方，他一定會從他心的深處的小小殼裏爬出來的。這小小的文明的緊張，定會從他的眉間消失了。

她給他在地上攤了一張氈子，使他坐了下來。然後她把她的衣服褪下了，躺了下來，看好了藍空的高處的一隻蒼鷹，和垂下來的柏樹的枝梢。

這個孩子在這氈子上玩着石子，當他站了起來預備走開去時，她也坐了起來，他回轉頭來看好她。從他的藍色的眼睛裏，這眼光，差不多是種真的男性底挑戰底熱烈眼色。他是漂亮的，在他的金色的皮膚上，有種鮮紅的顏色。他並不真白。他的皮膚是暗金色的。

「乖心肝，當心刺！」

「刺！」這個小孩用種小鳥一般啾啾聲音學着說，仍舊回轉了頭看住她，像是一張

圖畫上的什麼赤裸的天使，帶了疑惑的神氣。

「討厭的多針的刺。」

「針的刺！」

他着了雙小草鞋，搖擺不定的走過許多石子，力戾着那棵枯乾了的野薄荷。當他要跌到那許多刺上去的時候，她像一條蛇那麼快直蹿到他那兒去，這使她自己都驚奇了。

「真的，我是多麼像一隻野貓啊！」她和自己說。

有太陽的日子，她天天帶他到那棵柏樹那兒去。

「來哪！」她說，「讓我們到柏樹那兒去。」

要是碰上一天陰天，吹着地中海一帶的寒冷北風，他不能到那兒去的時候，這小孩子會不斷地嗚啞着：

「柏樹！柏樹！」

他是像她一般的感受到寂寞的了。

這不單是洗日光浴，在洗日光浴以外，是還有許多重要意義的。在她心的深處，有

些東西是解開了放鬆了，她是屈服了。就是因為她心裏有某種神祕的力量，這比她所曉得的意識和意志埋藏得更深，她是給這力量和太陽聯合起來了，這光線從她的肚皮裏，從它本身流了出來。她自己，她的有意識的自己，倒是次要的，一個次要的人物，差不多是一個旁觀者，那個從她身體裏面，飛到太陽裏去的醬黑的人，才是真正的朱麗葉。

在前時她永遠是她自己的主宰，明白她是在做些什麼，並且握牢了她自己的權力，現在她覺得身內另有一種大不相同的別種權力，一種比她自己都重要許多的東西，它自己在流動着。現在，她是淡漠的，因為她有種沒法控制的權力了。

(三)

二月的末稍，突的很熱，杏花給微颺一拂，便像粉紅色的雪落了下來，紅紫花和銀色的小朵秋牡丹不見了，日光蘭含着苞，海是矢車菊般的藍。

朱麗麗再也不牽掛任何的東西了。現在，大半的日子，她和孩子赤裸了身子，浴在陽光裏，而且這就是她所需要的一切了。有時她跑到海裏去洗澡：她常常在那太陽照射進來的山谷裏漫遊，在那兒是沒有人會看到她的。有的時候，她看見一個牽了驢子的鄉

裏，他也看見了她。可是她和她的孩子完全隨便地和安靜地走去；那太陽治療力量的聲響，治療心靈和身體的力量，已經在附近人民裏邊傳播着了：所以那兒再也沒有驚奇。

這個孩子和她兩個，現在已經全身晒得茶褐色的。當她看好了她的醬色的乳房和大腿時，她對她自己說：「我是另一個人了！」

這個小孩子也是另一個人了。有了一種奇特的，安靜的太陽晒成的專一。現在他自己靜靜地玩，幾乎用不到她來留意他了。他彷彿再也不覺到他是在獨個兒玩着的。

那兒一絲風都沒有，海是紺青色的。她坐在那棵柏樹的大的銀色的枝幹旁邊，給太陽晒得昏沉沉的，可是她的乳峯是機警的，充滿了生氣的。她慢慢地曉得有一種活動力在她心裏爬起來了，一種會把她帶進新生活裏來的活動力。可是她仍舊不想曉得。她十分明白那文明的廣大而冷酷的器械，要來逃避是那麼艱難的。

這個孩子已經繞着一棵仙人掌的大而伸展的葉子，走下這條岩石的路好幾碼遠了。她看到他，——一個真的棕黃色的天使，焦黃的頭髮和紅的面頰——在那兒採擷着有斑點的豬籠草花，再把它們一行一行排好。他現在能夠自己平衡身體重量了，並且對於他

自己的危急，能夠很快的應付，他像隻專心一意的小動物，靜靜地玩着。

突的她聽見他說：「看阿，媽咪！媽咪，看啊！」他的鳥叫一般的聲音裏，有種音調，使她迅速地傾俯到前邊來。

她的心停止了。他一邊回轉頭來，一邊用一隻鬆開的手，指着在他前面一碼遠的一條豎起了身子的蛇。這條蛇張開了嘴，所以牠的又一般的柔軟的舌頭，像是一條陰影似的閃搖着黑色，發出了一聲短促的嚇聲。

「看，媽咪！」

「是的，心肝。這是一條蛇！」是遲緩的沉着的聲音。

他看好了她，他的大的藍眼珠，不知怕好還是不怕好，她身上的一些太陽的沉靜，使他安心了。

「蛇！」他鳥一般的叫。

「是的，心肝！不要碰牠，這會咬人的。」

這條蛇垂下了，從牠一逕睡着晒太陽的圓圈裏伸開，用遲緩的蜿蜒，把牠的長條的

深黃的身子，慢慢地遊進了石堆裏去。這個孩子回轉來，靜靜地看好牠。然後他說：

「蛇走了！」

「是的！讓牠走好了。牠喜歡獨自在一處的。」

他仍舊看好了個遲緩的悠閒的身子，當這個動物，把牠的身子冷淡的直走出了視線。

「蛇回去了，」他說。

「是的，牠回去了。到媽咪這兒來坐一會。」

他走回來把他的肥胖的，亦黃的小身子，坐在她的赤精的大腿上，他撫理着他的燙熱的光亮的頭髮，她不說什麼，覺得每樣事情都是過去了。太陽的奇異的安慰能力像是一道迷咒，充滿了她身內，充滿了這整個的地方。那條蛇，她，和這個孩子，都是這地方的一部分。

另一天，看到一條黑蛇在一塊橄欖樹坪的那道乾燥的石牆垣上，貼在那兒爬動着。

「瑪麗娜，」她喊，「我看見一條蛇。牠們毒不毒？」

「啊，黑蛇？不！不過那許多黃蛇，是毒的！要是黃蛇咬了你，你便要死。不過就是那許多黑蛇，我看見了都是怕，都是使我怕的。」

朱麗葉仍舊帶這孩子到那柏樹那兒去。不過現在在她坐下來以前，必定先仔細的往周圍看了看。再往各處審察一下，這孩子可以走到什麼地方去。然後她再躺下去向着太陽，把她的茶褐色的梨子一般的乳峯聳立着。她想不到明天。在她花園以外的世界，她便拒絕去過問了，她不寫信。她教奶媽代她寫信的。

(四)

這是三月了，太陽慢慢的變得很有力量。要是在熱極的幾點鐘裏，她便去躺在樹陰裏，或是跑進陰涼的檸檬樹叢林的深處去。這個孩子，像是一隻充滿了生命的小動物，在遠處跑着。

有一天，她在一口大的池子裏洗了澡，再去坐在那山谷的陡峭的斜坡的陽光裏。下邊，在檸檬樹底下，這小孩子在陰影裏的黃色酢醬草花中間跋涉着，拾着掉在地上的檸檬。他的薔色小身子在篩孔似的光影中間，渾身斑駁的移動着。

突的，在上邊山地的邊緣那兒，襯着完全光亮的淡藍天空，瑪麗娜出現了，頭上纏繞了一條黑布，安靜地叫喚着：「太太！朱麗葉太太！」

朱麗葉站了起來，向四處找尋。瑪麗娜停了一會，看到這個赤裸的女人機警的站着，她的給日光晒得褪淡的美麗頭髮，像是一朵小雲。然後這個敏捷的老婦人，從這峻削的小徑上走下這斜坡來。

她筆直的站在這個晒黑的婦人前面幾步路，討厭的看好她。

「你是多麼美麗啊，你！」她冷冷地說，差不多是譏諷的。「你的丈夫在那兒。」

「我的丈夫！」朱麗葉叫。

這個老婦人乾笑了幾聲，是那種舊式婦人嘲諷的笑法。

「你沒找到一個，一個丈夫嗎？你？」她嘲弄着。

「他在那兒？」朱麗葉問

這個老婦人往背後瞟了一眼。

「他是跟着我來的，」她說，「不過他是不會找出這條小路來的。」她重又乾笑了

幾聲。

這許多小路，都長滿了高高的野草，野花和連錢草，最後它們在一塊永遠荒野的地方，茂密得像是鳥尾了。真奇怪，在這文化舊地的強烈的野蠻，這一種野蠻倒不是猙獰可怕的。

朱麗葉把她的沉思的眼，看牢了她的僕婦。

「哦，很好！」她最後說，「讓他跑來罷。」

「讓他到這兒來？現在？」媽麗娜問，她的含笑的，烟灰的眼睛帶了種嘲弄，看住了朱麗葉的眼睛。然後她把她的肩頭稍微聳了一下。

「好的。遵命。不過這對他，倒是一個很稀罕的經驗呢！」

她張开了她的嘴，無聲的笑了一下。然後她指着下面那個小孩子，他正在把檸檬靠着他的胸膺堆積着。「看這孩子多美！這，一定會使他高興的，可憐的東西。好，我去帶他來。」

「帶他來。」朱麗葉說。

這個老婦人很快的重新爬上這條路去。莫列士，戴了灰色的呢帽，着了深灰色的衣服，臉色灰敗的站在葡萄坪裏迷惑着。他憂鬱地瞭望着，在這光輝的太陽光，和這古希臘世界的優雅裏，他在這灰色的披滿了陽光的斜坡上面，像是一滴墨水的污點。

「請下來，」瑪麗娜和他說。「她在下邊呢。」

她敏捷地引路，用一種迅速的步伐跨着，在野草中間分開路來。她突的在斜坡的頂上停下了。下邊一帶，檸檬樹的樹杪是濃綠的。

「你，你打這兒走下去，」她和他說。他向她道了謝，很快地看了她一下。

他是一個四十歲的男子，臉刮得很光，灰白顏色，十分安靜，而又真的十分怕羞。他把自己的生意經營得十分當心，沒有驚人的成功，可是很賺了些錢。他不信賴誰。這個馬格奈葛萊西地方的老婦人，一下子便看出他來了；他是好的，她對自己說，不過不是一個男子，可憐的傢伙。

「太太在下邊，」瑪麗娜說，像是一個命運的女神那麼指着。

他重又說「謝謝你！謝謝你！」眼睛沒有瞬一下，他便當心地走下這條小路來了。

瑪麗娜把她的下巴，帶了種快樂的惡意掀了掀，然後向屋子走去。

莫列士是一路當心着他的脚步怎樣來跨進這地中海植物的糾結的，所以直到他繞過一個小小的轉彎，和她已經擁得十分相近了，他才看到了他的妻子，她是精赤的筆直的站在那塊凸出的岩石上，身上閃耀着陽光和生命。她的乳房彷彿是站着，機警的，傾聽着。她的大腿是櫻色的，矯健的。當他像一滴水在吸墨水紙上走着的時候，她向他的瞬視是迅速而又不安的。

莫列士，這可憐的傢伙，躊躇了，把眼光移開，他把他的臉孔轉了開去。

「您好！朱麗！」他打招呼，帶了一些不安咳嗽——「真好！真好！」

他把他的頭轉往一邊的走到前面來，當她站在那兒，她的棕色皮膚上，染上了一層太陽的奇怪底綢緞一般底光澤，他又偷看了她一眼。無論如何，她是並不怎麼可怕地赤裸着。太陽的金紅色，已給她着上了衣服了。

「你好，莫列士！」她說，對他有些躊躇。「我並沒有希望你來得那麼快的。」

「是的，」他說。「是的！我想我來得稍微早一些。」

他重又不自然的咳着。

他們離開幾碼路站着，靜默了。

「嗯！」他說，「呃——這個很好，很好！你是——呃——很好！孩子在那兒？」

「他在那兒，」她說，向下邊的濃蔭裏一個精裸的頑童指着，他正在那兒把掉下來的檸檬堆積起來。做父親的古怪的勉強的笑了一下。

「啊，是的，那兒是他了！那兒是這小孩子了！好極了！」他說。在他的受壓迫的靈魂裏，他是真的吃驚了。「喂，瓊尼！」他叫，這聲音是十分軟弱的。「喂，瓊尼！」

這孩子仰起來看着，檸檬從他的肥胖的手臂裏滾了出來，並不回答。

「我想還是我們走到他那兒去罷，」朱麗葉說，一邊她轉身走下這條小徑去。她的丈夫跟在她後面，看好了她的那對玫瑰色的矯健的臀部，迅速的一上一下，同時在她的腰眼那兒輕輕地款扭着。他是羨慕到迷眩了，同時也是非常的迷惑了。他自己預備怎麼辦呢？他，着了一身灰色衣服，戴了淡灰的帽子，和帶了一個怕羞的商人的灰色的出家

人的臉，他是完全不配的。

當他們走進了黃色酢醬草花的深海中間，在檸檬樹底下，朱麗葉說：「看上去很胖壯，是不是。」

「啊！——是的！是的！好極了！好極了！喂，瓊尼！你認得爸爸嗎？你認得爸爸嗎，瓊尼？」

他蹲了下去，攤開了他的手。

「檸檬！」這孩子說，像是鳥一般的叫。「兩隻檸檬！」

「兩隻檸檬！」做父親的回答。「許多隻檸檬。」

孩子跑來，在他的父親的攤開的手掌裏，每一隻手放了一隻檸檬。然後他退回去站着看着。

「兩隻檸檬！」父親重複的說。「瓊尼，來！跑來向爸爸說，「您好」。」

「爸爸回去嗎？」

「回去？嗯 嗯 今天不回去。」

他把他的孩子圍在臂彎裏。

「脫掉一件衣裳！爸爸脫掉一件衣裳！」孩子說，不慣的想從衣裳的接觸，慢慢的掙脫開來。

「好的，孩子！爸爸脫掉一件衣裳。」

他把他的上衣脫下來，仔細地把它放在一邊，然後再把他的兒子兜在臂彎裏。這個赤裸的女人，俯視着這個穿了襯衫的男子，抱住了這個赤精的孩子。孩子已把他父親的帽子脫下了，朱麗葉看好了她丈夫的光滑的灰黑的頭髮，每一根頭髮都是不適當的，是完全地在戶內生活的。當那個做父親的，和那個愛他的孩子談着時，她靜默了好一會。

「莫列士，你對這件事預備怎麼辦？」她說，突然地。

他很快的向她隱瞞了一下。

「呃——對什麼事，朱麗？」

「啊，每件事情！就是這件！我不能回到東四十七度那兒去。」

「呃——」他躊躇着。「不，我相信不——至少現在不。」

「永遠不，」她說，大家靜了下來。

「嗯——呃——我不曉得，」他說。

「你想你會到此地來嗎？」她說。

「是的，我可以在這兒住一個月。我想我可以有一個月工夫」他躊躇着。然後他壯起膽子，向她慌亂的怕羞的窺視了一下，重又把他的臉藏掉了。

她俯視着他，她的機敏的乳房嘆息了一下的聳着，彷彿有一陣不耐煩的微颯搖着它們似的。

「我不能回去」她慢慢地說。「我不能離開這太陽回去的。要是你不能夠到這兒來——」

她這樣用一個顯然的指示，把話句收住了。他偷偷地向她瞬視了又瞬視，可是現在是帶了多一些的羨慕和少一些的慌張了。

「不！」他說。「這樣的東西，是適合你的。你很好！不，我並不想你是可以回去的。」

他是在想着她在紐約公寓裏的時候了，灰白，沉默，使他感受到可怕的壓迫。在他人類的關係裏，他是個馴良的怯懦的靈魂，而她自從生了孩子以後，她對他的沉默的可怕的仇視，使他十分的吃驚。而且他也看出，她連自己想改都沒辦法來改正的。就是這樣的女人。她們的情感是取了相反的方向的，連她們對自身都是不滿的，這是可怕的——可怕的！和這樣一個連她自己都抱反感的女人，在屋子裏住着是可怕的！他覺到他自己是給她的不自禁的仇視的磨盤碾碎了。她連她自己都碾碎了，還有那個孩子。不，什麼樣子都好，可是再也不願去繼續先前的那種生活了。

「不過你怎麼樣呢？」她問。

「我？哦，我可以仍舊做我的生意，和——呢——假期裏跑到這兒來——你喜歡在這兒住多久，便住多久好了。你喜歡多久便多久。」他看牢了地皮，看了好一會，然後在他的不安的眼睛裏帶了種懇求的神色向她看了一下。

「就是連永遠都可以？」

「嗯，——呢，——是的，要是你喜歡的話。永遠是一個長的時間。一個人是不能

定一個日子的。」

「我並且可以喜歡做什麼，便做什麼嗎？」她挑戰的直釘住了他眼睛，而他在她的玫瑰色的，飽經風霜的身子前面，他是沒法抵抗了。

「呃——是的！我想是如此的！祇要是你並不使自己不快活，——或是孩子不快活。」

他重又用種慌亂的不安的懇求的眼光仰視着她——像是牽掛着這個孩子，其實是給自己希望着。

「我不會不快活的，」她很快的說。

「不會的！」他說，「不！我不相信你是會不快活的。」

沉默了一會，村莊裏的鐘，已在匆促地報告是正午了。這意思說是吃午餐的時候了。她穿上了灰色的縐絹寬袍，在她的腰部那兒，用一根闊綠色的腰帶繫住了。然後她再給孩子套上了一件小的藍襯衫，他們大家走向寓處去。

在吃飯的時候，她窺伺着她的丈夫，他的灰色的城裏人的臉，他的整齊灰黑的頭

髮，他的很可寶貴的坐在餐桌上的禮貌，和他在飲食上的絕對的適度。有的時候，他從他的黑的睫毛底下，偷偷地看了她一下。他有一對像那幼時捉來的一隻動物的灰黃的眼，並且完全是在俘囚中養育着的。

他們跑到洋台上去喝咖啡。在下邊，在那陡峭的小山谷那邊的崗上，一個農夫和他的妻子，坐在綠色的麥田附近的一株銀杏樹下，從一張攤在地上的小白布上，吃着他們的午膳。那兒有一大塊的麵包，和許多杯的黑色的酒。

朱麗葉使她的丈夫背着這幅風景坐着；她自己面着。因為當她和莫烈士走出洋台來的時候，這個農夫會仰起來朝她們看了看的。

(五)

即使在遠處，她都能完全認出他的。他是一個三十五歲上下的胖壯的，很勇壯的漢子。他大口的大口的咀嚼着麵包，他的妻子是自持的，舊色的臉，美麗，憂鬱。他們沒有孩子。這就是朱麗葉所曉得的一切了。

那個農夫，大部分是獨自在那對面的山崗上工作着的。他的衣服永遠很乾淨很愛

護。白的褲子，一件有顏色的襯衫，和一頂舊草帽。他和他的妻子倆個都有那種屬於個人，而不是屬於一級的，安靜的優越的神氣。

他的動人地方，全在他的活動裏。雖則他是那麼矮胖，可是他的那種奇怪的敏捷的活動力在他的動作上，是有種可愛的魔力的。在她未晒日光浴以前的最初幾天裏，當朱麗葉攀登到前邊的山岡上去時，她在岩石中間，突的遇見了他。在她看見他以前，他是早就看到了。所以當她仰起頭來看時，他除下帽子，把他的帶了羞澀和驕傲的大而藍的眼珠凝視着她。他的臉是闊的，晒黑了的，他有一抹截短了的棕色鬚鬚，和幾乎像他的鬚鬚一般密的濃棕色的眉毛，在他的低廣的前額底下糾結着。

「啊！」她說。「我可以在這兒散步嗎？」

「當然！」他回答，帶了那種他的動作特徵的奇特底熱烈底匆忙。「我的主人，是歡迎您在他的地上隨意散步的。」

他在他天性的急速的，強烈的，怕羞的慷慨裏，把頭回了過去，她已經很快的往前走去了，可是立刻就她就認識了他血裏的那種強烈底慷慨，和那全樣強烈的陌生的怕

打那時候起，她每天都可以看見他在遠處工作，她又觀察到他，像是一頭伶俐的野獸似的，是一個喜歡化大半時候獨自在一處的，他的妻子十二分的愛他，帶了一種差不多是憎恨的妬忌；所以，他的獨自工作，大概是，他想使自己從她所能跟牢他的地方，離得遠些，更遠些的。

有一天，一羣農夫坐在樹底下，她看到他和一個女孩子活潑的快樂的跳舞——而他的妻子是憤怒地看着。

慢慢地朱麗葉和他在遠處變得很親密了。他們大家都覺到了，在早晨，她曉得他在什麼時候牽了驢子來，當她走到洋台上去時，他會在遠處回轉頭來看她。可是他們從沒有打過招呼。不過，要是他不到這山岡上來工作的話，她便會感到非常寂寞了。

有一次，在一個暖熱的早晨，當她在寓所和那高岡中間的深谷裏，赤裸了身子散步時，她直走到他身邊去，那時他正在拾柴，堆到他的站住的等待的驢子身上去，當他仰起了他的紅漲的臉來看時，她便退了回去。他眼裏有種火焰掠過，並且這種火焰飛到她

身上，把她的骨都鎔解了，她靜靜地退到叢林後面去，直到她走出來的地方。她稍微有些怨恨，奇怪他竟能躲在這濃密的地方，在這靜寂裏工作。

從那時候起，在他們每個人身上，便有一種明確的意識上的痛苦，不過他們誰都不承認，並且他們連承認的意思都沒有，可是那個漢子的妻子是本能地覺到了。

朱麗葉想：我爲什麼不和這個男人聚會一個鐘點，給他生個小孩子呢？我爲什麼要把我的生命，和一個男人的生命，永遠黏在一起不變呢？爲什麼不和他過一個鐘點，直等到那慾望完結和再也沒有了呢？在我們中間是已經有火花在閃爍着了啊！

可是她永遠沒有做出任何記號。現在他看到她坐在白布那兒，對着他的黑布包頭的妻子，把頭仰起來看了。他的妻子也回轉來看看，嚴厲地。

朱麗葉感到了一陣怨恨，她又得給莫列士生孩子了，她已經從她的丈夫眼裏看了出來，當她和他說話的時候，她可以從他的回答裏曉得這個的。

「你肯不肯也脫掉你的衣服，在陽光裏散步呢？」她問他。

「什麼——呢——是的，是的，當我住在這兒的時候，我會喜歡這樣做的，——我

想這地方是十分祕密的罷？」

他的眼裏有一種閃光，是一種他的慾望的拚命的勇敢，他看了一下她的寬袍裏的一對銳感的聳立的乳峯。在他這方面，他也算得是個男子，他面對着這個世界，並不完全從他的男性的勇敢裏退縮。他也敢在這陽光裏散步，即使是可笑地。

可是他帶了世俗，和它的一切的鏽鏽和它的雜種的畏縮。他是給貼上了並不是一純度證明印」的商標的。

她現在在陽光裏是成熟了，並且渾身給太陽晒成了醬色，她的心像是一朵凋殘的玫瑰，她早就想走到那個熱烈的怕羞的農人那兒去，給他生個孩子了。她的情感花瓣似地落了下來。她在這晒黑了的臉上，已經看到了那怕羞的血，在那南方的藍色眼珠裏，她已經看到了那火焰，並且她心裏的報答，一逕像是一股火一樣，他對她會像是一種有生殖力的日光浴一樣，而且她是需要這個的。

無論如何，她的下一個孩子，仍要算是莫列士的。因為那夫妻結合的不幸的關係，會使得結果是這樣。

冬天的孔雀

地皮上是薄薄的鬆脆的雪，天空是蔚藍的，風十分寒冷，不過天氣却是晴朗的。農夫們碰巧在這中午時分把牛趕出來，溜放一兩個鐘點。所以當我走進第勃爾的時候，那種牧童的氣息簡直是令人忍受不住。我看到伸向天空的灰色小樹枝，已經開始從灰敗和精裸逗出青色來了。然後我看到了那幾只孔雀，牠們一起是三只，站在我前面的路上，牠們是暗藍頸子的，鳥冠破碎了，禿了尾巴，櫻色而有斑點的動物，牠們在銀色的雪上裝腔做勢的踱着，牠們的身體慢慢地移動，就像小小的，輕輕的，平底的船兒一樣。牠們樣子是古怪的，我羨慕牠們。後來一陣風吹到牠們身上，把牠們像是輕鐵船似的吹得傾斜了，展開了牠們的翅膀，像船兒展開了它們的破碎的帆兒。牠們不安地跳躍着，想

從這窩風裏逃出去。然後，在牆的避風處，牠們恢復了牠們的裝腔的冷淡的動作，輕快的，靈活的，因為牠們的尾巴是沒有了的。牠們對於我的來到是淡漠的，我簡直可以伸出手去碰到，可是牠們轉開去，跑到一所空的牛欄裏去藏匿了。

當我走到山上上邊部分房屋的末梢時，我看見一個年輕的婦人，恰巧從後門走了出來。我在今年夏天會和她談過話，她立刻認出了，向我揮着手。她着了一條比她的短得奇怪的裙稍微長出一些的圍裙，戴了一頂棉布的圓帽。她正提了一只桶，我脫下帽子向她回禮，一邊仍不停的走向前去，可是她放下了她的桶，向我作一個飛快的，賊頭賊腦的動作。

「你肯等一下嗎？」她問。「我馬上便出來」。

她向我倉卒的古怪的微笑了一下，跑了回去，她的臉孔是又長又蒼白的，她的鼻子很紅，她的憂鬱的黑色的眼睛，帶了那種使一個男子感到驕傲的暫時的謙卑，使我有好一會是愛撫地感動了的。

我站在路上瞧着那許多軟毛的，深紅色的小牛。牠們咩咩地叫着，彷彿是向我吹

着，這幾只活潑的牲畜，看上去牠們是快樂的，不過稍微有些魯莽的樣子，牠們倒底現在想回到溫暖的牛欄裏去，或是不想。我可瞧不出。

沒多久，這個婦人重又跑出來了，她的頭俯得很低，她仰起頭來看住我笑了一下，帶了那種古怪的，最接近的親密，是某種巫婦的和不可能的東西。

「要緊等着，實在對不住。」她說，「讓我們站在這車棚裏去好不好，——那兒多少要避風一些」。

於是我們便站在面對大路的敞車棚的車杠中間去。然後她有些猜疑的俯視着地上。我看到她眉毛中間有一小塊黑色的憤怒的陰影籠罩着。她彷彿沉思了一會，然後她逼視着我的眼睛，直到我半闔了眼睛，想把我的臉孔轉開了，她是在搜索我一些什麼東西，而她的臉孔又是那麼逼近我的，怒色仍舊滯留在她的敏銳的蒼白的額角上。

「你能夠說法語嗎？」她突兀地問。

「多少曉得一些」。我回答。

「我在學校裏也算是學過的」，她說，「可是現在連一個字都不認識了。」她俯下

頭笑着，她還做了一個不好看的鬼臉，轉動着她的黑眼珠。

「把這許多廢物塞滿了你的腦袋，是並沒多大好處的。」我回答。

可是她已經把她的蒼白的狹長的臉孔轉了過去，她沒有聽到我的說話，突然她又看住我了，她一邊是在搜索着，全時朝我微笑着，她的眼睛帶了無限的信任和謙卑，溫柔地難解地看住了我的眼睛，我給她媚惑了。

「你肯不肯給我讀封信，法文的」，她問，她的臉立刻露出了憂鬱的和痛苦的神情，她看了我幾下，皺住眉頭。

「沒有什麼，」我說。

「這是一封給我丈夫的信，」她說，仍舊謹慎搜索的樣子。

我看好了她，不十分明白，她凝視我得利害，我的機智全失去了，她往週遭看了看，然後她銳利地看住我，她從袋裏掏出一封信，交给了我。這封信面上是寫明從法國寄給第勒爾的戈脫上等兵的，我抽出信紙，開始讀信了，照法文字讀了出來。「我的親愛的亞爾弗雷特」——這或許是一張撕破的新聞紙的一塊。我繼續讀下去：那張從一個

法國的女子給一個英國兵士的那種陳舊的語句，「我什麼時候都是在想着你啊，我是什麼時候都想着你的。你會有時也想到我嗎？」於是我隱約地覺到我是在讀着一個男子的私信了，不過，誰又會來把這許多平常的軟性的法文語句，當作是對私人的呢？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會比這一種情書尋常和普通了，——再也沒有什麼新聞紙會比這更淺白一些了。

所以我便帶了一種冷淡的心腸，來讀這個比利時少女的吐露了，可是我立刻注意起來。因為這封信接下去是：「Notre cher petit bebe——我們親愛的小寶貝，在一個禮拜以前去世了。當我曉得你是離得那麼遠遠的，或許會忘記了我們完滿愛情的結晶品時，我幾乎想死了，可是這孩子安慰了我。他有他英國父親那種英武的氣概和含笑的眼睛，我向耶穌的母親祈求，請她送回我孩子的親愛的父親到我這兒來，這樣我可以把我的孩子抱在臂彎裏看他，這樣我們可以在神聖的家庭的愛裏結合起來。啊！我的亞爾弗雷特，我可以告訴你我和你分別了以後，我是怎樣的寂寞，我爲了你是怎樣的悲泣嗎？我的思想什麼時候都是纏繞住你的。我除掉你以外，旁的什麼都不想，我除掉你和我們

親愛的孩子以外，我沒有旁的生活的目標了，要是你不快些回到我這裏來的話，我是就會死的，我們的孩子也就會死的。不，你是不能回到這兒來的了，不過我可以到你那兒去，帶了我們的孩子到你那兒。要是你不願把我拜見你的慈愛的母親和父親，你可以來和我在什麼鎮上或是什麼城市裏住下來，因為我很怕和我的孩子孤另另的住在英國，而沒有什麼人來照顧我們。我是一定要來你那兒的了，我一定要帶了我的孩子，我的小亞爾弗雷特給他的父親，那個我深愛的大的漂亮的亞爾弗雷特啊，寫信告訴我罷，我可以來什麼地方，因為我還有一些錢，我並不是身無分文的可憐蟲呢，我是有錢給我自己和我可愛的孩子的——」

我一直讀到末尾，這封信是那末署名的：「你的很快樂可是更不快樂的阿麗思」我想我那時必定一逕是微笑着的。

「我曉得這會使你發笑的，」戈脫夫人譏諷的說，我仰起頭來看好她。

「這是一封情書，我曉得的，」她說，「這封信裏的『阿爾弗雷特』太多了。」
「太多了」我說。

「啊，是的——她說些什麼——阿麗思？我們曉得她的名字是阿麗思，那是另外一件事，」她稍微蹙一下額，帶了種侮慢的笑朝我瞧着。

「你打那兒掏來這封信的？」我說：

「上星期郵差給我的。」

「你的丈夫在家嗎？」

「我希望他今晚回來。他受傷了，你曉得的，我們便去給他要求退伍回鄉了，他在六個星期以前便回來了——從那時起，他便一直逗留在蘇格蘭。啊，他是傷在腿上的，是的，沒什麼，他是一條魁偉的強壯的漢子，不過他是跛脚的，他有些跛躓，他想他會得到他的退伍的許可，——可是我想這不是他所願意的。我們結婚沒有？我們已經結婚六年了；——他在開戰的第一天便加入的，啊，他說他是喜歡這種生活的呢。他曾經參加過南非戰爭，不，他是憎惡這個的，厭倦的。我是一選和他的父母在一起過活着，——我現在是沒有我自己的家了，我的家族是有一大筆田地的——在一千畝以上——在牛津。縣不像這兒——不，啊，他們對我是很好的，他的父母。啊是的，他們是

再好沒有的了。他們愛惜我比他們自己的女兒都利害些，不過這終不像在你自己的家裏，是不是？你是不能真的照你喜歡的做去的。不，家裏祇有我和他的父母。大戰以前？啊，他什麼都是，他受到一種良好的教育——可是他甯願來做耙田的事，後來他就做汽車夫，這就是他爲什麼識法文的原因了。他在法國給一位紳士駕車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講到這兒，這幾隻孔雀給一陣風刮得避到這兒角落裏來了。

「喂，約愛！」她叫，裏面有一隻用種優美的步態走到前面來。牠的灰色的有斑點的背部是很好看的。當牠向她走來的時候，牠把牠的豐滿的深藍色的頸部捲搓着。她蹲了下去。「約愛，親愛的，」她用種古怪的，沈鬱的，撫愛的聲調說，「你定是來尋我的了，是不是？」她把她的臉孔伸出前面，這隻孔雀捲搓着牠的頸頸子，牠的嘴差不多的碰到了她的臉孔，好像吻她似的。

「她愛你的，」我說。

她把她的頭轉了過來，朝我笑了笑。

「是的，」她說，「她愛我的，約愛是愛我的」——於是，對這隻飛禽——「我愛約愛的，是不是呢，我是愛約愛的。」她撫摩牠的羽毛一會，然後她站了起來，說：「牠是最可愛的鳥兒。」

我微笑着她的「鳥兒——兒」的轉音。

「啊，是的，牠是的，」她斷言着，「是七年以前從我的家裏同我來的，其餘這幾隻是牠的子孫——可是牠們不像約愛的，是不是，——親愛——愛的？」她的聲音，帶了一種巫婦似的呼叫在結尾上提高起來。

於是她忘去了車杠中間的孔雀，重又轉到正經事情上來了。

「你可以不可以把這封信讀出來？」她說，「把它讀出來，這樣我可以曉得這是說些什麼。」

「這倒是背地裏欺騙他了。」

「啊，不要管他，」她說，「他在背地裏欺騙我得夠長久的了，——這四年以來，要是他在我背後從沒有做些比我在他背後更壞的事情，他不會那麼不咆哮的，你讀給我

聽，看信裏說些什麼來。」

現在我覺到要照她所吩咐的做去，有一種明顯的猶豫。可是我仍舊開始讀着——

「我的親愛的亞爾弗雷特。」

「我猜到是有那麼一套的，」她說，「是阿麗思的親愛的亞爾弗雷特罷，」她笑着，「你們在法文裏這個字怎樣讀？愛麗莎？」

我教了她，她用種很大的侮辱態度反覆讀着這個名字——阿麗思。

「讀下去，」她說，「你不讀下去呢。」

我就這樣開始讀下去了——「我有時候想起你——你也想到我嗎？」——我肯打賭，「除掉她以外還想着旁的幾個女人的，」戈脫夫人說。

「大概不會的，」我說，接着讀下去，「一個星期以前這兒生了一個親愛的小孩子，啊，當我把我的可愛的小兄弟抱在臂彎裏的時候，我可以來告訴你，我的感覺嗎？」

「我敢打賭這是他的孩子，」戈脫夫人說。

「不，」我說，「這是她的母親的。」

「你會相信這個嗎？」她說，「這是一種朦蔽，你看，顯而易見的，這是她自己的——和他的孩子。」

「不，」我說，「這是她的母親的，」——他有對可愛的微笑的眼睛——不過不像你的漂亮的英國的眼睛——」

她突然地用種放恣的動作，把她的手在她的短裙上拍了一下，俯下身子，哈哈大笑起來，然後她站直起來，把她的手遮住了臉孔。

「我不得不笑這對漂亮的英國的眼睛了，」她說，

「他的眼睛漂亮嗎？」我問。

「啊，是的——很漂亮！讀下去！約愛，親愛，親愛——愛的，約愛！」——後半段是對那只孔雀說的。

——「呃——你離開了，我們寂寞得利害，我們誰都懷念你，我們都希望你現在會在這兒，看到這個可愛的孩子。啊，亞爾弗雷特，你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是多

歷快活啊，我們都是那麼喜歡你，我的母親要給這孩子題亞爾弗雷特的名字，這樣我們可以永遠不忘記你——」

「當然這的確確是他的孩子了」戈脫夫人說。

「不，」我說，「這是那母親的，」呢——「我的母親身子很好，我的父親昨天回來了——是請假回家的，他看他到的兒子，我的小兄弟很喜歡，他也願意把這孩子題你的名字，因為你在那恐怖的時期裏，對我們全家是那麼好，這個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我現在一想到這個便要哭，啊，你是遠在英國，或許這世我永遠不能夠再看到你了。你回去的時候，你的親愛的父母都健康嗎？我是那麼喜歡，聽到你的傷勢好了許多，並且你差不多又能行動了。」

「他回去的時候看見他的親愛的妻子怎樣了？」戈脫夫人叫，「他從沒有告訴她是有了一個老婆的，你想想看，把這可憐的女孩子誑騙到這個地步！」

「你要是會寫信給我們，我們是極端歡迎的，不過你現在是在英國了，你就會忘掉那個你對待得那麼好的家庭的了——」

「對待得太好一些了——呢，約愛！」那個做妻子的說。

「要是先前不是有你的話，我們現在再也不會活在世上，在這個對我們是那麼難受的生活裏，憂愁和喜歡了，我們現在已經恢復了一些我們的損失，所以不再覺得窮困的負擔，這個小亞爾弗雷特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安慰，我把他抱在我懷裏，我想起了那個大的，好的亞爾弗雷特，於是我哭泣起來，想起那先前許多捱苦的日子，或許就是那永遠變成過去了的最大快樂的日子了。」

「啊這是多麼不要臉的一回事啊，把一個可憐的女孩子騙到像這個地步！」戈脫夫人嚷「永遠不說出他是結了婚的，來引逗她的希望來——我叫這種舉動是殘忍的舉動，我要那麼叫的。」

「你不曉得，」我說，「你曉得女人，不管她是妻子或不是妻子，都是怎樣迫切來求愛的，要是她是決心了要愛他的，你教他有什麼辦法呢？」

「他要是真的想那麼做，他自然會有辦法的。」

「唔，」我說，「我們不會全都是聖賢呢。」

「啊，這是不同的！那個大的，好的亞爾弗雷特——你這世裏有聽到過這種嘆語嗎！讀下去！——她在信尾上怎樣說？」

「呃——我們很願意聽到你在英國的生活的消息，我們敬向你的慈愛的雙親請安，我祝你們永遠快樂，你的很親愛的和永遠感激的阿麗思。」

靜默了一陣，在這一段時間裏戈脫夫人一逕低垂着她的頭，陰險的，出神的，突然地她把她的臉孔抬了起來，她的眼睛閃耀着。

「啊，不過我要叫這個是殘忍的，我叫這個是卑鄙的，把一個女孩子誑騙到這個地步。」

「不，」我說，「大概他始終便沒有欺騙她，你想那許多法國女子是那種可憐的天真的東西嗎？我猜想她是要比他狡猾許多的。」

「啊，他是世上少見的特等大傻瓜裏的一個，」她說。

「你說中了！」我說。

「不過那個一定是他的小孩子，」她說。

「我不那麼想，」我說。

「我能確斷的。」

「啊，好罷，」我說，「要是你喜歡那麼想就那麼想吧。」

「她有什麼旁的理由來寫這種——」

我跑到到大路上來，看那幾隻牲畜。

「是誰放這幾隻牛的？」我問，她也跑了出來。

「這是隔村裏的孩子，」她說。

「啊，啊，」我說，「那許多比利時的女孩子！你永不會猜到她們的情書什麼時候

是個盡頭，還有，歸根這是他的事情——你不必去找煩惱。」

「啊——！」她帶了粗魯的侮慢喊。——「我並不是來煩惱這個的，不過這事情

完全是卑劣的卑鄙——我時時寫給他許多情書」她把手放在她的面前惡毒地笑着——

「和時時寄給他許多包裹，他一定是把我的包裹去轉送給這個女人的，——我曉得他是那麼做的，這就是他的行徑，我敢打賭他們在一起來笑讀我的信件的。他們要不是這

樣，我什麼都肯打賭——」

「不，」我說，「他定會把你的信燒燬了，怕牠們會把他洩漏了祕密。」

在她的黃瘦的臉上，有一種陰鬱的神色，突然的聽到有個聲音在呼喚，她把頭從敵棚裏伸了出來，冷冷的回答：

「知道了！」於是回轉來對我說：「這是他的母親在找我。」

她朝好我的臉孔笑着，巫婦似的。我們走到大路去。

當我在這次事情的隔晨醒來的時候，我看到屋子給撲沾在西窗上的又厚又軟的白雪，像是幾幅窗帘似的，遮蔽得陰暗了。我跑出屋子，我看到脚下的山谷全是白色和可怖的陷落，下邊又黑又枯瘦的樹木像是電線。岩石在閃白的喪衣中間呈着淺黑色，而上邊這個憂鬱的陰沈的灰黑色的天空，彷彿壓在下邊淺藍加描上黑色的空虛世界是太過沉重了。我覺得我是置身在一個死谷中間，我覺到我是一個囚犯，因為什麼地方雪都是積得深深的，有許多地方還在堆積着，所以我整個早晨都是留在屋子裏，仰看庭樹給風搖撼得那麼利害，把積在樹枝上的雪都吹落了。再看看門柱那兒，又另外加多了一尺左右

的白雪，或是我俯視着那完全靜止的和沒有生命的黑白斑駁的山谷，一種空洞的棺槨。

整天沒有什麼東西騷動——沒有羽毛從庭樹上掉下來，那山谷是和一座死林似的荒寂。我再從那空洞的山谷看過去，遙矚那赤裸裸的高原上的細小的，一半給白雪遮蓋了的田隴。我想起了白雪裏的第勃爾，想起了那黑色的，巫婦似的小戈脫夫人，而這白雪彷彿是明示牠的勢力似的，我想逃開去。

在下午四點鐘模樣，天空露出了半晴的淡薄的光裏，我突然看到下邊的雪地裏，在很黑很矮的像是一小棵野人站着似的荆棘樹林附近，有一個東西在這慘淡的白色裏動着，我留神地諦視，是的，那兒一鼓，一撲，一掙扎，——定是一只大鳥兒，在雪地裏勞作着。我奇怪了，在這山谷裏，我們最大的飛禽是那大的灰鷹，常常在我的窗子外面盤旋着。可是在那峻削的山谷旁邊的什麼犧牲物上面時，牠是飛得很高的，這要是一隻灰鷹，那顯然是太大了——並且要比較任何熟悉的飛禽大，我在心裏尋覓那最大的英國野鳥，野鵝，鷺。

牠仍舊在那兒勞作着，掙扎着，然後是靜止了。一塊黑色的影子，於是重又掙扎起

來。我跑出屋子，冒了在巖石中間跌斷四肢的危險，盤下那峭險的斜坡，我是十二分熟悉那兒的地勢的，——可是我在到達那座矮樹林附近以前，我着實顫慄了一下的。

是的，這是一隻飛禽，這是約愛，這是那條有藍色頸頸子的灰褐色的孔雀，牠給雪打濕又是精疲力盡了。

「約愛——約愛，親愛——愛的！」我說，不平衡地向牠蹣跚走去，牠看去是十二分可憐的，在雪地裏划着，掙扎着，全沒氣力爬起來了，牠的藍色的頸頸子時時伸了出來，橫在白雪上，牠的眼睛很快地開闔着，牠的冠毛全都碎損了。

「約愛，親愛——愛的！親愛——愛的！」我愛撫地對牠說，最後當我跑近去觸牠，撫牠，要把牠挾在我的臂彎裏的時候，牠已是半張了眼睛的，靜靜的躺在那高低起伏的波紋的雪上，當我抱起牠的時候，牠把牠的長而濕的頸頸子從我身邊轉過去了。可是牠在我的臂彎裏是很安靜的，或許是太過疲倦不能來掙扎了，牠仍舊把牠的可憐的，有冠的頭從我身邊轉開了，不時的墜落下去，很衰弱的樣子，彷彿牠會突然死去似的。

牠並沒有像我所估料的那麼重，可是抱了牠重爬回到屋子裏去，却也是一個掙扎。我們把她放了下來，不太近火爐，再用布給牠輕輕地把身子抹乾，牠服從了，祇是不時的把牠的柔軟的頸顫子避開了，徒然地想來避開我們。然後我們把熱的食物擱在牠身邊，我把食物移到牠嘴邊想教牠吃，可是牠不睬，牠彷彿是不懂得我們在做些什麼，在牠自己心裏莫明其妙地畏縮着，所以我們便把牠放進裝着布碎的大籃子裏，讓牠獨個兒蹣縮在那兒，我們把牠的食物放在牠附近，百葉窗都下了。這房間是和暖的，時候已經是夜晚，牠有時候抖動一下，不過大部分時候牠是靜靜地蹣縮着的，把牠的奇怪的有冠毛的頭斜倚在一邊，牠不碰什麼食物，也不理睬聲音和動作，我們提議灌些白蘭地或是旁的興奮劑給牠，可是我看到那最好的辦法還是讓牠獨個兒留在這兒。

在夜裏，我們聽到牠在四處蹣蹣蹣蹣的踱着，我立刻點了一枝蠟燭起來。牠已經吃了一些食物，許多潑散在外邊，已經吃了一頓了。牠站在一張笨重的圈身椅後面，我曉得牠已是恢復過來或是在恢復健康了。

第二天，天氣晴了，雪已經凍硬，所以我決定把牠帶回到第勃爾去，牠在各式各樣

的撲擊掙扎以後順從了，給我裝在一只大魚袋裏，把牠的碎損的頭，帶了十二分的不安向外邊窺伺着；我帶了牠動身了，走到山谷裏去，傍着那條直瀉的澗水，在雪地上很快的走下去，接着再是費力的爬到那險巖的，植了許多叢幼松的山坂，走到雪光更白些的地方去，較高一些的地方，風是刺骨的吹着，約愛彷彿是一逕帶了種很大的不安，不大理解的眼睛窺伺着。到我走近第勃爾村莊的時候，牠在袋裏狂烈地抖動着，我不曉得牠是否是認識這塊地方的，當我走到那許多陋屋，牠把牠的頸脖子伸出得很長，銳利地從這邊瞧到那邊，我有一些怕牠。牠張開牠的不祥的嘴，發出了一聲高激的有力的叫聲，我停了下來，看好牠在袋裏連把我都牽得搖動的掙扎，可是我還不想就來放牠。

戈脫夫人從屋子的一頭衝了過來，她的頭帶了機警的探究神情往前面伸出了。

「是你捉了約愛的！」她嚴厲地叫，好像我是一個偷兒似的。

我把這口袋解開了，牠飛撲了出來，一味的輕撲着，好像牠現在是憎惡和雪的接觸似的，她把牠擁住了，把牠的嘴唇放在牠的嘴上，她的臉孔是紅潤的漂亮的，她的眼睛是光亮的，她的頭髮是又鬆又厚的，可也是比平時更加像巫婦了，她並不說話。

她後面跟來了一個灰白頭髮的婦人，有一個圓圓的很蒼白的臉孔和一種稍微有些仇視的樣子。

「那末，是你捉了牠來的嗎？」她嚴厲地問，我告訴她我是在前晚救了牠的。

後面慢慢地走來了一個灰白鬍鬚的，和在他的褲子上有大塊補釘的瘦弱男子。

「你重又找回來了，啊啊，」他對他的媳婦兒說，他的妻子告訴他怎樣是我找到約愛的。

「啊，」這個灰白頭髮的男人說，「這是我們的亞爾弗雷特，在你們背後把牠趕開去的，牠定是飛過了山谷，麥琪，你會再找到牠，真要謝謝你的好運氣呢，牠定是受凍了，你曉得，牠們是有一些不惜的。」他最終對我說。

「是的，」我回答，「這兒不是牠們的地方，」

「是的，這兒不是的，」戈脫先生回答，他說得很慢，很從容，很安靜，好像那低柔的垂足線，在他的聲調裏永遠沈落下去似的，他看好他的兒媳婦羞澀的，抑鬱的，蹲在那隻孔雀面前，這隻孔雀想把牠的長頸脖子，在他的膝頭上擱一會兒。不管他的灰

白的鬚鬚，和那幾莖稀疏的灰白頭髮，這個年老的男人是有一副年青而又差不多是漂亮，像少年人一般的臉孔的。他的藍色的眼睛帶了種難解的快樂樣子瞬着，他的皮膚是細緻的，柔潤的，他的鼻子優美地懸勾着，他的灰白的頭髮稍微有些蓬亂，他有一種慫慫的神情，彷彿是一個正在熱戀中的青年。

「我們得告訴他，這是找到了，」他慢慢地說，於是他回轉去叫：「亞爾弗雷特，——亞爾弗雷特！你跑到那兒去了？」

於是他再回到這夥人裏來。

「那末站起身來罷，麥琪，小姐，站起身來罷，你和這隻飛禽廝纏在一起得太久了。」

一個青年走來了，着了茶褐色的軍服和短褲，他有丹麥人的樣子，腰部是很粗的。「牠回來了，」做父親的對兒子說，「牠是給人家帶回來的，一直飛過了葛利夫洛的。」

做兒子的看好我，他有種無所顧慮的神氣，帽子歪在一邊，兩隻手塞在他的褲袋

裏，他不出聲。

「請進來坐一會，先生，」那位老太婆對我說。

「啊啊，請進來喝一杯茶或是酥曼脫，你會中意酥曼脫的，真是勞你駕送了那隻飛禽來，噲，麥琪，小姐，讓我們進屋子裏出。」

我們跑進屋子裏去了，跑進了很窄窄的，過分擠滿了傢私的居室，那兒是太舒適，太暖和了，那個兒子直跟在後面，在門口站定了，那做父親的和我談着，麥琪搬出茶杯來，做母親的重又跑進牛奶棚去了。

「麥琪，現在得再來學得快活一些了」，那個做阿翁的說——接着又對我說：「自從亞爾弗雷特回家來後，和這隻飛禽失蹤了以後，她便一逕不大快活，他是禮拜三夜裏回來的，我說亞爾弗雷特，可是，啊啊，你是曉得的，是不是，啊啊，他是禮拜三夜裏回來的——我猜想他們中間有一些小糾葛的，對不對，麥琪？」

他惡毒的把眼睛對他的兒媳睜着，她是羞紅了，嬌豔的美麗的。

「啊，不要說罷，父親，不要說下去罷。」她對他說，彷彿是阻撓的，可是她永遠

不能夠阻住他說下去。

「她今天早上大發雷霆，」做阿翁的慢慢地斷續說下去，「近兩天來她的臉色都很陰沉，啊啊，——自從禮拜三看見了你，他便一逕那末慘然不歡的？」

「父親，你好不好不要說了！你真會把一隻鐵杯子的脚都磨掉的，我真不懂得一下子你會搬出那麼許多東西來！」麥琪和善地譴責。

「我在什麼地方失掉的，我重在什麼地方找到了，你不進來坐下嗎，亞爾弗雷特？」

可是亞爾弗雷特掉轉身跑掉了。

「爲了那件事，他現在心上很不安的，」那個做父親的偷偷地告訴我，「媽媽對這件事全不曉得，全是些傻事，是不是，對於很遙遠的事情，而且永遠又不會來近一些的事情，去惹起許多煩惱，有什麼好處呢？不，一點兒都沒有用，我，就是那麼勸她的，她全不睬我，唉，你有什麼辦法呢？」

做母親的重又跑進來了，所以談話的題目也換了普通的話說，麥琪時時向我映着眼

睛，有喜色的，滿意的眼睛，在兩個男人身上移動，我向她稍微道候了一下，她彷彿是沒有聽到似的，她用種不吉的巫婦似的親切留意着我，她的黑色的頭，在她的兩個肩膀中間俯低了，謙卑而又有力量的，當她陪着她的阿翁和我在一起，她是一個孩子一般快樂的。不過在她的眉毛中間，那兒有些陰鬱的東西，彷彿是一只黑色的蛾子棲息在那兒！——同時在她的僵僵的粗大的樣子上，也有種陰鬱的神情。

她坐在火爐旁邊的一張矮凳上，靠近她的阿翁。她的頭是低垂的，她彷彿是掉在一種沉思裏，她不時的突然從沉思裏驚醒轉來，再看好了我們，笑着談着，然後她重又忘掉了，可是在她的龐雜的憂鬱的遺忘裏面，她彷彿是很接近我們的。

這扇門是一逕開好了的，那只孔雀慢慢地走了進來，安靜地闊步着，牠走近她身邊去，蹲了下來，把牠的藍色的頸頸子圍捲了。她瞟着牠，可是差不多像是看不見牠似的，這隻飛禽靜靜地坐着，彷彿是要睡去的樣子，而這個婦人又是靜靜的泥塑似的坐着，彷彿是健忘的。於是那兒重又來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

亞爾弗雷特跑進來了，他看看他的妻子，他再看看蹲伏在她身邊的那只孔雀。他兩

腳分得很開的站在門路裏，他的雙手插在他的短褲的袋裏。沒有一個人說話，他回了轉去，重又跑出去了。

我也站了起來想走，麥琪像是回復了她的知覺似的驚起了。

「你真的就要走嗎？」她問，站了起來，走近我身邊，站在我面前，把她的頭歪在一邊的看好了我，「你能不能再耽擱一會兒？我們今天都是空閒的，沒有什麼戶外工作要做了。」她笑，怪樣的露出了她的牙齒。她有一個長長的下巴。

我說我一定得走了，這只孔雀躺在她地氈上把牠的頸子伸了又縮，縮了又伸的。麥琪仍舊很近的站在我面前，這樣迫近到使我想起我的背心鈕子來。

「啊好的，」她說，「你會再來的，是不是？真的再來坐坐，」
我答應了。

「任便那一天來喝杯茶——真的，來吧！」
我答應了——在任便那一天。

當我從她面前走出去的那個時候，她對我便是一整個地拋開了——整個地像約愛拋我

似的。有了她那種奇怪的出神的習慣，她重又立刻的把我遺忘了。當我離開她的時候，我是很明白這種情形的。可是當我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她似乎和我差不多有了肉體上的接觸那麼親密。

天空重又是沉悶的，黃色的了。當我跑出來的時候，天空是沒有太陽的；雪是又青又冷，我匆忙的趕下山去，一路默想着戈脫夫人。這條路在那斜坡的陡面上打了一個彎再下去，當我踏着那厚厚的白雪上面時，我看到一個身影跨立在下邊的峻險的崖上在攔截我。這是一個兩隻手一半插在他的褲袋裏的男子，他的肩膀是寬闊的——一個犁山田的貨真價實的農夫；這當然是亞爾弗雷特，他在石垣那兒等着我。

「對不起，」當我走近那兒，他那麼說。

我在他面前停了下來，注視着他的兇惡的藍色的眼睛，他的額角上有一種奇怪的粗暴意味，他的藍色眼睛傲慢地看好了我。

「你曉得些關於一封信的事情嗎？——法文的——那是我的妻子偷拆了的——一封我的信？——」

「是的，」我回答，「她請我把這封信讀給她聽的，」他直瞪着我，他完全不曉得怎樣來發作才好。

「信裏面有些什麼？」他問。

「什麼？」我問，「你不曉得嗎？」

「她看完了便燒掉了，」他說。

「沒有給你看一下？」我問。

他稍微地點了點頭，他彷彿是在沉思他倒底應該來取那一種步驟，他想曉得這封信裏的內容：他一定要曉得的：所以他一定要來問我，顯然他的妻子是向他恫嚇過了的，同時，不用說，他又想對我這不幸的人來報一下不能明言的仇，所以他看好了我，我看好了他，大家都不講話，他不願再來重複他對我的要求，可是我祇是看好了他，在酌量着。

突然他把他的頭回了過去，俯視着山谷，然後他換做了一個馬兵的姿勢，更加信賴的看好我。

「她在我看到那件討厭東西以前，早把他燒毀了，」他說。

「唔，」我慢慢地回答，「她自己不曉得信裏說些什麼的。」

他仍舊注意地朝我看着，我自己笑了起來。

「我並沒有把信裏真的話句告訴她，」我接着說。

他突然臉紅了，他頸上的血管都漲了起來，他重又不安地推移着。

「那個比利時女郎說，在一禮拜前生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他們都預備給他題名做

亞爾弗雷特，」我告訴他。

他碰到了我的眼睛，我是在笑着，他也開始笑起來。

「祝她幸福，」他說。

「最好的幸福，」我說。

「你把這件事怎樣告訴她的？」他問。

「說這孩子是年紀大的母親生的，——就是說是你的女人的小兄弟了，而她是像你的
一個朋友似的寫給你的。」

他站在那兒微笑着，帶了一個農夫的遲緩的狡滑的惡意微笑着。

「她相信嗎？」他問。

「像她對旁的任何事情一樣。」

他不動的站在那兒微哂，然後他笑出聲來的短短笑了一陣。

「幹得妙！」他偷偷地說。

於是他重又高聲的笑了起來，顯然是感到他在和他妻的爭鬪裏，他是贏了很大的一着。

「對那另一個女人到底怎樣？」我問。

「誰？」

「愛麗絲。」

「啊，」——他不安地把脚更換着，——「她是很好的——」

「你要回到她那兒去。」我說。

他看好了我，於是把他的嘴做了一個鬼臉。

「我可不幹，」他說，「這是背了你做的一種欺詐。」

「你不想那個親愛的小孩子是一個小亞爾弗雷特嗎？」

「這個或許是的，」他說。

「祇是或許？」

「是的——」磅乳酪裏是有數不盡的小蟲的，」他喧嘩地可是不安地大笑起來。

「她是怎樣寫的？」他問。

我開始照我所能記憶的來複述這封信裏的字句：

「*Mon cher Alfred-Figure-toi comme je suis desolee*——」

他帶了些慌亂的神情聽着，當我背完了我所能記得的一切後，他說：

「她們很曉得怎樣來寫一封信逗你的，那許多比利時的姑娘們。」

「是實驗吧，」我說

「她們是有許多經驗的。」

沈默了一會。

「啊，真的，」他說「無論何如，我自己從沒有收到過這封信。」

在陽光裏，風從雪地上吹來，是輕微却又冷冽的，我在鼻子裏哼着，預備走開了。

「那末她什麼都不知道？」他接着問，把他的頭向第勃爾那方面的山上歪了一歪。

「要是她真的把這封信已經燒掉的話——除掉我告訴她的以外，她什麼都不知道。」

「我想她是已經燒燬了的，」他說，「爲了憎恨，她是一個小怪物，她是個小精靈鬼，可是我要把這封信從她那兒騙出來。」他的下巴是頑強和執拗的，於是他突然用種新的語調轉向我說：

「爲什麼？」他說，「爲什麼你不扭斷那只鳥——那只孔雀的頸頸子——那只鳥，約愛？」

「什麼？」我說，「爲什麼呢？」

「我憎惡那只畜生，」他說，「我對牠開了一槍的，——」

我笑起來，他站在那兒沉思着，

「可憐的小愛麗莎」他喃喃的說。

「她生得嬌小—— Petite？」我問，他仰起了他的頭。

「不，」他說「很高的。」

「我猜想要比你的夫人再高些。」

他重又注視着我的眼睛，於是他重又放開了喉嚨大笑一陣，這把那沉靜的雪的荒寂的山谷，重又回響着。

「老天爺，這是個有效打擊！」他說，完全開心了。他把一只脚伸出些，安適的站着，把手插在他的褲袋裏，他的頭仰後一些，一個男人的一個漂亮的姿態。

「不過我是要去打死那只可惡的約愛的——」他沉吟着，我放開了喉嚨笑下山去。

騎馬而去的婦人

(一)

這件婚姻，她想，要算是所有婚姻裏的一件冒險舉動了。這並不完全因為那個男人本身對她是奇怪的。他是一個矮小的，強壯的，盛容的漢子，比她自己大二十歲，有一對櫻色的眼睛，和一頭灰色的頭髮。在許多年以前，當他還是個小孩子，他便是一個流浪兒的從荷蘭跑到美國來了。然後是從西邊的金礦趕到南邊的墨西哥。現在是少有些錢，在瑪德雷的荒山裏有了幾座銀礦了；顯然的，那冒險事業，寧可說是在他的環境裏而不是在他身上的。不管那兒有許多意外的災禍存在着，他仍舊是一座小小的精力發電機，而且他已經成功的東西，都是他獨自化精力成功的。在這兒，是不能詳細說明人性的殘屑的一種的。

當她確實地看到他已經成功的東西時，她的心萎縮了。四週是高大的綠色的，連縣不斷的山峯，在這沒有生命的荒寂中間，又完全是從銀礦裏挖出來的乾了的泥土的尖峯的淡紅色大泥墩。在機房陰影下面，是一所圍了圍牆的，乾磚砌成的平房，圍也包括在裏面，在房子的進深的內部的陽台邊上，還牽滿了熱帶的爬壁虎草。當你從這圍住的種着花草的庭院仰起頭看時，你就會見到淡紅色的高大的銀礦裏的泥土殘餘物的尖峯，矗立在上邊天空的蒸溜的機械。再也沒有旁的了。

當然，那兩扇木製的大門，是時常開着的。所以她可以站到門外去，站在那廣大的空闊的世界裏。她可以看到那許多高大的，空虛的樹木遮蓋了的山峯，一個堆疊着別一個，從不可知的地方縣延而來，又綿延到不可知的地方去。這許多山峯在秋天是綠色的。旁的地方都呈着淡紅色，頑固的枯燥，空虛。

她的丈夫會給她坐在他的破舊的福特汽車裏，帶她到叢山中間被人們遺忘了的，像死去的，三倍死去的，小小的西班牙的市鎮。她第一次去的時候，她看到的是大的，太陽晒乾得枯淡的教堂，死灰色的大門，在絕望的，被遮覆的市集那兒，她還看見一條死

狗躺在肉攤頭和蔬菜攤頭中間，直僵僵的像是要永遠躺在那兒似的，沒有一個人會想到把牠摔開去。死寂中的死寂啊！

每個人都是軟弱地談論着銀子，無力地顯示一些礦苗，可是銀子的銷路是停滯的，大戰來了又去了，銀子是一種停滯的賣買。她丈夫的銀礦是停工了。可是她和他仍舊在工廠下邊的這所磚房裏住下去，住在那許多對她從沒怎樣覺到美麗的花朵中間。

她有兩個孩子，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她的最大的孩子，那個男孩子，在她從服從的驚異的昏沉裏醒來時，他已將近十歲左右了。她現在三十三歲，是一個大藍眼珠的，病得疲困的婦人，現在開始發胖起來了。她的矮小的，堅韌的，強壯的，蹙容的，櫻色眼珠的丈夫是五十三歲，是一個像鉄絲一般堅韌和執拗的漢子，仍舊充滿了精力，可是給市場上的銀價的停滯，和從他妻子那方面的某種奇怪的不能親近而弄得呆笨了。

他是一個有主義的人，是一個好丈夫。在某種意義上，他是溺愛她的。他從來沒有能夠十分克服對她的眩目的愛戀。不過主要的，她仍舊是一個獨身者。在他十歲的時侯，他便給遺棄在世界上了，一個小的獨身者。當他結婚的時候，他已是四十多歲了，

並且有足夠的錢來結婚。不過他的資本，全是一個獨身者的資本。是他自己的工廠的指揮人，這件婚姻是他的工廠的最後的也是最親密的小片。

他崇拜他的妻子到極點，他驕羨她的身體，她的一切的特點。她對他永遠像他最初所曉得的，從柏克立來的加尼福尼亞省女郎，像是所有的阿刺伯酋長一樣，他把她監護在這濟華花的深山裏。他對她是像對他的銀礦一般地感到驕傲的。這是說，都是一類的。到了三十三歲，除掉在身體的部分，她真的還完全是一個從柏克立來的女郎。她的意識的發育，是奇怪地給她的結婚停止了，並且完全地阻止了。她的丈夫，不論是在心靈上或是肉體上，對她是從沒變得現實的。不管他近來對她的那種熱情，在肉體上，他對她永遠是不算什麼的。祇有在道德上他能夠管理她，打倒她，把她放在一種不能征服的屈服裏邊。

所以年月就是這樣過去了的，在這磚石的房子裏面，在這頭上圍滿了銀礦機廠的滿是陽光的庭院裏面。她的丈夫是永遠不會靜下來的。當銀子的賣買停滯了，他便在廿多英里外的下邊的山岡，建築了一個農場，養了許多純種的豬，極好的動物。全時他又憎

恨這許多豬。他是一個理想家的挑剔的棄兒。他實在是憎恨生活的物質方面的，他就是愛工作，工作，工作，和做些東西。他的結婚，他的子女，是他所做的某種東西，他的業務的一部分，不過這次是用一種情感的進款罷了。

慢慢的神經開始出毛病了：她必須外邊去，她必須到外邊去。所以他把她帶到厄爾·帕索去住了三個月。這至少算是在美國的了。

不過他是仍舊壓住她的。三個月完結了：她重又跑了回來，什麼都沒有異樣，住在這許多永世綠色的或是狹尾船的櫻色的深山中間的她的磚石屋子裏，空虛得像祇有沒見到的東西會這般空虛，她教她的孩子們讀書，她管理她的幾個墨西哥的僕僮。有時候她的丈夫帶了西班牙的，墨西哥的，或是難得見到的白人的客人來。

他是真的喜歡會有白人來住在這塊地方的。可是當他們到了這兒的時候，他連一刻兒的安寧都沒有了。他的妻子彷彿是他的礦裏某種特別的祕密的礦牀似的，除掉他自己以外，沒有一個人是應該知道的。她是被那許多時時去做他客人的年青工程師顛倒了。他亦是給他們像一個真的紳士那麼崇拜着。不過他是個娶了妻子的頑固的開礦者，要是

有一個男子看好了他的妻子，他便會覺到彷彿他的礦是給掠奪了；他的礦的祕密給搗開了。

這是那許多年青人之一，把這個念頭裝進她的腦袋裏去的，他們全站在這天井的木製的大門外邊，看好了更外邊的世界。那時候是九月，那永世的，不動的山峯，在雨後全是綠色的了。除掉那荒廢的銀礦，荒廢的工廠，和一小堆荒廢過半的礦工住宅以外，在那兒，任何東西的形跡都沒有。

「我真奇怪，」這個年青人說，「在那許多沒變化的大山後面，還會有些什麼呢？」
「更多的山，」李德門說，「要是你往那個方向走去，便是索諾拉和海岸。這個方向是沙漠——你從那兒走來——另一條路，便全是叢山疊嶺了，」

「是的，不過在這許多山峯中間，倒底有些什麼東西生活着呢？一定的，那兒會有些古怪的東西的罷？看來這和地球上任何地方，是如此的不相像啊：這倒像是在月亮上面呢。」

「要是你想打獵的話，那兒是有許多野味的。還有印第安人，要是你喜歡叫他們是

古怪的話。」

「是野蠻的印第安人？」

「十分野蠻。」

「不過是沒有敵意的？」

「這全要看了。他們有幾個是十分野蠻的，他們不讓任何人靠近。他們殺死所能看到的牧師。要是一塊地方連牧師都去不成功，就沒有一個人去得成功了。」

「那末政府怎麼辦呢？」

「他們離開每處地方都是那末遠遠的，政府也祇有讓他們去了。並且他們也是狡猾的；要是他們想到那兒將要發生麻煩了，他們便差一個代表到濟華花去，作一個正式的屈伏。政府也就很高興這樣把事件了結掉了。」

「他們有自己野蠻的習慣和宗教，他們還過活得十分野蠻嗎？」

「啊，當然。他們除掉弓和箭以外，什麼東西都不用。我曾在潑拉柴鎮上看見過他們。帶了繞着花朵的有趣的帽子，一只手挾了一張弓，即使是在寒冷的氣候，他們身上

除掉一件短褂以外，可以說是赤裸了的，——他們用他們野人的赤腳闊步着。」

「不過要是能夠跑進他們的秘密的村莊裏去，你不想這是值得驚嘆的嗎？」

「不。那兒會有些什麼值得驚奇呢？野蠻人就是野蠻人，所有野蠻人的舉動，多少是相像的：自然是下賤的，醜陋的，不衛生的，幹一些狡滑的詭計，和掙扎來塞飽肚皮而已。」

「不過一定的，他們是有古老的，古老的宗教和宗教劇的——這一定是值得驚嘆的，這一定的。」

「我懂宗教劇——嗷叫的和未開化的練習，多少是不能寓目和入耳的。不，我對於這一類撈什子，我是完全看不到有什麼會值得驚奇的。當你在倫敦，巴黎或是紐約住了以後，我奇怪你還會——」

「啊，住在倫敦的每一個人，或是在巴黎的，或是在紐約的。——這個年青人說，彷彿這是一個辯論似的。」

這個對於不易知道的印第安人奇怪的模糊的熱情，在這個婦人的心裏有了個充分的

回響。她是給一個比一個年輕女郎的更不實在的愚蠢的浪漫思想克服了。她覺到這是她的定命，她要到這許多住在深山裏的，沒有歲月的，神祕的，奇怪的印第安人的祕密的出沒地方去漂泊。

她保持住她的祕密。這個年青人離開了，她的丈夫，爲了商業上的事務，已經和他一起到托累溫去了；他們要在那兒耽擱好幾天。可是在他們離別以前，她又教她的丈夫談些印第安人的事：關於這個游牧部落，他們像那味佳人民一樣，依舊是自由地在四處漂泊的；還有索諾拉的野骨人；和濟華花省裏的各處山谷裏的各種部落。

那兒聽說有一個部落，濟兒契人，住在南邊的一座高峻的山谷裏，他們是一切印第安人裏面最神聖的一個部落。蒙德蘇瑪的子孫和古老的阿台克或是圖騰那皇帝的子孫是仍舊在他們中間活着的，年老的教士，仍舊保持了那種上古的宗教，把人當作犧牲的去祭貢。有幾個科學家會到過濟兒契，他們回來的時候，都是給飢餓和十分的窮困弄得又是憔悴又是疲乏了，帶回了各種稀奇古怪的野蠻的崇拜的物品，不過在這許多野蠻人的飢饉的頑固的鄉村裏面，並沒看到什麼異乎尋常的東西。

李德門雖則是這般隨便的談着，不過顯然的，他對於這古老的神祕的野蠻人的思想，是多少感受到一些普通的興奮的。

「他們離開此地有多遠？」她問。

「啊，——騎在馬上要走三天——要經過寇乞梯和那邊上面的一片小湖。」

她的丈夫和那個年青人離開了，這個婦人便做起她的瘋狂的計劃來了。在近來，因為她要打破她生活的單調，她逼迫她的丈夫讓她有時騎了馬，和他一起出去。她從沒有被允許獨自跑出去的，那座鄉村真的是不安靜的，沒有法律的，不開化的。

不過她自己有馬。她還夢想她到了這深山裏，會她像她少女時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山裏一樣地自由。

她的九歲大的女兒，現在住在五里路外的，小小的，一半荒蕪的，西班牙的礦鏡上的一所小修道院裏。

「曼紐兒」這個婦人對她的僕婦說。「我就要騎馬到修道院看瑪格麗旦去，帶一些東西給她。或者我要在修道院過夜也說不定。你給我當心弗利台，並且好好地照顧一

切，直到我回來。」

「要我騎了主人的馬伴你去呢，還是強伴你去？」僕人問。

「誰都不要。我預備獨自去。」

這個年青的僕人抗議的注視着她的眼睛。這個婦人要獨自騎馬出去，是絕對地不能的！

「我要獨自去，」這個大的，樣子沈靜的，容顏潔白的女人，用種特別的威壓的加重語氣重複着。這個僕人靜默地不樂地屈服了。

「媽媽，你爲什麼要獨個兒去呢？」當她裝載着食物的包裹的時候，她的兒子這樣問。

「難道我永遠不能獨個兒嗎？我一生裏連一刻都不能嗎？」她叫，內在的精力突的爆發了。這個孩子，像那個僕人一樣，靜靜的躲開了。

她絲毫沒有不安的出發了，騎在她的壯健的鞏毛色的馬上，着了一身粗布的騎裝，在她的布袴上圍上了一條騎馬的短裙，在她的白罩衫上打了個猩紅的領結，頭上戴了頂

黑色的氈帽。她把食物放在她的鞍囊裏面，用一只軍隊裏用的飲食箱裝了水，把一條大的本地毛氈捆紮了放在鞍後。窺探了路程一下，她便從她的家裏出發了。曼紐兒和這個男孩子立在門口，看好她走了，她連回頭向他們揮手作別都沒有。

當她騎了一英里模樣，她便捨棄了荒蕪的大路，轉到右邊的通到另一個山谷的一條小徑上去，爬過陡峭的地方，經過許多大的樹林，再穿過另一個荒涼的礦區。這時是在九月裏，那前時曾灌注在現在廢棄了的礦穴的水，在小溪裏自由地流着。她從馬上下來喝一些水，讓馬也喝一些。

她看到土人從樹林裏穿了過來，跑到斜坡上去。他們已經看見她，並且嚴密地窺伺着她，她也注視着她們。這三個土人，兩個婦人和一個青年，故意在繞一條遠路，這樣可以不太接近她。她不管她們，騎上馬，她重又向這寂寞的山谷上邊前進，離開銀礦，離開礦的任何痕跡。那兒還有一條崎嶇的小路，這是築在許多大石和散亂的小石上面，通到那邊的山谷裏去的。這條小路，她曾經和她的丈夫走過，走完了這條路，她曉得她一定要向南走了。

雖則這是一個可怕的鄉村，那靜寂的，彷彿是最危險的山坡，那樹林裏的時時冷淡的，猜疑的，躲閃的土人，那有時在遠處翱翔着的吃腐肉的大鳥，活像大蒼蠅似的，在什麼腐肉上，或是什麼農場的屋上，或是一簇茅屋上盤旋着。奇怪的是她並不害怕。

當她一路爬上去的時候，這許多樹林退縮了，這條羊腸小徑直蜿蜒到一叢有刺的灌木林那裏，這片灌木林上面是給藍色的牽牛花和一種稍微淡紅的攀藤花蔓延着。再過去，這許多花是消失了，她走近松林了。

她爬上山巔了，可是在她前面，是另一個死寂的，空虛的，遮滿了綠色的山谷。時間已是正午以後了。她的馬跑到一只盛水的水桶那兒去，所以她也從馬上下來吃她的午餐。她默默地坐着，看好了毫沒動靜的，沒有生命的山谷，看好了南邊的尖峯的山嶺，比岩石和松林都高的山峯。她在晝熱裏休息了兩個鐘點，讓這只馬在她身邊嚼着青草。

奇怪的是她既不恐懼又不怕寂靜。真的，那寂靜像是給一個口渴死了的人的一杯凉水。並且還有一種奇怪的驕傲，在她心裏支持着她。

她往前跋涉着，夜裏，她便在一個山谷裏，傍着一條溪水的叢林深處裏過夜。她已經看到了家畜，已經跨過了幾條小徑。離開這兒不遠，一定是片農場了。她聽到，一只山獅的奇怪的慟哭似的吼聲，然後是許多只狗的狂吠。不過她是坐在一塊祕密的凹窪的地方的，傍着她的小堆營火坐着，她是真的不害怕的。她是給心裏這個奇怪的不時沸騰的驕傲而支持住了。

在破曉以前，氣候是十分寒冷的。她把毛氈裹住了身子，躺在地上看着天空的晨星，聽她的馬抖顫着，她覺得她像是一個死掉的女人了。她不能確定，在這個夜晚，她有沒聽到在她自己中心那兒，有一個大的破裂聲音，這是她自己死亡的破裂聲音。要不是這個，那便是在地球中心那兒有一個大的破裂聲音，這是某種大而神祕的東西。

曉光剛才吐露她便起身了，給寒冷凍麻了，她燃起了一堆火。她匆忙地吃了些東西，再喂一些蓖麻餅給她的馬吃，便重又出發了。她避免撞見任何人，——自從她什麼人都沒碰到，這顯然是別人也避忌她了，她最後看到寇乞梯這個村莊了，黑的屋子，紅的屋脊，是一個沉悶的憂鬱的小村落，就在另一個死寂的，廢棄了多時的礦山下邊。再

過去，是一道長的高大的山嶺，爬了起來。淺淡的綠色襯着更深綠的，更參差的松林。松林上邊伸展着那纏着天空的赤裸的岩石，岩石上已給白雪劃出了條紋和斑痕了。再上去，新雪又在開始下落了。

現在當她多少是接近她的目的地的時候，她開始模糊的沒有勇氣的走着了。她走過黃楊林中間的小湖，黃楊的白色枝幹，又圓又柔軟的，像是什麼女人的白色手臂。這是多麼一塊可愛的地方啊！要是這在加利福尼亞州，她會已經愛上這兒了。不過在這兒，她雖則看到這兒是可愛的，可是她並不關心了。她是厭倦了，並且在露天裏住了兩晚，簡直對今晚還要在露天裏過夜有些恐懼。她不明白她要到什麼地方去，爲什麼到那兒去。她的馬垂頭喪氣的艱難的走着，順着一條多石的小路，向着那廣大的，面目可憎的山坡走去。要是那時她自己還有任何意志力的話，她會回到那個鄉村，讓村上人護送到她的丈夫家裏那兒去的。

可是她自己是沒有意志力了，她的馬涉過一條小河，再走上一個遮滿了廣闊的黃色的白楊樹林的山谷。她一定是爬到海拔九千尺以上的高度，她的頭給高度和疲勞而弄得

昏眩。在白楊樹林以外，她能夠看見的，在每一邊，是把她圍繞在裏邊的山坡的峻削的邊緣給另一種活像羽毛似的楊柳所重疊着，再向上去，便是萌芽的尖端的虎尾縱和松樹了。她的馬自動地爬上山去，在這個狹窄的山谷中間，是這條狹窄的小徑上面，除掉向前，爬上去，再也沒有旁的去處了。

她的馬突然跳躍起來，在她前面的小路上，有三個着了深色的毛布的土人。

“Adios!”前面來了這個道地的，遏抑的印第安人聲音的致敬語。

“Adios.”她用大膽的，美國婦人的聲音回答。

「你上那兒去？」用西班牙話說安靜的問。

這幾個穿着黑色寬袍的印第安人，已經走得近一些，仰看着她。

「前面去，」她冷冷地回答，用她的生硬的撒克遜的西班牙話說。

他們對她祇是土人而已：穿着黑色寬袍，戴着草帽的，黑臉的強壯的男子。他們會和給她的丈夫工作着的土人，絲毫沒有異樣的，奇怪地，除掉那披垂他們肩上的黑色的長頭髮。她帶了某種的嫌惡看好了這黑色的長頭髮。這許多一定是她跑來看的野蠻的印

第安人了。

「你打那兒來的？」還是那個人問。永遠是那個人講話。他是年青的，用他的大而黑色的發亮眼睛瞟着她。在他的黑色的面頰上，有一抹黑色的柔軟的鬚鬚和一小撮鬚子，下巴上掛着散亂的頭髮。他的黑色長髮，充滿了生氣的，毫沒約束的散垂在他的肩上，他雖則是那麼污黑，他並不像近來曾經洗過臉的。

他的兩個同伴和他完全一樣，不過那兩個年紀大一些的是有威勢的，靜默的。一個有一抹薄薄黑色的鬚鬚，不過是沒有鬚鬚的。另一個有一副光滑的面頰，一些稀少的黑色頭髮和鬚鬚，把他的下巴的輪廓完全襯托了出來，這是印第安人的特徵。

「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她回答，是個一半談諧的遁辭。

對方默默地不響。

「你住在什麼地方？」那個年青人，仍舊用這種安靜的固執問着。

「在北邊，」她活潑地回答。

重又是一陣靜默。那個年青人，用印第安話輕輕地和他的兩個同伴談着。

「你跑到這兒來，想到那兒去？」他突然問，帶了挑戰和權威的樣子；簡單的指着這條小路。

「到濟兒契的印第安人那兒去，」這個女人簡潔的回答。

這個年輕人看好她。他的眼睛是黑色的，靈活的，非人類的。在這純淨的暮色裏面，他看到她頗大的，平靜的，白淨皮膚的臉上，有一種確信的淡淡的微笑；她的大大的藍色眼睛下面的藍色痕跡；並且當她俯視他的時候，她的眼睛裏有種一半孩氣的，一半是巨大的對她自己女性權力的確信。不過在她的眼睛裏，也有一種奇怪的恍惚的樣子。

「Used as I am，你是一個太太嗎？」那個印第安人問她。

「是的，我是一個太太，」她面有喜色的回答。

「還有一個家庭？」

「有一個丈夫，和兩個孩子，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她說。

那個印第安人用種低低的咯咯的聲音，轉譯給他的同伴聽，那聲音就像是潛伏的水流潺湲着似的。顯然地他們是不知所措起來了。

「你的丈夫在那兒？」 個年青人問。

「誰知道？」她活潑地回答。「他爲了生意，要離開家一禮拜呢。」

那幾只黑眼珠銳利地看好她。她呢，帶了所有的疲倦，爲了她自己冒險的驕傲，她的女性的確信，和她身上的瘋狂的魔力而無力地微笑着。

「你想幹什麼？」那個印第安人問。

「我想去拜訪濟兒契的印第安人——去看看他們的屋子，和認識一下他們的上帝，」她回答。

那個年青立刻回轉頭去，把話轉譯了，那兒立刻是一陣驚惶的靜默。那兩個嚴肅的年紀大一些的土人，從他們的有飾物的草帽下面，用種奇怪的眼光，從眼角裏不時的瞟着她。他們用從胸膛裏發出來似的低沉聲音，和這年輕人說了些話。

年青人仍舊躊躇着。然後他回轉來對這個婦人說。

「好的！」他說，「讓我們去罷。不過我們是非到明天不能到達的。我們今夜要搭個篷帳露宿的。」

「好的！」她說，「我能夠搭個蓬帳的。」

他們立刻很快的向這多石的小路出發了。那個年青的印第安人在她的馬頭旁邊跑着，其餘兩個在馬後跑着。他們裏面的一個握了一根滾粗的木棍，不時的在她的馬屁股上，給牠一下很響的鞭打，催促牠向前。鞭打使這隻馬跳了過來，把她擲到馬鞍裏去。她雖則已是那麼疲倦，可是這使她憤怒起來了。

「不要鞭！」她叫，憤怒地回轉頭去看了那個漢子。她碰到了他的又大又黑的發光的眼睛，她的勇氣是真的第一次氣沮了。這個漢子的眼睛，由她看來，不像是人類的，它們並沒有看到她是一個美麗的白種女人。他用種黑色的，光亮的，非人類的目光看好她了，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出什麼女人的東西來。彷彿她祇是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東西」，對他是不能了解的，而又是敵視的。她驚愕的坐在她的馬鞍上，重又覺得她彷彿已經是死了。他重又鞭打着她的馬，使她在馬鞍上劇烈地跳躍着。

那個被損害了的白種婦人所有的狂怒都起來了。她把她的馬勒住了，用發火的眼光看着她轡頭旁邊的男子。

「告訴那個傢伙，再也不要碰我的馬，」她喊。

她看到了那個年青人的眼睛，在它們光亮的黑色的不可測裏面，她看到一點像是蛇眼裏面的嘲弄的敏銳的火星。他用低低的印第安語告訴馬後的同伴，握了木棍的悶了頭聽着。然後對馬給了一聲奇怪的低沉的呼喝，他重又在馬後邊鞭打了一下，這隻馬癡癡地往這多石的小徑上向前跳去，踢起了許多石子，把這疲乏的婦人拋到她坐墊上去。

憤怒像是一陣瘋狂直飛進她的眼裏去，她憤怒得連面頰全失色了。她瘋狂地勒住她的馬。可是在她能夠回轉馬頭以前，那個年青人已經在馬的咽喉下邊捉住了馬繮頭，牽住它向前，帶着馬在前面飛快地跑着了。

這個女人什麼辦法都沒有。在她的憤怒的極點上，那兒帶了一些狂喜的顫慄。她曉得她是完了。

太陽在落山了，一大片黃色的霞光泛濫着最後的光線到楊樹上去，燦然的炫耀着松樹的枝幹。松針帶了暗色的光彩聳立着，那許多岩石是發射着非人間世的妖艷。在這燦爛的光輝裏面，在她馬前的那個印第安人毫不疲乏的跑着，他的暗色的氈袍擺動着，他

這雙赤精的脚，在這富於魔力的光線裏面，發出一種奇怪的神化的紅色，他的那頂裝飾着野花和羽毛的稍微有些好笑的草帽，在他的黑色的長頭髮的溪流上面華麗的發光着。他不時的會對馬發出一聲低低的呼喚，然後那個在馬後的另一個印第安人，用木棍給這畜生抽了一下。

那奇異的光彩從山上褪開了，地上開始黑暗了，一陣冷空氣吹了過來。在天空，一輪殘月和西邊的殘霞掙扎着。峻削的岩石斜坡投擲下巨大的陰影。澗水在喧嚷着。那個女人祇能夠感覺到她的疲乏，她的不能言說的疲乏，和從高處來的冷風。她並沒有覺到怎樣月光代替了日光。她是給疲倦弄得毫沒知覺的旅行着。

有好幾個鐘點他們在月光下走着。然後他們突然停下來了。這幾個男子低低地談了一回。

「我們在這兒過夜，」那個年青人說。

她等他來攙她下馬。可是他祇是站着握住了她的馬韁頭。她是如此的疲乏，她幾乎從馬上直摔了下來。

他們揀了一處還有些太陽的殘餘溫暖的岩石脚下。一個去折了些松樹的枝幹，另一個靠着岩石豎起了松枝的屏帳，來做過夜的住宿地方，再鋪些密兒拉屬的松枝做牀。還有一個土人在生堆小火，來烘熱沒發酵過的薄餅，他們都是靜靜地在工作着。

那個女人喝了一些水，她不想吃什麼東西——她祇是想躺下來。

「我睡在什麼地方？」她問。

那個年青人指一個住宿地方給她。她爬了進去，沒氣力的躺了下來。她是如此的疲倦，疲倦到無可形容，她再也不管她會碰到些什麼了，從那許多樅樹的小枝隙裏，她可以看到那三個土人圍好了火蹲踞着，在咀嚼着他們從灰裏用汚黑手指抓出來的薄餅，喝着裝在一個葫蘆裏的水。他們用種低低的喃喃的聲調談着，夾着漫長的沉默的間歇時間。她的馬鞍和鞍囊，就放在火堆不遠的地方，沒有打開，也沒有人去碰它們。這幾個土人對她和她的所有物並不發生興趣。他們頭上戴了帽子的蹲踞在地上，咀嚼着，機械地咀嚼着，像野獸一樣，他們暗色寬袍的邊緣，前面後面全拖在地上。那強壯的黑色的裸腿，像一只野獸的腿那樣的蹲踞着，露出那醜陋的白襯衣，和裏邊唯一的衣服，腰

圍布那種東西，他們對她的注意，祇不過像是他們從打獵上帶回家去的一塊鹿肉。現在暫時是掛在一個隱匿的地方罷了。

不多久以後，他們便仔細地把火息滅了，爬進他們自己住宿的地方去了。從樹枝屏帳的罅隙中間，常那許多黑色的身影在月光下靜靜地走過時，她會有好一會恐懼和不安的震顫。他們現在會來襲擊他嗎？

可是，不！他們彷彿是她忘掉了。她的馬給縛起了，她可以聽到牠在疲倦地跳躍着。一切都是靜靜的，山裏的靜寂，寒冷，像是死掉似的，她在一種寒冷和疲乏的麻木的半意識中間，睡了又醒了，醒了又睡着了，是一個漫長的，漫長的夜晚，冰冷的和不變的，她覺得她已是死了。

(11)

可是當那兒有一些攪動，和一陣打火石和鐵片的相擊聲，和一個男人的身影，像是一只狗蹲着嚼一塊骨頭似的，蹲在一堆紅色的初生火苗旁邊時，她曉得這是早晨到了，她覺得夜過去得彷彿是太快了。

當火生得旺盛了，她從過宿的地方爬了出來，祇有一個真的願望：喝些咖啡，這幾個土人在烘熱更多的薄餅。

「我們可以煮些咖啡喝嗎？」她問。

那個年青的人看好了她，她看到他眼裏的同樣的嘲弄的微光，他搖了搖頭。

「我們不喝這個，」他說，「沒有時間了。」

那兩個年長一些的，躊躇着，從這怕人的蒼白曉光裏，仰起頭來看住她。在他們的眼睛裏是連嘲弄的意味都沒有的。他們是不能親近的。他們完全看不出她是一個女人來。彷彿她不是一個女人似的。或許是，彷彿就是她的白皮膚，把她的所有的女人氣味弄掉了，使她祇像一只什麼巨大的白色的雌螞蟻。這就是他們所能看到她的一切。

在太陽出土以前，她重又是騎在馬上了，他們在這冰冷的空氣裏，險峻地爬着。太陽來了，在這沒有草木的地方，完全暴露在這眩目的日光裏，她不久就覺得很熱了。她覺得他們正在爬到世界的屋脊上去似的。上邊，反襯着天空的全是雪的痕跡。

走了一早晨，他們已經走到馬匹再也不能前進的地方了。他們在一大塊傾斜的活動

的岩石前休息了一會，這塊岩石彷彿是什麼大地上野獸的光滑的乳房似的。他們得跨過這塊岩石，沿着一條動搖的裂縫走去。她覺得她沿着這全是岩石山嶺的傾斜面，從這條裂縫到那裂縫，用手和膝頭，在痛苦中直蛇行了好幾個鐘點。在她前面的一個印第安人，和在她後面的一個印第安人，穿了用皮帶編成的草鞋，都是慢慢地站直了走着。

她時時在心裏奇怪的，是她爲什麼要堅持着在這許多塊里多路長的岩石攀着爬着。她爲什麼不讓自己擲下去，死了！世界就在她脚下啊。

當他們最後攀上一塊多石的傾斜面時，她回轉來看了一下，她看到那三個印第安人背着她的馬鞍和她的鞍囊，所有的東西全掛在纏在前額的一條帶子上。他把他的帽子捏在他的手裏，一邊用印第安人的遲緩的、輕鬆的、矯健的脚步，慢慢地跋涉着，在岩石的裂縫中間毫不搖頭的走着，彷彿沿着一具山嶺的掘進台的出發線走着似的。

這多石的斜坡面直通到下邊去。這幾個印第安人彷彿是變得興奮起來了。一個土人用種勻整的跑步在前面跑去，轉過岩石的彎曲部不見了。這條路是彎彎曲曲的往下去的，直到最後，他們在這中午太陽的熾受的烈焰裏，他們可以看到腳下有一個村莊，就

在岩石的牆壁中間，像是嵌在深山中間的一個又大又闊的裂縫裏似的。一片綠色的山谷，有一條河，有許多樹，和一堆一堆的低矮的發光的平房。那是全都細小的，完全的，在三千尺以下。就是那跨在溪流上的平橋，屋宇圍繞住的廣場，廣場對面盡頭處堆積着的大一些的建築物，高大的白楊樹，牧場和滿眼都是的黃色枯萎的玉蜀黍，遠處的櫻色的綿羊和山羊的斑點，在斜坡上，那傍着溪流的圍以橫木的地方，都可以清楚地看見。這個村莊在那兒，全都是細小而完全的，看上去是不可思議的，就像是從山上看下一每一塊地方都會是不可思議的一樣。那不尋常的東西是低矮的房屋閃着白光，粉刷得雪白的，活像是鹽或是銀子的結晶一樣。這使她害怕起來。

他們順着喧啾的流下去的山澗，開始從山峽的頂端，走着這條漫長的彎曲的下山路程。起初路上全是岩石；然後是松樹開始了，不久便是那銀色臂膊的另一種楊柳。秋天的花，大朵的粉紅的雛菊似的花朵，和白色的花朵，許多黃色的花朵，浪費似的四處開着。她是如此的疲乏。她一定要坐下來休息的了，她模糊地看好了那許多花朵，像是翻翔着的蒼白陰影，像是一個死了的人一定要看它們似的。

最後在另一種楊柳和松樹錯雜的中間，來了草地和牧場的斜坡地。一個牧羊的，除掉他的帽子和棉布的腰圍以外，全身精裸的浴在陽光裏，在驅趕他的棕色羊子走開。在一叢小林裏，她和那個年青的印第安人坐了等着，那個背着馬鞍的已經走到前面去了。

他們聽到一陣什麼人走來的聲響。這是三個土人，着了紅色的，橘色的，黃色的和黑色的綺麗的寬袍，戴了美麗的羽毛的頭巾。年紀最大的把他的灰白頭髮用皮編結了，他的紅色和橙黃的寬袍，用種奇怪的黑色的邊緣，像是一塊豹皮的東西鑲滾着。另外兩個頭髮不是灰白的，不過他們年齡也是很大了。他們的寬袍是有條紋的，他們的頭巾也沒有那麼美麗。

這個年青的印第安人，用幾句平靜的話句，向那幾個年老的人說明。他們祇是聽着，不回答，也不看他和這個女人，把頭轉開了，眼睛俯視着地上，祇是傾聽着。最後他們把頭回了轉來，看好這個女人。

那個年老的酋長，或是藥師，不管他是什麼，有一副滿是深的皺紋的暗銅色的臉孔，和嘴邊一些稀疏的灰白鬍鬚。兩條長的灰色頭髮的髮辮，用皮和顏色羽毛編成的髮

辦，分垂在他的肩上。不過，有重大關係的祇是他的眼睛。它們是黑色的，有種異乎尋常的銳利的力量，在它們狂暴的大膽的權力裏，沒有一絲憂懼的煩悶。他用一種長時間的銳利的眼光，看好了這個女人的眼睛，看她是否曉得些什麼。她聚集了她所有的力量，來看住他的眼睛做着防禦。可是這沒什麼用。他看好她並不像一個人類看着另一個一樣。他永遠沒有覺到她的抵抗或是她的抵抗，他祇是看好他們兩個，和凝視着她所不曉得的東西而已。

她可以看到，要希望和這個老年人有任何人類的交換意見是沒有希望的了。

他回轉去對這個年青的印第安人說了幾個字。

「他問你到這兒來找些什麼？」這個年青人用西班牙語說。

「我？沒有什麼！我祇是跑來看看這兒是什麼樣子罷了。」

這幾句話重又轉譯了，那個老年人又把他的眼睛看好了她。於是他又用種低沉的喃喃的聲調，對這年輕的印第安人說。

「他說，她為什麼離開她的白人的家庭？她是想把白人的上帝帶到這兒濟而契來

嗎？」

「不是，」她蠻勇地回答「我自己是離開白人的上帝而來的。我跑來找尋濟而契的上帝的。」

當這幾句轉譯了的時候，有好一會是嚴肅的沉默。然後是那個老人重又說話了，用種微弱的幾乎是疲乏的聲音。

「這個白種女人，是爲了她對自己的上帝厭倦了，才跑來找尋濟而契的上帝嗎？」這樣問着。

「是的，她是這樣的。她對白人的上帝已經是厭倦了，」她回答，她想這會是他們希望她所說的東西。她是喜歡來崇拜濟而契的上帝的。

當這幾句話轉譯了以後，在那緊張的靜默裏，她可以覺察到一種勝利和欣喜的異乎尋常的震顫，通過這幾個土人的全身。然後他們都把那敏銳的黑眼珠看住她，在眼裏有種如鋼的貪婪的願望，不可思議地閃爍着。她是更加迷惑了，他們的眼光裏全沒有肉慾的性慾的東西。它們有種可怕的閃爍的在她以外的純潔。她恐懼起來了。要不是她心內

有某種東西死掉，祇剩給她一種冷淡的，專注的奇異，她早就會嚇得癱瘓了。

那幾個年長的稍微談了一會，然後兩個走開了，讓青年人和那年老的會長和她在一起。那個老人現在是用某一種懸念的樣子看着她了。

「他說你疲倦嗎？」年青人問。

「很倦，」她回答。

「跑去的人會給你帶一輛車子來，」年青的印第安人說。

這輛車子，當它來了的時候，證明祇是一具用種黑色羊毛的粗毛布的吊床，掛在一根長木竿上，給兩個長頭髮的印第安人抬在肩上的昇床。她彷彿是給裝在一隻袋裏面那麼搖擺着，她給抬出了樹林，跟着那個年老的會長，他的豹斑花紋的寬袍在陽光裏奇怪地擺動着。

他們已經走進了谷口。前面就是玉蜀黍田，長着玉蜀黍的成熟了的穗子。稻穀在這樣高的高度內，長得並不怎樣高。那條古舊的小路，就在這片田隴中間蜿蜒下去，她所能看見的，是這個年老的會長的筆直的身影，穿着紅色和黑色的寬袍，矯健的，迅速

的，輕快地走着，他的頭伸出前面，既不看左邊也不看右邊。她的轎夫有節奏地跟着走着，深藍色的頭髮，像是一片河水的輝耀着，披散在前面的轎夫的赤裸的背上。

他們經過玉蜀黍田，走到一道高大的牆垣或是用泥土和乾磚砌成的土圍子。木門開着。穿過土圍子，他們便走進了許多小花園的網地了。小園裏長滿了花，野草，果樹，每座園都有一小條活水的溝渠灌溉着。在每一叢花草樹木中間，都有一個耀眼的白色小屋，沒有窗子，門都關着。這塊地方是在方形的多花的花園中間，給小徑，小溪，小樹組織成的網狀物。

順着那最闊的路——是一條在樹葉和野草中間的柔軟的狹窄的小路，一條給幾世紀來人類的腳磨光了的小路，沒有馬蹄或是任何車輪來使它破相——他們走到一條 flowing 活潑的潺湲的水的小溪，走過了一頂木橋。每樣東西都是靜寂的——什麼地方都沒有一個人的身影。這條路直引到莊嚴的白楊樹林下去。它又突然在中部的廣大市場或是村莊的廣場外邊露了出來。

那是一個長的長方形地，在長方形地的兩邊，全是小的四方形的茅屋堆積在大一些

長形的茅屋上的建築物。頗有些輕視的樣子互相對峙着。除掉那突出在平整的屋簷下的，爲了平整的屋頂而設的，粗大的，圓的樑端以外，每間小屋都是一塊刺目的白色。圍繞着每一所大一些房屋的，在這廣場的外邊，是一道家畜場的籬笆，在這籬笆裏面，便是長着樹木花草和不同的小屋子的園子。

一個人都看不到。他們在屋子中間靜靜地走着，直走進了中央的廣場。廣場是十分乾燥和沒有草木的，泥土已經給幾世紀來從這屋到那家的來去不斷的脚步踏成光滑了。所有的沒有窗子的屋子的大門，都是向着這片空曠的廣場的，不過所有的大門都是緊閉着的。柴薪就堆在戶檻的附近，一只土灶還在裊着炊烟，不過那兒是沒有一絲活動生命的象徵的。

那個老年人筆直的橫跨過廣場，走到廣場盡頭的大房子去，那兒上邊的二層樓，像是一座玩具的石屋，一層一層的小上去。一道石扶梯，從外邊直通到第一層的屋頂上去。

在這具扶梯脚下，抬轎的站住了，把這個女人放到地上來。

「你上去，」那個講西班牙語的年青印第安人說。

她爬上石扶梯，直走到第一層屋的泥土的屋頂，在第二層牆腳周圍空出來的地方，便造成了一種平台的地方。她順着平台轉到這所大屋子的後邊去。在那兒他們重又走了下來，走到後邊的花園裏去。

直到現在他們沒有見到一個人。可是現在兩個人出現了，光着頭，拖着長的辮髮，穿着一種塞在腰布內的白襯衫。這兩個人伴着三個新來的，穿過開着紅花的和黃花的庭院，走到一所長形的低矮的白屋子去。這兒他們沒有敲門就跑了進去。

裏邊是黑沉沉的。那兒有種男人的低沉的喃喃聲音。有幾個男人在那兒，他們的白色襯衫在這幽暗裏逗出白色，不過他們的黑臉孔是看不清楚的。他們坐在遠處牆腳邊的一根光滑的古樹幹上。除掉這根木頭，這間房間彷彿全是空的。不過並不，在另一端的黑陰裏，有張床似的睡椅，有什麼人蓋了獸皮的躺在那兒。

那個伴送這個女人的着了豹皮斑紋寬袍的年老印第安人，現在把他的帽子，寬袍和皮履，一起解了下來。把衣服放在旁邊，他走近這張睡椅，用種低低的聲音說着。有好

一會對方沒有回答。然後那個銀白頭髮垂在模糊難辨的臉孔上的老年人，像是一個鬼抬起身來，用只手臂撐起了上半身，極端靜默的茫然地看好了那一夥新來的人。

那個灰白頭髮的印第安人重又講話了，這個年青的印第安人握好了這女人的手，引她到前面去。她着了騎裝，黑皮靴，帽子，和一條有些感傷情調的紅領帶，站在那個鋪着獸皮牀上的很老的老年人旁邊，他用隻手臂撐好了，坐起了上半身，遠隔得像是一個鬼似的，他的頭髮散亂的披着，他的臉幾乎是黑色的，可是仍有一種不是這人世間的熱心，傾在前面看好她。

他的臉孔是如此的蒼老，這彷彿是黑色的玻璃似的，他的嘴上和下巴上的幾莖稀疏的鬚鬚，簡直是不能相信的。白色的長頭髮，胡亂的不結辮的分批在玻璃似的黑色臉孔兩旁。在一對白色眉毛的模糊的白光下面，那老酋長的黑眼睛，彷彿是從很遠的地方很遠的寂靜裏看好她，看着某種永遠不能夠看見的東西。

最後，他彷彿是對着那漆黑的空氣說着似的，說了幾句深沉的重濁的話句。

「他說，你是真心來崇拜濟而契的上帝的嗎？」那個年青的印第安人轉譯了。

「告訴他是的」她說，機械地。

靜默了一會，那個年老的印第安人又說話了，彷彿對着空氣說着似的。在場的一個男人走出去了。在這間祇有門口逗進一些光來的陰暗房間裏，一種像是永世的寂靜統治着。

這個女人向週遭看了一下。四個灰白頭髮的年老土人，朝着門坐在那根木頭上。另外兩個，有力的，泰然自若的，在門口附近站着。他們都是披着長頭髮，穿着塞在一塊腰布裏的白毛襯衫。他們有力的腿是精赤的，黑色的。室內是一種像永世的靜默。

最後那個土人回來了，臂彎裏抱着白色的和黑色的衣服。那個年青的印第安人接了這幾件衣服，放在這女人面前，說；

「你得把那許多衣服脫下來，換上這些。」

「要是你們男人都肯走出去，我才能換上，」她說。

「沒有人會損害你的，」他安靜地說。

「你們在這兒，我是不換的，」她說。

他看了一下門口的兩個男人。他們很快的走到前面來，突然攔住了她的手臂，沒有弄傷她，不過化了很大的氣力。然後是兩個老年人跑了來，把鋒利的刀，用種奇怪的熟練的技巧，把她的皮靴割開，脫掉了。再把她的衣服割開了，剝了下來。在幾分鐘裏面，她是雪白的一絲不掛的站在那兒了。坐在牀上的老人說了幾句話，他們把她前後轉着給他看。他重又說了幾句話，那個年青的印第安人，敏捷地從她的美麗的頭髮上，拔下了針釵和木梳，這樣她的頭髮便成穗的昆布一樣披垂到她的肩上去。

老人重又說話了。那個印第安人引她到牀邊去。那個白頭髮的，玻璃般黑色的老人，用手指塞在嘴裏蘸濕了，最美麗的在她的乳房上，身上戮着，然後是在她的背上戳着。當這手指尖每次觸着她的皮膚的時候，她都是奇怪地畏縮着，彷彿是死神自己觸着她似的。

她差不多是悲哀地奇怪着，她亦精了身子站着爲什麼不感到羞恥。她祇是感到悲哀和絕望，因爲那兒是沒有人感到羞恥的，年長一些的，都給某種別的深切的，憂鬱的，不可測的情緒而弄得抑鬱和緊張了，這全是爲了懸念她的一切的激動而發生的。那個年

青的印第安人，在臉上有種奇怪的沉醉的神情，她呢，她祇是極端地奇怪和異常感動而已，就像這個身子不是她自己的一般。

他們給他換上了新衣服：一件長的白色棉布的齊膝的襯衫；然後是一條繡着大紅的和綠色花朵的，藍色的厚厚的羊毛質料的外衣。這件衣服祇在一只肩膀上扣牢，是再用一條紅黑色羊毛編成的腰帶束牢的。

當她這樣穿着好了，他們把她就這樣赤了脚的帶到木柵圍住的花園裏的一所小屋裏去。那個年青的印第安人告訴她，她可以要求她所需要的東西。她娶了一些水洗浴。他帶了一甕水進來，還帶來了一只長形的木盆。然後他把她屋子的大門關緊了；讓她一個囚犯似的住在那兒。她從她屋子的木門的柵欄裏，她可以看到園子裏的紅花，和一隻低唱着的小鳥。然後她聽到從那所大屋的屋頂那兒，傳來了曼長的沉悶的可怖的召喚的鼓聲。和一個從屋頂上用種奇怪的言語叫喚着的提高的聲音，帶了種遙遠的沒有情感的聲調，發送着什麼演說和消息。她彷彿已經是死人似的傾聽着。

她是十分疲倦了。她睡在一張鋪着獸皮的睡椅上，把一條黑色的羊毛氈拉過來覆在

身上，就這樣她睡下了，不顧一切的睡下了。

當她醒來的時候，已是將近薄暮時分了，那個年青的印第安人帶了一只放着食物的淺盤進來，裏邊放着沒釀酵過的薄餅，加了一些肉的，或許是羊肉的玉蜀黍和葷的混合食物，和一種用蜜糖與新鮮李子做成的飲料。他還帶給她一個長長的，用紅的和黃的花做成的花環，在帶子的盡頭，用許多藍色的蓓蕾打着結。他從一只瓶裏，弄了些水來灑了灑花圈，然後帶了種微笑，把這獻給她。他看上去是很溫柔很多思慮的，在他的臉上，在他漆黑的眼珠裏，都有種使她不禁有些驚慌的勝利和沉醉的奇怪的神色，他漆黑的眼珠裏的閃光沒有了，它們的彎曲的黑色的譏笑也不見了，他用種不十分像是人類的，和可怕地非人的沉醉的奇怪的柔和的目光看好她，這使她很不安適。

「你還要什麼東西嗎？」他問，是低沉的遲緩的有節拍的聲音。永遠像是抑制住的，彷彿他是和旁邊另外什麼人講着話，或是像他不願把他的聲音給她聽去似的，

「我一還要像一個囚犯似的關在這兒嗎？」她問，

「不，你明天就可以到園子裏去，」他溫柔地說，永遠是這樣奇怪的担心。

「你喜歡這種飲料嗎？」他說，遞給她一只陶器杯子。「這是很能使人精神爽快的。」

她好奇地啜飲了一些這種液體。這是藥草浸成，再加上蜜糖調甜的，這有種奇怪的纏綿的香氣。這個青年滿足地看好她。

「這有種特別的味道。」她說。

「這很能使人精神爽快的」，他回答。他的眼光永遠是帶了那種滿足的沉醉神情看好她，然後他走開了。不久她就開始生病起來，劇烈地嘔吐，彷彿她沒有力量來控制住自己似的。

後來她便覺到一陣強大的撫慰的疲憊，爬上了她的全身，她的四肢覺得是堅牢的，鬆懈的，和充滿了疲憊。她躺在她的睡椅上，傾聽着村裏的聲音，看着黃色霞光的天空，嗅着在焚燒柏樹和松樹的氣息。小狗的吠聲，遙遠的脚的曳行步聲，說話的喃喃聲音，她能夠聽得如此清晰，烟的氣味，花的氣味她能夠發覺得如此敏銳，到黃昏來了，她能夠那麼逼真的看到在無窮遙遠的地方，有一顆明星在落日邊閃動着，她覺得她所

有的感覺，彷彿全散發到空氣裏面去了。這樣她可以分清楚晚花開放的聲音，和當這地球上大氣的轉運帶交互擦過去的時候，天空裏那種真的結晶的聲音，彷彿濕氣在空氣裏上升和下降時，也像是什麼豎琴在宙宇間響着。

她是她這所屋，和這座木柵欄成的花園裏的囚犯，不過她全完不管這些。這樣經過了許多天，她才發現到她從沒有看到另一個女人。祇有男人，祇有這大屋子裏的年長的男人，她想這座屋子定是什麼寺院之類，那許多男人也定是什麼僧侶牧師了。他們永遠着了那全樣的顏色，紅的，橘色的和黑色的，帶了那全樣的莊嚴的茫然的神情。

有時候會有一個老人跑來，坐在她的房裏絕端靜默的陪她。除掉印第安語以外，他們不講旁的言語，祇有那個青年講西班牙語。那許多老人會對她微笑，一次會坐一個鐘點。當她講西班牙語的時候，有時候對她微笑着，除掉那遲緩的，彷彿是慈愛的微笑外，從沒有回答過她。他們給她一種幾乎是父親的懸念的感覺。可是在他們愛撫她的黑色的眼睛的深處，有種某樣可畏地兇猛的和殘忍的東西，要是他們覺得她在注視他們的眼睛的時候，他們會立刻用種微笑來遮飾了。

他們永遠是用這種奇怪的非人的懸念來對待她，這種極端的非人的和善，像是一個老年人對待一個孩子一樣。不過在這和善下面，她可以覺到某種另外的東西，某種可怕的東西。當她的年老的拜訪者，默默地，陰險地，父親似的走開去時，總會有一陣恐怖的戰慄來襲擊她；雖則她也不明白怕的是什麼。

那個年青的印第安人會坐下來和她自由地談着，彷彿十分坦白似的。可是就是和他一起，她都覺得每樣真的東西，都沒有說出來。或許這是不能以言語來形容的。他的又大又黑的睛眼，幾乎是慈愛的看好她，帶了出神的樣子。他的美麗的遲緩的疲憊的聲調，會拖曳出簡單的不合文法的西班牙語，告訴她他是那個很老的老年人的孫子，着了豹皮斑點的寬袍的人的兒子；他們都是酋長，在西班牙人來以前的舊時的國王。不過他自己曾經到過墨西哥，還到過美國。他曾經像一個勞工那麼工作過，築造勞斯安極立斯地方的公路。他還旅行到過芝加哥。

「那末，你會不能講英語嗎？」她問。

他的眼睛帶了種矛盾的口是心非的奇怪樣子看好她，他默默地搖着頭。

「當你在美國的時候，你的長頭髮怎麼辦呢？」她問。「你把它剪掉的嗎？」

他的眼裏重又帶了苦痛的樣子，他搖搖頭。

「不，」他用種低沉的抑制的聲音說，「我戴了一頂帽子，再把一條手巾纏住我的頭部。」

他重又靜默了下來，彷彿是回復到痛苦的記憶裏去了。

「你是你們裏面唯一到過美國的人了嗎？」她問他。

「是的，我是離開這兒一個長久時間的唯一的人，旁的人離開一個禮拜左右便回來了。他們不離開，老人不允許他們。」

「那末你爲什麼離開呢？」

「那許多年老的人要我出去走一趟——因爲我將來要做會長的——」

他永遠用這同樣的天真談着，一種幾乎是孩子氣的坦白，不過她覺得這或許是他的西班牙語的影響，或許是所有他說的言語，都是不真實的，無論如何，她感覺到所有真實的東西是藏起了的。

他常常跑來和她坐了許多時候，——有時候比她所希望的還要長遠，——彷彿是他喜歡和她接近似的，她問他是否結婚了。他回答是的，——已經有了兩個孩子。

「我很想看看你的孩子，」她說。

不過他祇是用那個微笑來回答，一個甜蜜的，幾乎是沉醉的微笑；在這微笑上面，他這對黑色的眼珠，全不改變它們的曖昧的出神的樣子。

這是奇怪的，他會整個鐘點的陪着她坐下去，永遠沒有使她感到自覺，或是性的意識。他彷彿是沒有性的觀念的，當他坐在那兒的時候，他是那麼肅靜那麼溫柔，和顯然地柔順，他的頭向前邊傾俯一些，那閃光的黑色長頭髮，女郎似的披垂在肩上。

可是當她再看一下時，她看到他的肩膀是闊而有力的，他的眉毛又黑又平整，那蓋在他低垂的眼上的短短的，彎曲的，倔強的黑色眉毛，他的黑色厚嘴唇上的少少的獸毛一般的鬚鬚，和那強有力的下巴，她在某種別的方法上知道他是不可思議地和強有力地男性的。他呢，當他覺得她在窺伺他的時候，會用種憂鬱的偷偷的眼光，向她很快地一掠，立刻用種勉強悲哀的微笑遮飾了。

許多日子，許多禮拜，是這樣在一種模糊的滿足狀態裏過去的，她有的時候很不安適，因為她覺得她失去了統制自己的能力了，她不是在自己的統馭下面的，她是在某種別的符咒的統馭下面，她有時還恐怖着。不過在那種時候，這許多印第安人會跑來坐在她旁邊，用他們極端靜默的出現，他們的靜默的，沒有性的，強有力的肉體的出現，把他們的陰險的魔力將她壓制住了。當他們坐在那兒的時候，彷彿他們把她的意志力奪去了。讓她沒有意志的，讓她做了自己的冷淡的犧牲。那個青年帶給她甜的飲料，常常是那全樣的催吐的飲料，不過有的時候也有別種飲料，在喝了這種飲料以後，疲憊便會充滿了她沉重的四肢，她的感覺彷彿是浮到空中去了，聽着，聽着。他們給她帶來了一只小雌狗，她給牠取了弗羅拉的名字。有一次，在她的恍惚感覺裏，她覺得她聽到這只小雌狗受了，在牠的小小的胎裏，爲了有小狗而開始變得複雜起來了。在另一天她能夠聽到大地旋轉着的巨大聲響，彷彿是什麼巨大的壯美的箭弦。

可是日子愈來愈短，愈來愈冷了，當她覺得寒冷的時候，她的意志力會突然復活過來，她會有一種想走出，想走開的念頭。她向這個青年堅持着要到戶外去。

所以有一天，他們讓她爬到那座大屋的最高一層的屋頂，給她看下邊的廣場。這是一天盛大跳舞會的日子，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在跳舞。臂彎裏抱了小孩子的女人，都站在門口瞧着。在對面，在廣場的另一端，在另一座大屋子前面，有一夥羣衆，和在第一層樓的平台上，在那許多洞開着的門前面，也有一小羣顯赫的觀衆。從這許多洞開着的大門看進去，她可以看到燭火在昏暗裏閃耀着，纏了黑色的黃色的和紅色的羽毛的頭巾，穿着鑲了綠邊的黑色的，紅色的，和黃色的寬袍的僧侶，在室內四處移動着，一面大鼓在這濃厚的印第安的寂靜裏遲緩地，有規則地響着。在下邊的羣衆等待着。

然後一面鼓開始高聲的敲了起來，接着便是男子的沉濁的有力的突發歌聲，唱着（一種遲鈍的野蠻的音樂，像是在什麼太古的森林裏咆哮着的風，許多中年男子，像風一般一口氣的唱着。跳舞者的長長的行列，從這座大屋子下面走了出來，古銅色的，赤精了身子，披着黑頭髮的男子，臂膊上飾着紅色的和黃色的羽毛，腰圍上圍束着有一條深紅色，黑色，和綠色繡花條紋的白粗布的短裙，他們向前傾俯一些，用他們的疑神的單調的跳舞的步伐，在泥土上頓着腳，一條狐狸皮從牠的鼻子那兒掛在他們後邊的皮帶上，

美麗地搖擺着一隻美麗的狐狸皮的搖擺，狐狸尾巴的尖端，就在跳舞者的脚跟上面猛扭着，在每一個男子後面，就有一個戴了奇怪地精巧的用羽毛和蚌殼做成的頭巾，着了一件短的黑色的外衣的女人，筆挺着身子移動着，每隻手裏高舉着一握羽毛，把她們的腰部有韻律地微妙地擺動着，再用她們赤着的腳，頓着泥土。

跳舞的長的行列，就這樣從大屋子的對面展開來，就在她這所大屋子下面，是香火的奇怪的氣味，奇怪的緊張的靜默，然後是非人類的男人歌唱的突發，和跳舞的長行列的展開。

整天都是這樣進行着，那鼓聲的固執，那鬚音的，咆哮的，暴風雨似的男人的歌聲，那男人的有力的，古銅色的，頓着的腳的後面的不斷搖擺着的狐皮。那從淨藍的天空裏的秋陽，照耀着男人和女人的披散的黑頭髮，照耀着十分寂靜的山谷，遠處的岩壁，照耀着襯着蔚藍天空的十分巨塊的山嶺，山嶺的白雪是煮沸着絕對的白色。

她直看了許多點鐘，被迷住了，像是吃了迷藥似的，在那鼓聲的可怕的固執裏，在那原始的突發的歌唱裏，在那拖了狐狸皮尾巴的男子的沒有終結的跳舞舞踏裏，在那着

了黑外衣的像鳥挺直着胸脯的女人的沉重的脚步裏，她彷彿是最後覺到她自己的死亡：她自己的消滅了。彷彿她重又從生命的區域裏消滅了。在那沒有變換的，聚精會神的女人的頭上的奇怪的矗立着的表記裏，她彷彿是重又讀到 Mene Mene Pekat Upharishin。她的那種非常個性的，重又是消滅了，那大的原始的記號，重要在這女人的陷落的個人的獨立性上屹立着。那受過良好教育的白種女人的犧牲和戰慄的神經質的意識，重又毀滅了，女性重又被投入了不是人性的和不是人的熱情裏面去。奇怪的是，她彷彿是千里眼似的，她看到巨大的犧牲是預備好了。她在一種恍惚的憂鬱裏，走回到她的小屋裏去。

從那天以後，當她在傍晚聽到了鼓聲，和伴着鼓唱着的男人的奇怪地提高的野蠻的聲音，像是什麼野獸對着月亮和消失的太陽的看不見的上帝那麼嚎叫着，她總會有種憂鬱在心裏盤旋。那彷彿是山犬樣的咯咯的嗚咽的低泣，那彷彿是狐狸樣的欣喜的吠叫，那彷彿是嚎叫着的狼的遙遠的粗暴的憂鬱的歡樂，豹的嚎叫的苦惱，是太古兇暴的人類的男性的固執，喪失了他的溫柔，和保持着他的兇暴。

有時候她會在黃昏後爬到高的屋簷上去，傾聽着那就在廣場那邊的橋上，圍着大鼓的縹糊的一簇年青人的歌唱。有時那兒會生起一堆火來，許多着了白襯衫的或是祇圍了一條腰布的裸體男子，會像鬼怪似的在火光裏舞着跳着。在這又黑又冷的空氣裏面，在這火光裏面，一點鐘又一點鐘的跳着，像吐綫鷄那麼永遠跳着，或是在火邊蹲了下來休息，把毛布圍着他們。

「爲什麼你們都穿着那全樣的顏色？」她問那個年青的印第安人。「爲什麼你們的白襯衫上，有紅的黃的和黑的？爲什麼那許多女人都着了黑色的外衣？」

他奇怪地看好了她的眼睛，於是那柔和的，不可捉摸的微笑，又爬到臉上來了。在這微笑後面，是有一個柔和的奇怪的惡毒躲着的。

「因爲我們的男人是火，是白晝，而我們的女人祇是夜晚星星中間的距離而已。」

「女人連星星都算不上嗎？」她問。

「不，我們說她們祇是把星星隔開的中間的距離。」

他古怪地看好她，那嘲弄的意味又在他的眼裏露出來了。

「白人，」他說，「他們是不懂什麼的。他們像孩子們一樣，祇曉得永遠弄着玩具。可是我們曉得太陽，曉得月亮。並且我們說，當一個白種女人爲了我們的上帝而犧牲她自己的時候，那時我們的上帝便要開始從新改造這世界了，白人的上帝會粉碎的倒了下來。」

「怎樣犧牲她自己？」她很快的問。

當他很快的回復了意識的時候，他使用種狡滑的微笑來掩飾了。

「我意思是說，她犧牲了她自己的上帝，來信奉我們的上帝。」他安慰地說。

不過她並沒有安心下來，一種恐懼和確實的冰冷的悲痛盤據她心頭。

「那個太陽，他是在天空的一端活着的。」他繼續着說，「月亮在天空的另一端生活着。男人要時時來使他天空的一邊的太陽快樂，做女人的要使她的一邊天空的月亮平靜。她得時時爲了這個而工作着。在天上，太陽永遠不能走進月亮的屋子去，月亮也不能跑到太陽的屋子裏來。所以那女人，她要求月亮跑到她的洞裏去，她的身子裏去。那男子呢，他把太陽拖下來直到他有那太陽一般的力量。他什麼時候都做着這個工作，然

後當太陽跑進月亮的洞窟裏去的時候，這就是世界每樣東西如何開始的緣故了，

她聽着，嚴密地觀察着他，就像一個仇敵觀察着另一個說着雙關兩意的仇敵一般。

「那末，」她問，「爲什麼你們印第安人不做白人的主人呢。」

「因爲」，他說，「印第安人是弱下來了，失掉了他的看管太陽的力量，於是白人把太陽偷去了，不過他們是不能佔有它的——他們不懂得怎樣佔有它。他們得到它了，不過他們不曉得把它怎樣辦才好，像一個孩子捉到了一只大的鼠色的熊，不能夠殺死牠，又不能夠從牠身邊跑開。當他想從牠身邊跑開去的時候，這鼠色的熊就把捉牠來的孩子吃掉了。白種男人是不懂得怎樣來處置那太陽，而白種女人是不懂得怎樣來處置那月亮的。月亮惱怒着白種女人，像一只豹有什麼人把牠的小豹死殺了一樣。那個月亮，她咬那白種女人——這兒裏邊，」他用手指力壓着他的背部，「那月亮，她是在一個白種女人的洞窟裏惱怒着，印第安人能夠看見它。不久，」他又說，「那印第安女人就要把那月亮取回來，把它平靜地放在她們的屋子裏。並且印第安男人不久就要取得那個太陽，他們的權力就可以統治着全世界，白種男人不明白太陽是什麼，他們永遠不會明白

的。」

他在一種奇怪的欣喜的靜寂裏停了下來。

「不過，」她囁囁的說，「你們爲什麼這樣憎惡我們白人？爲什麼你們這樣憎恨我？」

他臉上帶了一種光，和一個微笑的一種吃驚的光輝，突的把頭抬了起來。

「不，我們並不憎恨，」他柔和地說，帶了一種奇怪的光輝看住她的臉。

「你們是憎恨的，」她說，失望和被遺棄的。

靜默了一會，他站起來走開了。

(三)

現在冬天來了，在那高的山谷裏，雪給白天的太陽融解了，夜晚是十分寒冷的。她在一種昏眩的情形裏生活着，感覺到她的力量是愈來愈衰落下去，彷彿她的意志力是在離開她了。她覺得她永遠是掉在那全樣的鬆弛的擾亂的，傀儡的情形裏面，除非那甜味的草汁來把她整個的心弄成麻木了，把她的感覺解放到一種增高的神祕的敏銳裏，和一

種彷彿她是愉快地散布到許多東西的和諧裏去的感情。這個最後變成了她真確地認識的唯一的意識情形了：這個流瀉到更崇高一些的美，和事物的和諧裏去的優美的感覺。她能夠真的聽到她從門口看到的天空的星星，從它們的行動和光亮上講話。當它們完全像是波紋似的走着，像是天空地板上的鈴子，在這無終止的跳舞裏，隔着黑暗的空間，交互的或是成羣的往來時，一邊完全的向着宇宙談着事物。在一個冷的多雲的日子，她可以聽到雪花在天空裏凋啾着和無力地撮哨着，像是秋天聚集攏來飛開去的鳥羣，向那看不見的月亮突然喊着再會，滑過大氣的原野，放棄了那謐靜的溫暖。她自己會喚那被逮捕了的雪花從高空裏落下來。她會呼喚那看不見的月亮不要再惱怒了，和那看不見的太陽從新和好，就像一個女人在她的屋裏停止惱怒一樣。當白雪在一種無力的，冷香的寬弛裏飄下來，當太陽的平和在一種協和裏，重又和月亮的平和混雜在一起的時候，她會從這冬天的天空裏嗅到月亮放散開來給太陽的芬芳。

她還會感覺到山谷裏印第安人身上的那種黑影的東西，一種深深的堅忍的憂悶，在它的深處差不多是宗教的。

「我們已經失掉管束太陽的力量了，我們現在正在試把它弄回來，不過它對我們是不馴的了，像是一只逸去的馬那麼怕陌生，我們得破除許多東西。」這個年青的印第安人就是這樣對她說，帶了種緊張的意思看好了她的眼睛。她呢，彷彿是被蠱惑了似的，

回答說：

「我希望你們會把它找回來。」

勝利的微笑飛到他的臉上來了。

「你希望這個嗎？」他問。

「我是這樣希望的」。她最不幸的這樣回答。

「那末，好，」他說「我們就要把它找回來了。」

他在狂喜裏走開了。

她感覺到她是被驅逐到終局的路上來了，這個她本來不想倖免的，可是這個彷彿對她很艱難，和最後很可怕的了。

時間一定是差不多十二月了，因為當她重新被領到那個老年人身邊去，剝下她的衣

服，用年老的手指尖觸着她的時候，白晝已是很短了。

那個年老的會長，把他的寂寞的，遙遠的，黑色緊張的眼，看住了她的眼睛，向她喃喃地說了些什麼。

「他要你做個平安的記號，」那年青人轉譯，把那姿勢做給她看，「對他做個平安的記號和告別。」

她給那老年的會長的黑色玻璃一樣的眼睛迷住了，這雙眼就像是一條蜥蜴的眼那麼連一瞬都不瞬地看住了她的眼睛，她是給壓服了。在眼的深處，她還看到了某一種父愛的憫憐和謝罪。她依照那所要做的樣子，把她的手放在她的面前，做那平安和告別的姿勢。他也向她做了一個平安和告別的姿勢，然後是頹然地倒到他的牀上去。她想他是就要死了，而且他是知道他就要死了的。

接着是一天舉行儀式的日子，在這一天她穿了一件白邊的藍色衣服，手裏握了藍色的羽毛，被帶到一切的人們的面前來。在一所屋子的祭壇前面，她給香料和灰拋灑了一身。在對面屋子的祭壇前面，她又給着了黃色紅色和黑色的衣服，臉上塗滿了紅色的美

麗的可怕的牧師撒着香料。然後他們又把水灑在她身上。同時她無力地感覺到那祭壇上的火焰，那面鼓的沉悶的聲音，男人的沉濁的聲音開始有力地深沉地野蠻地唱起來，她覺察到廣場下邊的羣衆臉孔的動盪，和一個神聖跳舞的組織。

不過在這個時候，她的普通的感覺是麻木的，她感覺到她的接近的事物，祇是像影子一樣，差不多是沒實體的。她有了這精微的加銳的感覺，她能夠聽到那地球飛趕它的路程的聲音，就像是一支射出去的箭那麼響着，那空氣的漣漪似的沙沙作響，和那條大的弓弦的營營聲音。她覺得高空裏彷彿有兩個大的勢力存在着，一個是向着太陽的，金色的，還有一個是看不見的銀色的；第一個勢力像雨那麼的運行着，上升到金色的太陽方面的前面去。第二個勢力像雨那麼的，銀色地落到那積雪的山嶺上面的那翱翔的蒼白的雲堆裏的空間的梯子那面去。然後，在它們中間，另一個來了，等待着想把那身上的雨濕抖開，想把奇異地聚集在他身上的厚厚的白雪抖開，在夏天裏面，像是一只灼傷的鷹，他會等着來把那笨重的陽光的重量從身上搖落乾淨。他給染成火一般的顏色。他像是一只勤奮的鷹一樣，永遠把自己從雪或是笨重的熱搖落乾淨。

那兒還有一個靜默的陌生人在場，站在藍色的遠處看着，永遠看着。有時趁着風跑着，或是有時在熱浪裏閃着光。那藍色的風自己，從洞穴裏出來突進到天空裏去，再從天空裏突進到地上來。那藍色的風，那個媒人，那個籍隸於兩個世界的看不見的鬼怪，在雨的上升的和下降的弦線上玩着。

她的平常的自己的意識愈來愈離開她了，她像是一個被服了迷藥的人，已經跑到另一個熱情的宇宙的意識的情形裏面去了。那許多印第安人，已經用他們的濃厚的宗教的性情，使她向他們的幻象屈服了。

她向這個年青的印第安人，祇問了一個個人的問題：

「爲什麼祇有我一個人穿着這藍的衣服？」

「這是風的顏色。這是那走開去永遠不再回來的東西的顏色，不過這永遠是在這兒的，在我們中間像死亡那麼等待着。這是死亡的顏色。並且這是站開了，從遠處看好了我們，不能走近我們的顏色。當我們走得近一些的時候，它就走得遠一些，這是不能夠接近的。我們都是棕色的黃色的和黑色的頭髮，白色的牙齒和紅色的血，我們是祇能逗

溜在這兒的動物。你是有對藍眼珠的，你是從遠處來的使者，你不能停留下來，現在是你回去的時候了。」

「回到什麼地方去？」她問。

「回到那遙遠的像太陽和雨的藍色母親那兒去，告訴它們，我們重又是這世界上的人民了，我們能夠把太陽從新帶到月亮那兒來，像把一只赤色的馬帶到一只藍色的牝馬那兒去；我們是這種人。白種的女人已經把月亮趕回到天上來了，不要讓她走近太陽。這樣太陽會惱怒的。印第安人一定要把月亮送給太陽的。」

「怎樣？」她問。

「那個白種女人就要死掉，像一陣風那麼的飛去太陽那兒。告訴印第安人是開了大門歡迎他的。還有印第安的女人會開了大門歡迎月亮。那許多白種女人並不讓月亮從那藍色的珊瑚裏走出。月亮是常常跑到印第安女人中間來的，就像一只白色的山羊跑到花叢中間來一樣。那太陽也要跑到印第安男人中間來，像一只蒼鷹飛到松樹上。那個太陽，他是被白種男人關在後邊，那個月亮，她也給白種女人關鎖在後邊，他們都不能夠

出來，他們是惱怒了。世界上的每樣東西是更加惱怒了。那印第安人說，他要把這白種女人奉獻給太陽，這樣太陽會從白種男人頭上跳過，重新跑到印第安人這兒來。而且這月亮會驚奇的，她會看到那門打開了，而她不知道走到那兒去。不過印第安女人會向月亮呼喚的，「來罷！來罷！回到我的草原來罷！那邪惡的白種女人再也不會傷害你了。」那時太陽會在白種男人的頭上望着，並且看着在我們女人的牧場上的月亮，許多「紅色的人」像松樹那麼的圍繞着她。然後他會在白種男人的頭上跳着，飛快的掠過樅樹林跑到印第安人這兒來。我們着了紅色的黑色的和黃色的，我們停留在這兒，我們右手將要托着太陽，左手托着月亮，這樣我們可以從綠色的草地下邊，從黑色的雲上邊把雨帶下來；我們可以呼喚那告訴稻穀生長的風，當我們要求他的時候，我們會使雲塊裂開來，使羊子有雙胞胎。我們將要像一個春天的日子一樣，充滿了權力，那白人將會是一個嚴寒的冬天，沒有雪——」

「不過」，那白種女人說，「我並沒有關鎖月亮，——我怎樣能夠呢？」

「是的，」他說，「你把大門關牢了，然後笑着，以爲你可以從心所欲的佔有它

了。」

她是永遠不能夠十分了解他對她那種看法的。他老是那麼奇怪地溫柔，他的微笑又是那麼柔和的。可是在他的眼睛裏，仍舊有那麼一種閃光，而他的言語裏又有那麼一種毫不憫憐的憎恨，一種奇怪的，強烈的，不專指個人的憎恨。在個人方面，他是喜歡她的，她能夠確定。他對她是溫柔的，他是在某種奇怪的，溫柔的，沒有情慾的樣子下被她吸引了的。可是在不專指個人地方，他是用種神祕的憎恨，恨着她的。他會勝利地向她微笑，可是等了一會，她在不意裏往他身上霎視一下時，她會從他的眼睛裏面，看到那憎恨過後的純潔的光。

「我得死去奉獻給太陽嗎？」她問。

「將來」，他躲閃地笑着「將來我們都要死的呢。」

他們對她是和善的，親切的。陌生的男人，老牧師和年青的會長一樣，他們守護她當心她像女人一樣。在他們溫柔的，狡猾的了解裏，那兒有某種女性的東西。可是他們帶了奇怪的閃光的眼睛，和他們會直拉到寬闊的下顎的，黑色的緊閉的嘴部，那細小

的，堅硬的，白白的牙齒，是有某種十分原始的男性和暴虐的東西的。

在一個冬天的日子，當雪在落着的時候，他們把她帶到那座大屋子裏的一間大的黑暗的房间裏去。火在一只角落裏的一種燈蓋的東西，或是乾磚建築物的華蓋下邊的一隻高舉着的臺上燃着。她在火光裏可以看到幾乎精赤的牧師的發光的身體，和這間房子的屋簷和牆上的奇怪的表記。這間房子是沒有大門和窗子的，他們從屋頂用一道扶梯走下來。松枝的火不斷地跳躍着，照出她所看不懂的塗飾了奇怪花紋的牆壁，和用一種黑色的紅色的和黃色的奇怪的花樣的一面柱子的天花板，還有裝滿了她看不清楚的希奇的事物的凹室和壁龕。

幾個年老的牧師，靜靜地，（那種印第安人的靜寂，）傍着火邊在做着什麼儀式。她給坐在牆壁的一塊低矮的凸出部份上，兩個男子坐在她旁邊，他們不久就給她一杯喝的東西，這個她快樂地喝下了，因為這會使她陷入半醒半睡的狀態裏面。

在這黑暗和寂靜裏，她是確實地知道她所遇到的每樣東西的：他們怎樣把她的衣服剝下了，並且怎樣她站在牆壁的一道大的藍色的白色的和黑色的符咒的記號前面，用水

和皂用植物的混合物把全身洗淨了，連她的頭髮都輕輕地仔細地洗了，用白布來搓乾了，直到頭髮變得柔軟而放光。然後他們把她放在一張睡椅上，那張睡椅就擺在另一個大的用紅色黑色黃色畫的不易解釋的偶像下面，現在再用香味的油來敷擦她的身子，用種曼長的，奇怪的催眠的按摩術，來按摩着她的四肢，她的背，她的脊部。他們黑色的手是難以相信地有力，可又是柔軟到她所不能懂得的水那麼柔軟。那幾張靠近她白色身體的黑臉孔，給紅的色料，和圍繞着面頰的黃色線紋而加黑了。當他們的手在這女人的柔軟的白色的身上按摩着的時候，那幾對黑色眼睛是精神專注的發光着的。

他們是那麼非人性的，注意力全給她以外的什麼東西所吸住了。他們從沒當她是一個有人性的女人：她能夠說出這個原因來。她對他們是某種神祕的東西，某種太遙遠了不能給她了解的激怒的媒介物。她自己是在一種催眠的狀態裏面，她看好俯在他身上的他們的臉孔，黑色的，奇怪地閃亮着透明的紅顏色，勾着黃色的條痕。在這活的臉孔的奇怪的黑亮的假面裏，那眼睛帶了種不變的堅定的光呆瞪着，那紫色的嘴唇，是在一種充分的，兇相的，憂鬱的猶惡裏緊閉着。那無限的本質的憂鬱，那最終的決心的猶惡，

那復仇的堅決，和那許多就要勝利而發生的狂歡，——當她躺在那兒，他們的不可思議的黑手撫摩到稍微發紅時，她可以從他們的臉上看出這許多情感。她的四肢，她的肉，她的每根骨頭，最後彷彿是散播到一種薔薇色的霧裏面去了，在這霧裏面，她的意識像是什麼陽光在一片羞赧的雲裏面徘徊着。

她曉得那光線就會淡褪，那雲會變成灰色。不過現在她是不相信這個的，她知道她是一個犧牲；現在她身上的一切精緻的工作，就是把她做犧牲的工作。不過她不管，她是需要這個的。

後來，他們給她着上了一件短的藍色的外衣，把她帶到上層的平台上來，呈獻給大眾看，她看到她下邊的廣場上，充滿了黑色的臉孔和發光的眼睛。那兒是沒有憫憐的；祇有奇怪的殘酷的狂喜。當羣衆看見她出現的時候，喊出了一聲抑制的叫喊，她抖起來了，不過她不大當心這個。

下一天是最後的一天了，她睡在這座大屋子的一個房間裏。在破曉的時候，他們給她穿上了一件有邊緣的大的藍色的毛布衣服，帶她到廣場上來，引她到寂靜的黑色衣服

的羣衆中間。地上是一片乾淨的白雪，和穿了暗褐色衣服的人們，看上去就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住民一樣。

一面大鼓在遲緩地敲着，一個年老的牧師在一間屋頂上宣佈着。直等到中午時分一頂鼻床出來了，那人民才喊出了那麼動人的低沉的野獸般的叫聲。在那袋一般的鼻床裏面，坐着一個很老的，很老的酋長，他的白頭髮是用黑色的辮繩和大的玳瑁石塊辮成的。他的臉孔像是一塊黑曜石。他把手舉了起來做個記號，這張鼻床停在她面前。把他的年老的眼睛注視着她，再用他的重濁的聲音，向她說了一會。沒有一個人來翻譯。

另一隻鼻床抬來了，她給放在裏邊。四個着了紅色的黃色的和黑色的衣服，戴了羽毛的頭飾的牧師在前面移行着。接着是老酋長的鼻牀。然後是輕快的鼓開始了，兩隊歌唱着突的全時唱起歌來，歌聲是男性的，狂熱的。那幾個金紅色的，幾乎是赤裸的男人，盛飾着羽毛和短裙，黑色的長頭髮披在他們的背上，排成了兩行，開始在踏着跳舞的步子了。他們就是這樣排成了兩行長長的華麗的暗金紅色和黑色和皮毛的行列，搖動着一種許多貝殼和火石的輕微的叮玲的聲音，從雪蓋的廣場上穿過，在兩隊圍着大鼓唱

着的蜂聚的人們中間，在雪地上蜿蜒的走向前去。

他們慢慢地移動出去，她的鼻牀和它的戴了羽毛的，蒼白的，跳舞着的牧師的隨從，在後面移着。每個人都是用跳舞的步伐跳着，連拾那鼻牀的都微妙地跳着。他們走出了廣場，經過冒着煙的土灶，走上了到白楊樹林的小路，那片樹林襯着藍色的天空站着，枯禿地優美地在雪地上像是銀灰色的帶子那麼站着。那條河，縮小了，在冰齒中間冲刷着。在籬笆裏面的花園的棋盤樣的方地都是雪白的，那許多白色的屋子，現在看上去是黃色的。

整個的山谷，直到那站着的岩壁，全給純白的雪難以忍耐的閃光着。橫過那雪牀的平整的搖籃，蜿蜒着那跳舞者的行列，在橘紅的和黑色的行動裏，慢慢地華麗地搖動着。大聲的鼓很快地碎啊碎的響着。那許多野蠻人的歌唱的波濤和怒吼，在那結晶一般的凝凍的空氣上，就像是一個圍攻似的。

她坐在她的鼻牀裏，用她的睜大的呆瞪的眼光看出去，在她的眼睛底下便是她的服迷藥後的疲倦的黑色的痕跡。她曉得她就要死了，在這雪的閃耀中間，死在這野蠻的華

麗的人手裏。當她凝視着那有切痕的，無生氣的山峯上邊的藍色天空的光輝時，她想：「我已經死掉了。從已經死掉的我轉變到就要將要死的我，又有什麼分別呢？」可是她的靈魂仍舊是覺得厭惡和黯淡的。

那奇怪的行列追蹤着前進，永遠的跳着，慢慢地橫過雪掩的平原，然後走進了松林中間的斜坡上去。她看到那許多深銅色的男人踏着跳舞的步子，在淺銅色的樹幹中間前進着。最後，她坐在搖擺着的椅子裏，也走進松林裏來了。

他們是向上邊前進着，前進着，跨過樹林下面的雪地，經過淡灰色的鱗狀的銅礦的宏大的豎坑，這列跳舞者的綽號，的搖擺，的步伐，穿進了樹林，跑到了山裏。他們是沿着一條山澗的河床走着；不過現在像夏天一樣，澗水是乾了，爲了上邊源頭的水凍住而乾了。這兒有黑色的古銅色的楊柳叢林，它們的枝條像是頭髮那麼披着，蒼白色的另一種楊柳淡漠地看好了白雪。然後是凸出來的黑色岩石。

最後她可以確告那許多跳舞者不再前進了。她愈來愈靠近那許多大鼓了，彷彿是跑到了神祕的野獸的洞穴。然後穿過那座叢林，她走進了一個陌生的圓形劇場。面對着

的，是一大塊凹窪的岩石的牆壁。在這塊岩石前面，掛着一條大的，滴着水滴的，犬牙那麼的梯級的冰柱，冰本來是從上面的絕壁，傾倒到岩石面上來的，可是到了那兒給捉住了，從高空滴落下來，幾乎要直垂到那凹窪的岩壁下面，那兒本該是有人蓄水潭的，可是這潭是空了。

在那乾涸的池潭的兩旁，跳舞者的行列組成了。跳舞就在一片叢林前面沒有間歇的繼續着。

她所覺得到的，是從上邊黑色絕壁的嘴唇上掛下來的，那冰的犬牙似的顛倒的尖端。在那條粗的冰繩後面，她看到牧師的豹一般的身影，爬到凹窪的懸崖面上去，爬到半路上的巉岩的洞穴去，那洞穴就像是一個掘了的窩，一個孔的眼窩。

在她能夠認清以前，她的驕夫已經在穩腳處搖搖擺擺的，爬到岩石上去了。她也在這條冰柱後面了。它在那兒像是一塊沒有展開的帘布掛着，像一顆大的犬牙那麼掛着。那洞穴的孔，就在她頭上漆黑的陷到岩石裏去。當她搖搖擺擺的走上去時，她一直看好了這洞穴。

牧師全站在岩洞的平台上等着。穿戴了華麗的羽毛和有邊綠的寬袍，看她好上來。有二個牧師俯下了身子幫他的轎夫。最後她是到了這洞穴的平台了，在這冰柱的遠遠的後邊，在那下邊叢林中間的低凹的圓形劇場的上邊。在這劇場裏男人在跳舞，村子裏全數的人口靜靜地聚在那兒。

太陽斜到左邊的下午的天空去。她曉得這是一年裏最短的一天。也是她生命的最後一天。他們把她面着這虹色的冰柱，這條流下去的冰柱，遠遠的在她前面，是奇怪地給凝凍住了。

做了個某種的記號，下邊的跳舞停止了。那兒現在是絕對的寂靜了。她又喝了一些東西，然後兩個牧師把她的外衣和斗蓬脫下來，她就那麼蒼白的站在那兒，站在着了灰黃寬袍的牧師中間，站在冰柱後面，站在遠遠的黑臉孔的羣衆上面。下邊的羣衆喊出了一聲重濁的野蠻的呼叫。牧師把她的身子轉了過來，這樣她便背着那空闊的世界站着，她的美麗的頭髮對着下邊的觀衆，他們重又叫喊着。

她是面對着洞穴的，向着裏邊。在這洞穴的深處，有一朵火在燃着，在閃動着。四

個牧師把他們自己的寬袍脫下了，幾乎和她一般的赤精着。他們全是正在壯年的強健的男人，他們把塗了顏色的黑臉低俯着。

從火那兒，一個很老的牧師，提了一個香爐走了出來。他是赤精了身子的，並且陷在一種野蠻的狂熱情形裏面。他把他的犧牲薰了香，全時用種沉濁的聲音背誦着什麼。在他後面跑來了另一個不着衣服的牧師，手裏握了兩柄無情的尖刀。

當她薰了香以後，他們把她躺在一張大的平整的石塊上，四個強壯的男人握住了她伸出的手腳。那個年老的人站在後面，像是一個遮了黑色玻璃的骷髏，握了柄刀，一瞬不瞬的看着太陽；在他後面又是另一個赤裸的牧師，也握了一柄刀。

雖則她明白這要發生的一切，可是她仍舊感覺到稍微有些激動，她把頭轉向天，看好了那黃色的太陽。這正在西沉下去。冰柱在她和太陽中間，像是一個影子。她發覺到那黃色的陽光已照滿了半個洞穴了，不過陽光還沒有伸到漏斗形的洞穴的遠遠的盡頭的祭壇的火那兒。

是的，陽光是在慢慢地爬進去。到它們射得深一些的時候，陽光也就變得更紅一些

了。當紅色的太陽將要沉落下去的時候，它會透過那條冰柱，直射到洞穴的最深處。

她現在懂得那許多男人是在等待着什麼了。就是那幾個握牢了她手脚的，都俯下了，旋轉了身子，他們的黑色的眼睛，帶了種閃光的渴望，熱心，敬畏，看好了太陽。那年老的會長的黑色眼睛，像是黑色的鏡子，注視着太陽，彷彿是沒有視覺的，可是又包括了對這紅色的冬天行星的某種可怕的回答。所有牧師的眼睛，在這冬天下午的紅色的冰冷的寂靜裏，對這沉落下去的太陽呆瞪着，閃光着。

他們是焦急的，可怕地焦急的，和兇惡的。他們的殘忍需要着某種東西，他們是在等待那個時間。他們的殘忍，預備跳出來變成勝利的一個神祕的狂歡。他們是變得更加焦急了。

祇有那個最老的老年人的眼睛是不焦急的。黑色的，呆呆的，彷彿是沒有視覺的，它們看好了太陽，還看到太陽以外的東西。在它們黑色的，空虛的集中裏面，是有力量在那兒的，十二分抽象的和遙遠的力量，可是又深深地，深深地透入了地球的核心，和太陽的核心。在絕對的沒有動靜裏，他注視紅色的太陽，直到它會把它的光線透過冰

柱，在那時候那老人會來刺着，老到的刺着，來完全這犧牲和得到這權力。

那優勢是男人必須握牢的東西，並且它從這一種族傳遞到別一種族裏去。



0.45

佩文齋

版初，十二，十 六三九一

1—1500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發 行 人	譯 者	原 著 者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small>上海北四川路 八百五十一號</small>	余漢生	唐錫如	D. H. Lawrence

角五價實册每



7